

南史卷六十一

列传第五十一

陈伯之 陈庆之 兰钦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因拔刀而进，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广之爱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将自随。频以战功，累迁骠骑司马，封鱼复县伯。

梁武起兵，东昏假伯之节，督前驱诸军事、豫州刺史，转江州，据寻阳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说伯之，即以为江州刺史。子武牙为徐州刺史。伯之虽受命，犹怀两端。帝及其犹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后归附，与众军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帝疑其复怀翻覆，会东昏将郑伯伦降，帝使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须卿降，当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伯之大惧，自是无异志矣。城平，封丰城县公，遣之镇。

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唯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

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承忠并有旧，缮经藏伯之息免祸，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承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縉，坚拒之。縉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之意。且复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减作河南郡。”于是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险。

伯之子武牙时为直合将军，武帝手疏龙符罪亲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伯之并不受命，曰：“龙符健儿，邓缮在事有绩。台所遣别驾，请以为中从事。”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无复器仗，三仓无米。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赞成之。伯之谓缮：“今段启卿，若复不得，便与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内一郡处缮。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报。”使縉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杀牲以盟。伯之先歃，长史以下次第歃。縉说伯之：“今举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縉为寻阳太守，承忠辅义将军，龙符豫州刺史。

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率数百人，使伯之典签吕孝通、戴元则为内应。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辄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从北门入，径至听事前。伯之闻叫，自率出荡。元冲力不能敌，走逃庐山。

伯之遣使还报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

庄兴绍、张显明邀击之，不能禁，反见杀。武帝遣王茂讨伯之，败走，间道亡命出江北，与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

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北侵，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之书曰：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毛羽，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昔朱鲋涉血于友于，张绣傅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代。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堂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当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号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县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鸚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

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方吊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降。武牙为魏人所杀。

伯之既至，以为平北将军、西豫州刺史、永新县侯。未之任。复为骁骑将军，又为太中大夫。久之，卒于家。其子犹有在魏者。

褚縉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会，縉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縉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堕马而死。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幼随从梁武帝。帝性好暮，每从夜至旦不辍，等辈皆寐，唯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从平建邺，稍为主书，散财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请。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以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隽率诸军应接。还除宣猛将军、文德主帅，仍率军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众十万来拒。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观兵近境，庆之击破之。后豫章王弃军奔魏，庆之乃斩关夜退，军士获全。

普通七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庆之攻拔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转东宫直合。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贼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

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父。武帝嘉焉，手诏慰勉之。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武帝以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送颢还北。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授庆之前军大都督。自铨县进，遂至睢阳。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垒以拒。庆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降。

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庆之攻陷其城，禽晖业，仍趣大梁。颢进庆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众而西。

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颢，兵强城固，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罝据虎牢。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纔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垒。”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愨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天穆、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魏孝庄出居河北。其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率百僚备法驾迎颢入洛阳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颢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魏上党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费穆据虎牢，

刁宣、刁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降，天穆与十余骑北度河。庆之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谣曰：“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自发铨县至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初，魏庄帝单骑度河，宫卫嬖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复视事，与安丰、临淮计将背梁，以时事未安，且资庆之力用。庆之心知之，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为用？魏之宗社，于斯而灭。”颢由是疑庆之，乃密启武帝停军。洛下南人不出一万，魏人十倍。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勋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庆之不从。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求之镇，颢心惮之，遂不遣。

魏将尔朱荣、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众号百万，挟魏帝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归魏，庆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还，时有善天文人刘灵助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为伐济自碛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颖被禽，洛阳复入魏。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自来追，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侯。

出为北兖州刺史、都督缘淮诸军事。会有袄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宠起兵应之，攻陷北徐州。诏庆之讨焉。庆之斩伯宠、僧强，传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庆之至镇，遂

围县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湘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廩充实。又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将侯景攻下楚州，执刺史桓和。景仍进军淮上，庆之破之。时大寒雪，景弃輜重走。是岁豫州饥，庆之开仓振给，多所全济。州人李升等八百人表求树碑颂德，诏许焉。五年卒，谥曰武。

庆之性祇慎，每奉诏敕，必洗沐拜受。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长子昭嗣。

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庆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岁能骑射。十二随父入洛，遇疾还都，诣鸿胪卿朱异。异访北间事，昕聚土画城，指麾分别，异甚奇之。

庆之在县瓠，魏骁将尧雄子宝乐特为敢勇，求单骑校战，昕跃马直趣宝乐，雄即溃散。后为临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围历阳，敕召昕还。昕启云：“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虜必济。”乃板昕为云骑将军代质，未及下渚，景已度江，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将用之，昕誓而不许。景使其仪同范桃棒严禁之，昕因说桃棒令率所领归降，袭杀王伟、宋子仙。桃棒许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缒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简文迟疑，累日不决。外事泄，昕弗之知，犹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书城中，云“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随之。昕不从，遂见害。

少弟暄，学不师受，文才俊逸。尤嗜酒，无节操，遍历王公门，沈湎諠譏，过差非度。其兄子秀常忧之，致书于暄友人何胥，冀以讽谏。暄闻之，与秀书曰：

旦见汝书与孝典，陈吾饮酒过差。吾有此好五十余年，昔吴国张长公亦称耽嗜，吾见张时，伊已六十，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吾今所进亦多于往日。老而弥笃，唯吾与张季舒耳。吾方与此子交欢于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闻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骑，武子呼为痴叔。何陈留之风不嗣，太原之气岿然，翻成可怪！

吾既寂漠当世，朽病残年，产不异于颜原，名未动于卿相，若不日饮醇酒，复欲安归？汝以饮酒为非，吾以不饮酒为过。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为少；郑康成一饮三百杯，吾不以为多。然洪醉之后，有得有失。成冢养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犹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谿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美哉江公，可与共论酒矣。汝惊吾僮马侍中之门，陷池武陵之第，遍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吾生平所愿，身没之后，题吾墓云“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若斯志意，岂避南征之不复，贾谊之恸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识杯铛，吾口不离瓢杓，汝宁与何同日而醒，与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焉。尔无多言，非尔所及。

暄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陈天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向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竟无忤容。作书谤陵，陵甚病之。

后主之在东宫，引为学士。及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与义阳王叔达、尚书孔范、度支尚书袁叔、侍中王瑳、金紫光禄大夫陈褒、御史中丞沈攸之、散骑常侍王仪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谓为狎客。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谑，语言不节，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尝倒县于梁，临之以刃，命使作赋，仍限以晷刻。暄援笔即成，不以为病，而傲弄转甚。后主稍不能容，后遂搏艾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于发，垂泣求哀，声闻于外而弗之释。会卫尉卿柳庄在坐，遽起拔之，拜谢曰：“陈暄无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辄矫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宪。”后主素重庄，意稍解，敕引暄出，命庄就坐。经数日，暄发悸而死。

兰钦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决，赳捷过人。宋末随父子云在洛阳，恒于市骑囊驼。后子云还南，梁天监中以军功至冀州刺史。钦兼文德主帅，征南中五郡诸洞反者，所至皆平。

钦有谋略，勇决善战，步行日二百里，勇武过人。善抚驭，得人死力。以军功封安怀县男。累迁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进爵为侯。

征梁、汉，事平，进号智武将军。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职，会西魏攻围南郑，梁州刺史杜怀宝来请救，钦乃大破魏军，追入斜谷，斩获略尽。魏相安定公遣致马二千疋，请结邻好。钦百日之中再破魏军，威振邻国。诏加散骑常侍，仍令述职。

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禽之。至衡州，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诣阙请立碑颂德，诏许焉。

后为广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权行州事，冀得即真。及闻钦至岭，原货厨人，涂刀以毒，削瓜进之，钦

及爱妾俱死。帝闻大怒，槛车收恬，削爵土。

钦子夏礼，侯景至历阳，率其部曲邀景，兵败死之。

论曰：陈伯之虽轻狡为心，而勇劲自立，其累至爵位，盖有由焉。及丧乱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为幸哉。庆之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虽南风不竞，晚致倾覆，其所克捷，亦足称之。兰钦战有先鸣，位非虚受，终逢鸩毒，唯命也夫。

南史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二

贺场 司马褫 朱异 顾协 徐摛 鲍泉

场少聪敏，齐时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场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场谓曰：“此生将来为儒者宗矣。”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后为太学博士。

梁天监初，为太常丞，有司举修宾礼，召见说礼义。武帝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场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时武帝方创定礼乐，场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卒于馆。所着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士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

场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并传场业。

革字文明，少以家贫，躬耕供养，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为兼太学博士。长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纳蕴藉。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后为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带江陵令。王于

州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前后再监南平郡，为人吏所怀。寻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禄代耕，不及为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风仪，能谈吐，深为革爱，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

季亦明三礼，位中书黄门郎，兼著作。

琛字国宝，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瑒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瑒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虽自执舟炬，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年二十余，瑒之门徒稍从问道。

初，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瑒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既世习礼学，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辩絜，坐之听受，终日不疲。

湘东王幼年临郡，彭城到溉为行事，闻琛美名，命驾相造。会琛正讲，学侣满筵，既闻上佐忽来，莫不倾动。琛说经无辍，曾不降意。溉下车，欣然就席，便申问难，往复从容，义理该贍。溉叹曰：“通儒硕学，复见贺生。今且还城，寻当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颓然。溉言之王，请补郡功曹史。琛辞以母老，终于固执。

俄遭母忧，庐于墓所。服阕，犹未还舍，生徒复从之。琛哀毁积年，骨立而已，未堪讲授。诸生营救，稍稍习业。

普通中，太尉临川王宏临州，召补祭酒从事，琛年已四十余，始应辟命。武帝闻其有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门业。”仍补王国侍郎，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尚书左丞，诏琛撰新谥法，便即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议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记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唯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唯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复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未嫁冠，故无有异。唯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弱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他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

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又不兼于大功。若实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从琛议。加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迁御史中丞，参礼仪如先。

琛性贪嗇，多受赇赂，家产既丰，买主第为宅，为有司奏，坐免官。后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进见武帝，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闲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时武帝年高，任职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启陈事条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国家之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调，动致逋积，而人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则易于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诡竞求进，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残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人，费息则财聚。若言小费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则终年不止矣”。书奏，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说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增愒惑。卿珥貂纒组，博

问洽闻，不宜同于闾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卿可分明显出其人。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噎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太清二年，为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陷城，琛被创未死，贼求得之，舆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舆送庄严寺疗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贼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余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马褰字符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纯之，晋大司农高密敬王。祖让之，员外常侍。父夔，善三礼，仕齐位国子博士。

褰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沛国刘瓛为儒者宗，

嘉其学，深相赏好。与乐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监初，诏通儒定五礼，有举褻修嘉礼，除尚书祠部郎。时创定礼乐，褻所建议，多见施行。兼中书通事舍人，每吉凶礼，当时名儒明山宾、贺瑒等疑不能断者，皆取决焉。累迁御史中丞。

十六年，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褻虽居外官，有敕预文德、武德二殿长名问讯，不限日。迁晋安王长史，卒。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六卷。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祖昭之，以学解称于乡。叔父谦之字处光，以义烈知名。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感如持丧，长不昏娶。齐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县令申灵勳表上之。齐武帝嘉其义，虑相报复，乃遣谦之随曹武西行。将发，幼方子恠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杀恠。有司以闻。武帝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吴兴沉顛闻而叹曰：“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巽之字处林，有志节，着辩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仕齐官至吴平令。

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其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及长，乃折节从师。梁初开五馆，异服膺于博士明山宾。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出都诣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寻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

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

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闇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遇采便发。观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后见明山宾曰：“卿所举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帝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后除中书郎，时秋日，始拜，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时咸谓蝉珥之兆。迁太子右卫率。

普通五年，大举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惧祸，其降必非伪也。”帝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迁散骑常侍。

异容貌魁梧，能举止，虽出自诸生，甚闲军国故实。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贍，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迁右卫将军。启求于仪贤堂奉述武帝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武帝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艺，围碁上品，而贪财冒贿，欺罔视听，以伺候人主意，不肯进贤黜恶。四方饷馈，曾无推拒，故远近莫不忿疾。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日来下，

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阖，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钥。既而声势所驱，熏灼内外，产与羊侃相埒。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鱼鱠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而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敬容质慙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见幸。异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司农卿傅岐尝谓异曰：“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异曰：“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

太清二年，为中领军，舍人如故。初，武帝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甚悦，以语异曰：“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异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许。武帝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合口，独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侯败没，帝忧曰：“今勿作晋家事乎？”寻而贞阳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议。异又议以和为允，帝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时侯景镇寿春，疑惧，累启请绝和，及致书与异饷金二百两，又致书于制局监周石珍令具申闻。异纳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

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

启闻。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曰：“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不为闻奏。及贼至板桥，使前寿州司马徐思玉先至求见于上，上召问之，思玉给称反贼，请闲陈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伪难测，安可使其独在殿上。”时异侍坐，乃曰：“徐思玉岂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宝曰：“思玉已将临贺入北，讵可轻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贼启，异大惭。贼遂以讨异及陆验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启言“朱异等蔑弄朝权，轻作威福，臣为谗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诛异等，臣敛辔北归”。帝问简文曰：“有是乎？”对曰：“然”。帝召有司将诛之，简文曰：“贼特以异等为名耳，今日杀异，无救于急，适足貽笑将来。若袄氛既息，诛之未晚。”帝乃止。

异之方幸，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简文为四言愍乱诗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雾。谋之不臧，褻我王度。”又制围城赋，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谖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并以指异。又帝登南楼望贼，顾谓异曰：“四郊多垒，谁之罪欤？”异流汗不能对。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赠尚书右仆射。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生平所怀，愿得执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赠。

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翫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馈遗，财货充积，性吝嗇，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贍。

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

子肃，位国子博士；次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顾协字正礼，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孙也。幼孤，随母养于外氏。外从祖右光禄大夫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协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协曰：“儿政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顾氏兴于此子。”及长好学，以精力称。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内弟率尤推重焉。

初为扬州议曹从事，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斯作。”为兼廷尉正。太尉临川王闻其名，召掌书记，仍侍西丰侯正德读。正德为巴西、梓潼郡，协除所部新安令。未至县遭母忧，刺史始兴王厚资遣之，送丧还。于峡江遇风，同旅皆漂溺，唯协一舫触石得泊焉。咸谓精诚所致。

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累迁湘东王参军，兼记室。

普通中，有诏举士，湘东王表荐之，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击大航华表然尽。建康县驰启，协以为非吉祥，未即呈闻。后帝知之，曰：“霆之所击，一本罚恶龙，二彰朕之有过。协掩恶扬善，非曰忠公。”由是见免。后守鸿胪卿，员外散骑常侍，卿、舍人并如故。

自为近臣，便繁几密，每有述制，敕前示协，时辈荣之。卒官无衾以敛，为士子所嗟叹。武帝悼惜之，为举哀。赠散骑常侍，谥曰温子。

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及为舍人，同官者

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少时将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年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

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东海郟人也，一字士绩。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监初位员外散骑常侍。

摛幼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晋安王纲出戍石头，武帝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貌。”乃以摛为侍读。大通初，王总戎北侵，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管记，寻带领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帝闻之怒，召摛将加诮责，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乃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记，未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帝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承闲白帝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自养。”帝谓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为政清静，教人礼义，劝课农桑，期月风俗便改。秩满，为中庶子。

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即简文妃侄女。晋、宋以来，初昏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引春秋义云“丁丑，夫人姜氏

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妇觐用币”。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礼官据此皆云“宜依旧观”。简文问摛，摛议曰：“仪礼云：‘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润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近代妇于舅姑本有戚属，不相瞻者。夫人乃妃侄女，有异他姻，觐见之仪，谓应可略。”简文从其议。除太子左卫率。

及侯景攻陷台城，时简文居永福省。贼众奔入，侍卫走散，莫有存者。摛独侍立不动，徐谓景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惮摛。简文嗣位，进授左卫将军，固辞不拜。简文被闭，摛不获朝谒，因感气疾而卒，年七十八。赠侍中、太子詹事，谥贞子。长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沙门释宝志，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就，谓之颜回。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义。及长，博涉史籍，从横有口辩。父摛为晋安王谘议，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王立为皇太子，东宫置学士，陵充其选。稍迁尚书度支郎。

出为上虞令。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风闻劾陵在县赃污，因坐免。久之，为通直散骑侍郎。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又令于少傅府述己所制庄子义。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围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会齐受魏禅，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复通使于

齐。陵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乃致书于仆射杨遵彦，不报。及魏平江陵，齐送贞阳侯明为梁嗣，乃遣陵随还。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明往复致书，皆陵辞也。及明入，僧辩得陵大喜，以为尚书吏部郎，兼掌诏诰。其年陈武帝诛僧辩，仍进讨韦载，而任约、徐嗣徽乘虚袭石头，陵感僧辩旧恩，往赴约。约平，武帝释陵不问，以为尚书左丞。

绍泰二年，又使齐。还除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陈受禅，加散骑常侍。天嘉四年，为五兵尚书，领大著作。六年，除散骑常侍，御史中丞。时安成王顓为司空，以帝弟之尊，权倾朝野。直兵鲍僧叡假王威风，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弹之。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状，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肃然。

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核名实。时有冒进求官，驰竞不已者，乃为书宣示之，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尚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在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谄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所见诸君多踰本分，犹言大屈，未谕高怀。若问梁朝朱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梁武帝云：‘世间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岂无运命，每有好官缺，辄忆羊玄保。’此则清阶显职，不由选也。既忝衡流，诸贤深明鄙意。”自是众咸服焉。时论比之毛玠。

及宣帝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宣帝即位，封建昌县侯。太建中，为尚书左仆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劭等。帝

召入内殿，曰：“卿何为固辞而举人乎？”陵曰：“弘正旧蕃长史，王劼太平中相府长史，张种帝乡贤戚，若选贤旧，臣宜居后。”固辞累日，乃奉诏。

及朝议北侵，宣帝命举元帅，众议在淳于量，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无过者。”于是争论数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地。宣帝因置酒，举杯属陵曰：“赏卿知人。”

七年，领国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寻加侍中，给扶。十三年，为中书监，领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优礼之，诏将作为造大斋，令陵就第摄事。后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诏赠特进。初，后主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至是谥曰章伪侯。

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无所营树，俸禄与亲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户，户送米至水次，亲戚有贫匮者，皆召令取焉，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其周给如此。

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释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坐莫能与抗。目有青精，时人以为聪慧之相也。自陈创业，文檄军书及受禅诏策，皆陵所制，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接引无倦。文、宣之时，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传于周、齐，家有其本。后逢丧乱，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俭、份、仪、傅。

俭一名报，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常侍宴赋诗，元帝叹赏之，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矣。”魏平江陵，还建邺，累迁中书侍郎。

太建初，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反，宣帝令俭持节喻旨。纥见俭，盛列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纥默然不答。惧俭沮众，不许入城，置俭于孤园寺。纥尝出见俭，俭谓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于是遣俭。从间道驰还。宣帝乃命章昭达讨纥，以俭监昭达军。纥平，为兼中书通事舍人。

后主立，累迁寻阳内史，为政严明，盗贼静息。迁散骑常侍，袭封建昌侯。入为御史中丞。俭公平无所阿附，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为俭所劾，后主深委任焉。祯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风。九岁为梦赋，陵见之，谓所亲曰：“吾幼属文亦不加此。”为海盐令，有政绩。入为太子洗马。性孝弟，陵尝疾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仪少聪警，仕陈位尚书殿中郎。陈亡，隐于钱唐之赭山。隋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佐郎。大业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辩，能谈玄理。性至孝，遭父忧殆不胜丧。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孝克养母，饘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将军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如何？”臧氏弗许之。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遗母。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氏亦深念旧恩，数

私致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孝克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

后东游，居钱唐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寻去职。太建四年，征为秘书丞，不就。乃蔬食长斋，持菩萨戒，昼夜讲诵法华经。宣帝甚嘉其操行。

后为国子祭酒。孝克每侍宴，无所食噉，至席散，当其前膳羞损减。帝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见孝克取珍果纳绅带中。斌当时莫识其意，后寻访，方知其以遗母。斌以启，宣帝嗟叹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馔，并遣将还，以饷其母。时论美之。

至德中，皇太子入学释奠，百司陪列。孝克发孝经题，后主诏皇太子北面致敬。祯明元年，入为都官尚书。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着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门合自然开闭。居多死亡，尚书周确卒于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两载，祲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饥寒。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尽。

二年，为散骑常侍，侍东宫。陈亡，随例入长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后，孝克遂常噉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

开皇十二年，长安疾疫，隋文帝闻其名行，召令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寻授国子博士，后侍东宫，讲礼传。

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临终政坐念佛，室内有非常香气，邻里皆惊异之。子万载，位太子洗马。

鲍泉字润岳，东海人也。父几字景玄，家贫，以母老诣吏部尚书王亮干禄，亮一见嗟赏，举为舂陵令。后为明山宾所荐，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为太常，依制缙服不得相临，改为尚书郎，终于湘东王谘议参军。

泉美须髯，善举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传，兼有文笔。少事元帝为国常侍，早见擢任，谓曰：“我文之外无出卿者。”后为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车，从数十左右，伞盖服玩甚精。道逢国子祭酒王承，承疑非旧贵，遣访之，泉从者答曰“鲍通直”。承怪焉，复欲辱之，遣逼车问：“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为口实，见尚豪华人，相戏曰“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以为笑谑。

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方等之败，元帝大怒，泉与王僧辩讨之。僧辩曰：“计将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虑。”僧辩曰：“君言文士常谈耳，河东少有武干，非精兵一万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当至，犹可重申。欲与卿入言之。”泉许诺，及僧辩如向言，泉默然不继。元帝大怒，于是械系僧辩，时人比泉为郗寄。

泉既专征长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数泉二十罪，为书责之曰：“面如冠玉，还疑木偶，须似猬毛，徒劳绕喙。”乃从狱中起王僧辩代泉为都督，使舍人罗重欢领斋仗三百人与僧辩往。乃至长沙，遣通泉曰：“罗舍人被令送王竟陵来。”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辩入，乃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命重欢出令示泉，锁之床下。泉颜色自若，了无惧容，曰：“稽缓王师，罪乃甘分，但恐后人

更思鲍泉之愤愤耳。”僧辩色甚不平，泉乃启陈淹迟之罪。元帝寻复其任，令与僧辩等东逼邵陵王于郢州。

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诸为刺史，泉为长史，行州府事。方诸见泉和弱，每有谘陈未尝用，使泉伏床骑背为马，书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尽相欺。侯景密遣将宋子仙、任约袭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唯菹酒自乐，云“贼何由得至”。既而传告者众，始命阖门。城陷，贼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不克，败还，乃杀泉于江夏，沉其尸于黄鹤矶。

初，泉梦着朱衣行水上，及死，举身带血而沉于江如其梦。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三十卷行于世。

时又有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位后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上玉璧铭，武帝发诏褒赏。好韵语，及拜步兵，面谢帝曰：“作舍人，不免贫，得五校，实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仪十三卷，乘舆龙飞记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检、正、至，并才艺知名，俱为湘东王五佐。正好交游，无日不适人，人为之语曰：“无处不逢乌噪，无处不逢鲍佐。”正不为湘东王所知，献书告退。王恨之。及建邺城陷，正为尚书外兵郎，病不能起。景杂于死尸焚之。王闻之曰：“忠非纪信，利非象齿，焚如弃如，于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东王不仁。检为湘东镇西府中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

论曰：夏侯胜云，“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于贺瑒、贺琛、朱异、司马褻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宠幸，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时，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夫太清之乱，固其宜矣。顾协清介，足以追踪古人，徐摛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聪明特达，缔构兴王，

猷替谋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处荷戈之任，非材之责，胜任不亦难乎。

南史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王神念 羊侃 羊鸦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术，尤明内典。仕魏位颍川太守，与子僧辩据郡归梁，封南城县侯。历安成、武阳、宣城内史，皆着政绩。后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祆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后征为右卫将军，卒于官，谥曰壮。及元帝初，追赠侍中、中书令，改谥忠公。

神念少善骑射，及老不衰。尝于武帝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马往来，冠绝群伍。

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帝深赏之。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瑰伟，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及大眼死，拥部曲，载父尸，改名华，来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声甚凄断。华后位太子左卫率，卒于侯景军中。

神念长子遵业，位太仆卿。次子僧辩。

僧辩字君才，学涉该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辞辩捷，器宇

肃然，虽射不穿札，而有凌云之气。元帝为江州刺史，僧辩随府为中兵参军。时有安成望族刘敬躬者，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所请多验，无赖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报，遂谋作乱，远近响应。元帝命中直兵参军曹子郢讨之，使僧辩袭安成。子郢既破其军，敬躬走安成，僧辩禽之。又讨平安州反蛮，由是以勇略称。

元帝除荆州，僧辩为贞毅府谘议参军，代柳仲礼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辩总督舟师一万赴援。及至，台城陷没，侯景悉收其军实而厚加绥抚，遣归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为领军将军。及荆、湘疑贰，元帝令僧辩及鲍泉讨之。时僧辩以竟陵间部下皆劲勇，犹未尽来，意欲待集然后上顿。与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问僧辩，僧辩以情对。元帝性忌，以为迁延不去，大怒厉声曰：“卿惮行拒命，欲同贼邪？今唯死耳。”僧辩对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见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闷绝，久之方苏。即送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系之。其母脱簪珥待罪，帝意解，赐以良药，故不死。会岳阳军袭江陵，人情搔扰。元帝遣就狱出僧辩以为城内都督。俄而岳阳奔退，而鲍泉力不能克长沙，帝命僧辩代之。僧辩仍部分将帅，并力攻围，遂平湘土。还复领军将军。

侯景浮江西寇，军次夏首。僧辩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缘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辩并沉公私船于水，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语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辩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景军肉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将军胡僧佑率兵援僧辩。是日，

贼复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其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禽，景乃烧营夜遁，旋军夏首。

元帝以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长宁县公，命即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攻拔鲁山，仍攻郢，即入罗城。又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丈变成火，一时碎散。有龙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鹦鹉洲水中。景闻之，倍道归建邺。贼帅宋子仙等困蹙，求输郢城，身还就景。僧辩伪许之。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龔鼓噪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钉和舌齧杀之。

郢州既平，僧辩进师寻阳。军人多梦周何二庙神云：“吾已助天子讨贼。”自称征讨大将军，并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杀景。”同梦者数十百焉。

元帝加僧辩侍中、尚书令、征东大将军。僧辩频表劝进，并蒙优答。于是发江州直指建邺，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袭南陵、鹊头等戍，并克之。

先是，陈武帝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前军五千行至盆口。陈武名盖僧辩，僧辩惮之。既至盆口，与僧辩会于白茅洲为盟。于是升坛歃血，共读盟文，辞气慷慨，皆泪下沾衿。及发鹊头，中江而风浪，师人咸惧。僧辩再拜告天曰：“僧辩忠臣，奉辞伐罪，社稷中兴，当使风息；若鼎命中沦，请从此逝。”言讫风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鱼跃水飞空引导，贼望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挟舰，行甚迅疾。

景自出战于石头城北，僧辩等大破之。卢暉略闻景战败，以石头城降。僧辩引军入据之。景走朱方，僧辩命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僧辩虽有灭贼之功，而驭下无法，军人鹵掠，驱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

石头至于东城，被执缚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缘淮号叫，翻思景焉。

僧辩命侯瑱、裴之横东追景，伪行台赵伯超自吴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辩，僧辩谓曰：“卿荷国重恩，遂复同逆，今日之事，将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辩顾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岂识王僧辩乎。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宾客皆前称叹功德，僧辩懼然，乃谬答曰：“此乃圣上威德，群帅用命，老夫虽滥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

元帝即位，授镇卫将军、司徒，加班剑二十人，改封永宁郡公，侍中、尚书令如故。

先是，天监中沙门释宝志为讖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言萧氏当灭，李氏代兴。及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称助讨纳。既而朝廷未达其心，诏征僧辩就宜丰侯循南征，为都督东上诸军事。以陈武帝为都督西下诸军事。先是，陈武让都督于僧辩，僧辩不受，故元帝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寻而洪雅降纳，纳以为应符，于是共议拜洪雅为大将军，尊事为主。洪雅乘平肩大舆，伞盖、鼓吹，羽仪悉备，翼从入长沙城。时纳等据车轮，夹岸为城，士卒皆百战之余，器甲精严，徒党勇锐，蒙冲斗舰，亘水陵山。时天日清明，初无云雾，军发之际，忽然风雨，时人谓为泣军，百姓窃言知其败也。三月庚寅，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窃相谓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初，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者，邵陵王、河东王、桂阳嗣王三人并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于舰，祭以太牢，加其节盖羽仪鼓吹，每战辄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

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选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辩惮之，稍作连城以逼焉。贼不敢交锋，并怀懈怠。僧辩因其无备，亲执旗鼓以诫进止，群贼大败，归保长沙。僧辩乃命筑垒围之，而自出临视。贼知不设备，其党吴藏、李贤明等蒙楯直进，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指麾勇敢，遂斩贤明，贼乃退归。初，陵纳作逆，以王琳为辞，云“若放琳则自服”。时众军未之许，而武陵王纪拥众上流，内外骇惧。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诏会众军西讨。寻而武陵败绩。

是时，齐遣郭元建谋袭建邺，又遣其大将东方老等继之。陈武帝闻之，驰报江陵。元帝即诏僧辩急下赴援。僧辩次姑孰，即留镇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筑垒于东关以拒北军，征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而大败之。僧辩振旅归建邺。

承圣三年二月，诏以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顷之丁母忧。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初，僧辩下狱，母流泪徒行，将入谢罪，元帝不与相见。时贞惠世子有宠，母诣合自陈无训，涕泗呜咽，众并矜之。及僧辩罪免，母深相责厉，辞色俱严。虽克复旧都，功盖宇宙，母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称之，谓为明哲妇人。及亡，甚见愍悼，且以僧辩勋重，故丧礼加焉。命侍中、谒者监护丧事，谥曰贞敬太夫人。灵柩将归建康，又遣谒者至舟渚吊祭。

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察合众将袭江陵，元帝征僧辩于建邺，为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已灭。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辩预援立功，承制进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与陈武帝参谋讨伐。

时齐文宣又纳贞阳侯明以为梁嗣，与僧辩书，并贞阳亦频与僧辩书，论还国继统之事。僧辩不纳。及贞阳与齐上党王高涣至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军败，僧辩遂谋纳贞阳，仍书定君

臣之礼。因遣第七子显、显所生刘并弟子珍往充质，遣左户尚书周弘正至历阳迎明。又遣吏部尚书王通送启，因求以敬帝为皇太子。明报书许之。僧辩遣使送质于邺，贞阳求度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龙舟法驾往迎。贞阳济江之日，僧辩拥炬中流，不敢就岸，未乃同会于江宁浦。明践位，授僧辩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余如故。

陈武帝时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举兵袭之。僧辩常处石头城，是日视事，军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门又白有兵来。僧辩与子顓遽走出合，计无所出，乃据南门楼拜请求哀。陈武纵火焚之，方共顓下就执。陈武谓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又曰：“何意全无防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是夜，及子顓俱被绞杀。

初，僧辩平建邺，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顓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长子顓屡谏不听。至是，会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因遣记室参军江旰以事报陈武，仍使整舟舰器械。陈武宿有图僧辩志，乃闻命，留旰城中，衔枚而进。知谋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谓江旰征兵扞北。安都舟舰将趣石头，陈武控马未进。安都大惧，乃追陈武骂曰：“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陈武曰：“安都嗔我。”乃敢进，遂克之，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

顓承圣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随王琳入齐，为竟陵郡守。齐遣王琳镇寿春，将图江左。及陈平淮南杀琳，顓闻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

顓弟颁，少有志节，恒随梁元帝。及荆州覆灭，入于魏。

僧辩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约。败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

害。

僧智弟僧愔位谯州刺史，征萧勃，及闻兄死，引军还。时吴州刺史羊亮隶在僧愔下，与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见禽。僧愔以名义责瑱，瑱乃委罪于将羊鲲斩之。僧愔复得奔齐，与徐嗣徽等挟齐军攻陈。军败，窜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叹曰：“雠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诚有感，当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将自刎，闻空中催令急去，僧愔异之，勉力驰进，行一里许，顾向处已有陈人。踰越江山，仅得归齐。

徐嗣徽，高平人，父云伯自青部南归，位终新蔡太守。侯景之乱，嗣徽归荆州，元帝以为罗州刺史，及弟嗣宗、嗣产并有武用。嗣徽从征巴丘，以功为太子右卫率、监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产先在建邺，嗣宗自荆州灭亡中逃得至都。从弟嗣先即僧辩之甥，复为比丘慧暹藏，得脱俱还。及僧辩见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与僧辩故旧，图陈武帝。帝遣江旰说之，嗣徽执旰送邺乞师焉。齐文宣帝授为仪同，命将应赴。及石头败退，复请兵于齐，与任约、王晔、席皋同心度江。及战败，嗣徽堕马，嗣宗援兄见害。嗣产为陈武军所禽，辞色不挠而死。任约、王晔得北归。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传。侃少而瑰伟，身長七尺八寸，雅爱文史。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初为尚书郎，以力闻。魏帝常谓曰：“郎官谓卿为虎，岂羊质虎皮乎？试作虎状。”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壮之，赐以珠剑。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据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为偏将，隶萧宝寅往讨之，射杀天生，其众即溃。以功为征东大将军、东道行台，领泰山太守，进爵钜平侯。

初，其父祉恒使侃南归，侃至是将举济、河以成先志。其从兄兖州刺史敦密知之，据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万袭之，不克，仍筑十余城以守之。梁朝赏授一与元法僧同。魏帝闻之，使授侃骠骑大将军、司徒、泰山郡公，长为兖州刺史。侃斩其使。魏人大骇，令仆射于晖率众十万及高欢、尔朱阳都等相继而至。栅中矢尽，南军不进，乃夜溃围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众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将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幸适去留。”各拜辞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邺，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给、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县侯，累迁太子左卫率，中。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稍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帝因赐侃河南国紫骝令试之。侃执稍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帝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稍为折树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余绪，帝宠之踰于他者，谓曰：“朕少时捉稍，形势似卿，今失其旧体，殊觉不奇。”上又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侃即席上应诏。帝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是日诏入直殿省，启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于仗粗。

后迁都官尚书，尚书令何敬容用事，与之并省，未尝游造。左卫兰钦同侍宫宴，词色少交，侃于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铜鼓买朱异作父，韦粲作兄，何敢无宜适。”朱时在席。后华林法会，钦拜谢于省中。王铨谓钦曰：“卿能屈膝廉公，弥见尽美；然羊公意犹未释，容能更置一拜？”钦从之。宦者张僧胤尝候侃，侃曰：“我床非阉人所坐。”竟不前之。时论美其贞正。

太清元年，为侍中，会大举北侵，以侃为冠军将军，监作

寒山堰事。堰立，侃劝元帅贞阳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见纳。既而魏援大至，侃频言乘其远来可击，旦日又劝出战，并不从。侃乃率所领顿堰上。及众军败，侃结阵徐还。

二年，复为都官尚书。侯景反，攻陷历阳，帝问侃讨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春，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议者谓景未敢便逼都，遂寝其策。令王质往。侃曰：“今兹败矣。”乃令侃率千余骑顿望国门。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

时景既卒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得止。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时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韦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无谋，军旅指撝，一决于侃，胆力俱壮，简文深仗之。

及贼逼城，众皆凶惧，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沃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加侍中、军师将军。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

贼为尖顶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

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绶议出击之。帝以问侃，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

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初，侃长子鸷为景所获，执来城下示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鸷曰：“久以汝为死，犹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以其忠义，亦弗之害。

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曰：“侯王远来问讯天子，何为闭拒不时进纳？尚书国家大臣，宜启朝廷。”侃曰：“侯将军奔亡之后，归命国家，重镇方城，悬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称兵，岂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说，开门揖盗。”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风猷，愿去戎服，得一相见。”侃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

后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城内筑城，贼不能进。寻以疾卒于城内，赠侍中、护军将军。子球嗣。

侃少雄勇，膂力绝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奢靡。有弹箏人陆太喜着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舫溢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绩，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

性宽厚，有器局。尝南还至漕口置酒，有客张孺才者，醉于船中失火，延烧七十余艘，所燔金帛不可胜数。侃闻聊不挂意，命酒不辍。孺才惭惧自逃，侃慰喻使还，待之如旧。

第三子从字子鹏，随侃台内，城陷，窜于阳平。侯景以其妹为小妻，呼还待之甚厚，以为库真都督。及景败，从密图之，乃随其东走。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昼寝，从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从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从与王元礼、谢答仁弟葳蕤，并景之昵也，三人谓景曰：“我等为王百战百胜，自谓无敌，卒至于此，岂非天乎。今就王乞头以取富贵。”景欲透水，从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挟船。从以稍入刺杀之。景仆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斩于京口。

元帝以从为青州刺史，封昌国县侯，又领东阳太守。征陆纳，加散骑常侍，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于东关，迁东晋州刺史。承圣三年，西魏围江陵，从赴援不及。从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闻僧辩败，乃还，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鸦仁字孝穆，泰山钜平人也。少骁勇，仕郡为主簿。并通中，率兄弟自魏归梁，封广晋侯。征伐青、齐间，累有功绩，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诏鸦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县瓠应接。景至，仍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镇县瓠。会侯景败于涡阳，魏军渐逼，鸦仁恐粮运不继，遂还北司，上表陈谢。帝大怒鸦仁，鸦仁惧，顿军于淮上。及侯景反，鸦仁率所部入援。

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鸦仁乃与赵伯超及南康王会理共攻贼于东府城，反为贼败。台城陷，景以为五兵尚书。鸦仁常思

奋发，谓所亲曰：“吾以凡流，受宠朝廷，竟无报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终，没有余责。”因泣下，见者伤焉。

三年，出奔江西，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临死以报效不终，因而泣下。后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鸦仁子亮，侯景乱后移至吴州刺史，随王琳，以名将子见礼甚隆。为人多酒无赖，酒醉为阍竖所杀。

论曰：王神念、羊侃、羊鸦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宠任。既而侃及鸦仁晚遇屯剥。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则守义以殒。古人所谓“心同铁石”，此之谓乎。僧辩风格秀举，有文武奇才，而逢兹酷滥，几致陨覆。幸全首领，卒树奇功，事人之道，于斯为得。及时钟交丧，地居元宰，内有舆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亲疏贸序，既同儿戏，且类弈棋。延敌开衅，实基于此，丧国倾宗，为天下笑。岂天将启陈，何斯人而斯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佑 徐文盛 阴子春 杜翦 王琳 张彪

江子一字符亮，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之七世孙也。

父法成，奉朝请。

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贫，以孝闻，苦侍养多阙；因终身蔬食。仕梁起家为王国侍郎、奉朝请。上书言事，为当轴所排，乃拜表求入北为刺客。武帝异之。又启求观书秘阁，武帝许之，有敕直华林省。其姑夫左卫将军朱异权要当朝，休下之日，宾客辐凑。异不为物议所归，欲引子一为助，子一未尝造门，其高洁如此。为遂昌、曲阿令，皆着美绩。后为南津校尉。

弟子四，历尚书金部郎。大同初，迁右丞。兄弟性并刚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极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诏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书详择，施于时政。”左户郎沉炯、少府丞顾玠尝奏事不允，帝厉色呵责之。子四乃趋前代炯等对，对甚激切。帝怒呼缚之，子四乃据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释之，犹坐免职。

及侯景攻陷历阳，自横江将度，子一帅舟师千余人于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还南洲，收余众步赴建邺，见于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对，且曰：“臣以身许国，常恐

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复惜。不死阙前，终死阙后耳。”及城被围，开承明门出战。子一及弟尚书左丞子四、东宫直殿主帅子五并力战直前，贼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贼纵突骑，众并缩。子一刺其骑，骑倒稍折，贼解其肩，时年六十二。弟曰：“与兄俱出，何面独旋。”乃免胄赴敌，子四稍洞胸死，子五伤脰，还至堑一恸而绝。贼义子一之勇，归之，面如生。诏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子四中书侍郎，子五散骑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赠子一侍中，谥义子；子四黄门侍郎，谥毅子；子五中书侍郎，谥烈子。

子一续黄图及班固“九品”，并辞赋文章数十篇，行于世。

胡僧佑字愿果，南阳冠军人也。少勇决，有武干。仕魏位银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难归梁。频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帅，使戍项城。魏克项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僧佑又归梁，徐南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读书，爱缉缀，然文辞鄙野，多被嘲谑，而自谓实工，矜伐弥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乱，西沮蛮反，元帝令僧佑讨之，使尽诛其渠帅。僧佑谏忤旨，下狱。

大宝二年，景围王僧辩于巴陵，元帝乃引僧佑于狱，拜为假节、武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援僧辩。将发泣下，谓其子妃曰：“汝可开朱白二门，吾不捷则死。吉则由朱，凶则由白也。”元帝闻而壮之。前至赤沙亭，会陆法和至，乃与并军，大败景将任约军，禽约送江陵。侯景闻之遂遁。后拜领军将军，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斋中，对之自娱。人曰：“此是羽仪，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或出游亦以自随，人士笑之。

承圣二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魏军至，以僧

佑为都督城东诸军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溃。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将。父庆之，梁天监初自北归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统其众，稍立功绩。大同末，为宁州刺史。州在僻远，群蛮劫窃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夷人感之，风俗遂改。

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元帝以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东讨之略。东下至武昌，遇侯景将任约，遂与相持。元帝又命护军将军尹悦、平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会之，并受文盛节度。大败约于贝矶。约退保西阳，文盛进据芦洲，又与相持。景闻之，率大众西上援约，至西阳。诸将咸曰：“景水军轻进，又甚饥疲，击之必大捷。”文盛不许。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邺，至是，景载以还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众咸愤怨。杜幼安、宋箴等乃率所领独进，大破景，获其舟舰以归。会景密遣骑间道袭陷郢州，军中惧，遂大溃，文盛奔还荆州。元帝仍以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敛赃污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数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怀怨望，帝闻之，乃以下狱。时任约被禽，与文盛同禁。文盛谓约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约曰：“门外不见卿马迹，使我何处得降。”文盛无以答，遂死狱中。

阴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武帝南迁，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与梁武帝邻居，少相善，尝入帝卧内，见有异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后必大贵，非人臣也。天下方乱，安苍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于是情好转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践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仕历位胸山戍主、东莞太守。时青州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祷糜费，毁神影，坏屋舍。当坐

栋上有一大蛇长丈余，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人通名诣子春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既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而知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闻，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奉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子春设伏摧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镇朐山。又迁都督、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虽无佗才行，临人以廉洁称。闺门混杂，而身服垢污，脚数年一洗，言每洗则失财败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败。

太清二年，征为左卫将军，迁侍中。属侯景乱，元帝令子春随王僧辩攻平邵陵王。又与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景，至贝矶与景遇，子春力战，恒冠诸军。会郢州陷没，军遂退，卒于江陵。子铿。

铿字子坚，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被当时所重。为梁湘东王法曹行参军。初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禽，或救之获免。铿问之，乃前所行觞者。

陈天嘉中，为始兴王中录事参军。文帝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援笔便就，帝甚叹赏之。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顷之卒。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父怀宝少有志节，梁天监中累有军功，后又立功南郑，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怀宝命第三子疑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稍将至，疑斩其一骑而上，驰以归。疑膂力绝人，便马善

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余力，斑丝缠稍长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怀宝卒于州，谥曰桓侯。

疑位西荆州刺史，时讖言“独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会疑改葬父祖，帝敕图墓者恶为之，逾年而疑卒。

崩，疑弟也。幼有志气，居乡里以胆勇称，后为新兴太守。太清三年，随岳阳王来袭荆州，元帝与崩兄岸有旧，密书邀之。崩乃与岸、弟幼安、兄子龛等夜归元帝，以为武州刺史，封枝江县侯，令随领军王僧辩东讨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进爵为公，仍随僧辩追景至石头。景败，崩入据台城。景平，加散骑常侍、江州刺史。

是月，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达于秦郡，王僧辩令崩赴援，陈武帝亦自欧阳来会。元建众却，崩因纵兵大破之，元建遁。时元帝执王琳于江陵，琳长史陆纳等于长沙反。元帝征崩与王僧辩讨之。及纳等战于车轮，大败之。后纳等降，崩又与王僧辩西讨平武陵王于硤口。旋镇遘疾卒，谥曰武。

崩兄弟九人，兄嵩、岑、疑、岌、嶬、岸及弟岷、幼安并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与崩随岳阳王察攻荆州，同归元帝。帝以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县侯。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去城三十里，城中觉之。察夜知其师掩襄阳，以岸等襄阳豪帅，于是夜遁归襄阳。岸等知察至，遂奔其兄南阳太守岷于广平。察遣将尹正、薛晖等攻拔之，获岷、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并斩于襄阳北门。察母龚保林数岸于众，岸曰：“老婢教汝儿杀汝叔，乃枉杀忠良。”察命拔其舌，齧杀而烹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惋。及建邺平，崩兄弟岌安宁陵焚之，以报漆惋之酷，元帝亦不责

也。

幼安性至孝宽厚，雄勇过人，与兄翦同归元帝，帝以为西荆州刺史，封华容县侯。与王僧辩讨河东王誉于长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东讨侯景，至贝矶，大破景将任约，斩其仪同叱罗子通、湘州刺史赵威方等。仍进军大举口，别攻拔武昌。景度芦洲上流以压文盛，幼安与众军大败之。会景密遣骑袭陷郢州，执刺史方诸，人情大骇，文盛由汉口遁归，众军大败，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复，杀之。

龢，岑之子也，少骁勇，善用兵，与诸父归元帝，帝以为郢州刺史，封中庐县侯，与王僧辩讨平河东王誉。又随僧辩下，继徐文盛军至巴陵。闻侯景陷郢州西上将至，乃与僧辩等守巴陵。景至围之数旬，不克而遁。迁太府卿、定州刺史。及众军至姑孰，景将侯子鉴逆战，龢与陈武帝、王琳等击之，大败子鉴，遂至石头。景亲会战，龢与众军大破之。论功为最，授东扬州刺史。又与王僧辩降陆纳，平武陵王。

及魏平江陵，后齐纳贞阳侯明以绍梁嗣，以龢为震州刺史、吴兴太守，迁南豫州刺史，封溧阳县侯，又加散骑常侍、镇南大将军。

龢，僧辩婿也，始为吴兴太守，以陈武帝既非素贵，及为之本郡，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武帝衔之切齿。及僧辩败，龢乃据吴兴以拒之，频败陈文帝军。龢好饮酒，终日恒醉，勇而无略，部将杜泰私通于文帝，说龢降文帝，龢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大败文帝军。后杜泰降文帝，龢尚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王氏因截发出家，杜氏一门覆矣。

王琳字子珩，会稽山阴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为将帅。

太清二年，帝遣琳献米万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轻舸还荆。稍迁岳阳内史，以军功封建宁县侯。侯景遣将宋子仙据郢州，琳攻克之，禽子仙。又随王僧辩破景。后拜湘州刺史。

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平景之勋，与杜龕俱为第一。恃宠纵暴于建邺，王僧辩禁之不可，惧将为乱，启请诛之。琳亦疑祸，令长史陆纳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轻上江陵陈谢。将行谓纳等曰：“吾若不反，子将安之？”咸曰：“请死”。相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黄罗汉、太舟卿张载宣喻琳军。陆纳等及军人并哭对使者，莫肯受命。乃縶黄罗汉，杀张载。载性刻，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纳等因人之欲，抽其肠系马脚，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齧割备五刑而斩之。

元帝遣王僧辩讨纳，纳等败走长沙。是时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惧，人有异图。纳启申琳无罪，请复本位，求为奴婢。元帝乃锁琳送僧辩。时纳出兵方战，会琳至，僧辩升诸楼车以示之。纳等投戈俱拜，举军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乃放琳入，纳等乃降。湘州平，仍复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纪。纪平，授衡州刺史。

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众心，故出之岭外。又授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用，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日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长坐荆南，政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启，故遂率其众镇岭南。

元帝为魏围逼，乃征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师次长沙，

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察，乃为元帝举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梁，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趣之计。时长沙蕃王萧韶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侯平虽不能度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乃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又使献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称臣于梁。

陈武帝既杀王僧辩，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征琳。不从命，乃大营楼舰，将图义举。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陈武帝遣将侯安都、周文育等讨琳，仍受梁禅。安都叹曰：“我其败乎，师无名矣。”逆战于沌口。琳乘平肩舆，执钺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余无所漏，唯以周铁武一人背恩，斩之。锁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舰中，令一阍竖监守之。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带甲十万，练兵于白水浦。琳巡军而言曰：“可以为勤王之师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帅熊昙朗、周迪怀贰，琳遣李孝钦、樊猛与余孝顷同讨之。三将军败，并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尽逃还建邺。

初，魏克江陵之时，永嘉王庄年甫七岁，逃匿人家。后琳迎还湘中，卫送东下。及敬帝立，出质于齐，请纳庄为梁主。齐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书令李騊駼册拜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又遣中书舍人辛慝、游綏之等赍玺书江表宣劳，自琳以下皆有颁赐。琳乃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奉庄篡梁祚于郢州。庄授琳侍中、使持节、大将军、中书监，改封安成郡公，其余并依齐朝前命。

及陈文帝立，琳乃辅庄次于濡须口。齐遣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众临江，为其声援。陈遣安州刺史吴明彻江中夜上，将袭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败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兵因东下，

陈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掷瑱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船舰溃乱，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初，琳命左长史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同典兵侍卫庄，及军败，泌遂降陈。仲威以庄投历阳，又送寿阳。琳寻与庄同入齐，齐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陈合州刺史裴景晖，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导引齐师，孝昭委琳与行台左丞卢潜率兵应赴。沈吟不决，景晖惧事泄，挺身归齐。齐孝昭赐琳玺书令镇寿阳，其部下将帅悉听以从，乃除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会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给饶吹。琳水陆戒严，将观衅而动，属陈氏结好于齐，使琳更听后图。

琳在寿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召还邺。齐武成置而不问，除沧州刺史。后以琳为特进、侍中。所居屋脊无故剥破，出赤蛆数升，落地化为血，蠕动。有龙出于门外之池，云雾起，昼晦。会陈将吴明彻寇齐，齐帝敕领军将军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为经略。琳谓所亲曰：“今太岁在东南，岁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为客，我将有丧。”又谓破胡曰：“吴兵甚锐，宜长策制之，慎勿轻斗。”破胡不从。战，军大败。琳单马突围，仅而获免。还至彭城，齐令便赴寿阳，并许召募。又进封琳巴陵郡王。陈将吴明彻进兵围之，堰肥水灌城。而齐将皮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明彻昼夜攻击，城内水气转侵，人皆患肿，死病相枕。从七月至十月，城陷被执，百姓泣而从之。吴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城东北二十里，时年四十八。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至，号酹尽哀，收

其血怀之而去。传首建康，悬之于市。

琳故吏梁骠骑府仓曹参军朱珣致书陈尚书仆射徐陵求琳首，曰：

窃以朝市迁贸，时传骨鲠之风；历运推移，间表忠贞之迹。故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书，垂名于后世。梁故建宁公琳，洛滨余胄，沂川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总蕃伯之任。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彦，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念，终遘苌弘之眚。洎王业光启，鼎祚有归，于是远迹山东，寄命河北。虽轻旅臣之叹，犹怀客卿之礼。感兹知己，忘此捐躯。至使身没九泉，头行万里。诚复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会彼人臣之节。然身首异处，有足悲者。封树靡卜，良可怆焉。

珣早筮末僚，预参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雨袂，痛可识之颜，回肠疾首，切犹生之面。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许田横之葬。珣虽刍贱，窃亦有心。琳经莅寿阳，颇存遗爱，曾游江右，非无旧德。比肩东合之吏，继踵西园之宾，愿归彼境，还修窀穸。庶孤坟既筑，或飞衔土之燕，丰碑式树，时留堕泪之人。近故旧王綰等已有论牒，仰蒙制议，不遂所陈。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莹域，孙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昧死陈祈，伏待刑宪。陵嘉其志节，又明彻亦数梦琳求首，并为启陈主而许之。仍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瘞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珣等乃间道北归，别议迎接。寻有扬州人茅智胜等五人密送丧枢达于邺，赠十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特进、开府、录尚书事，谥曰忠武王，葬给辚辘车。

琳体貌闲雅，立发委地，喜怒不形于色。虽无学业，而强记内敏，军府佐史千数，皆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之心。少为将帅，屡经丧乱，雅有忠义之节。虽本图不遂，齐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败为陈军所执，吴明彻欲全之，而其下将领多琳故吏，争来致请，并相资给，明彻由此忌之，故及于难。当时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歔歔流泣。观其诚信感物，虽李将军之恂恂善诱，殆无以加焉。

琳十七子，长子敬在齐袭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开皇中开府仪同三司，大业初，卒于渝州刺史。

张彪不知何许人，自云家本襄阳，或云左卫将军、衡州刺史兰钦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为盗，颇有部曲。临城公大连出牧东扬州，彪率所领客焉。始为防合，后为中兵参军，礼遇甚厚。及侯景将宋子仙攻下东扬州，复为子仙所知。后去子仙，还入若邪举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

赵伯超兄子棱为侯景山阴令，去职从彪。后怀异心，伪就彪计，请酒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报之。刀始至心，棱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伤得不深。棱重取刀刺彪，头面被伤顿绝。棱谓已死，因出外告彪诸将，言已杀讫，欲与求富贵。彪左右韩武入视，彪已苏，细声谓曰：“我尚活，可与手。”于是武遂诛棱。彪不死，复奉表元帝，帝甚嘉之。

及侯景平，王僧辩遇之甚厚，引为爪牙，与杜龢相似，世谓之张、杜。贞阳侯践位，为东扬州刺史，并给鼓吹。室富于财，昼夜乐声不息。剡令王怀之不从，彪自征之。留长史谢岐居守。会僧辩见害，彪不自展拔。时陈文帝已据震泽，将及会稽，彪乃遣沉泰、吴宝真还州助岐保城。彪后至，泰等反与岐迎陈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陈文帝遂走出，彪复

城守。沈泰说陈文帝曰：“彪部曲家口并在香岩寺，可往收取。”遂往尽获之。彪将申进密与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复败走，不敢还城。据城之西山楼子，及暗得与弟昆仑、妻杨氏去。犹左右数人追随，彪疑之皆发遣，唯常所养一犬名黄苍在彪前后，未曾舍离。乃还入若邪山中。

沈泰说陈文帝遣章昭达领千兵重购之，并图其妻。彪眠未觉，黄苍惊吠劫来，便啣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识之，曰：“何忍举恶。卿须我者但可取头，誓不生见陈蒨。”劫曰：“官不肯去，请就平地。”彪知不免，谓妻杨呼为乡里曰：“我不忍令乡里落佗处，今当先杀乡里然后就死。”杨引颈受刀，曾不辞惮。彪不下刀，便相随下岭到平处。谓劫曰：“卿须我头，我身不去也。”呼妻与诀，曰：“生死从此而别，若见沈泰、申进等为语曰，功名未立，犹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杀彪并弟，致二首于昭达。黄苍号叫彪尸侧，宛转血中，若有哀状。

昭达进军，迎彪妻便拜，称陈文帝教迎为家主。杨便改啼为笑，欣然意悦，请昭达殓彪丧。坟冢既毕，黄苍又俯伏冢间，号叫不肯离。杨还经彪宅，谓昭达曰：“妇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请暂过宅庄饰。”昭达许之。杨入屋，便以刀割发毁面，哀哭恸绝，誓不更行。陈文帝闻之，叹息不已，遂许为尼。后陈武帝军人求取之，杨投井决命。时寒，比出之垂死，积火温燎乃苏，复起投于火。

彪始起于若邪，兴于若邪，终于若邪。及妻犬皆为时所重异。杨氏，天水人，散骑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先为河东裴仁林妻，因乱为彪所纳。彪友人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吴昌门为诗一绝曰：“田横感义士，韩王报主臣，若为留意气，持寄禹川人。”

论曰：忠义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佑，太清之季，名宦盖微。江则自致亡躯，胡亦期之殒命，然则贞劲之节，岁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终有鲜，诗人得所诫焉。子春战乃先鸣，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败，而以濯足为尤。杜氏终致覆亡，亦云图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岂易知乎。王琳乱朝忠节，志雪仇耻，然天方相陈，义难弘济，斯则大厦落构，岂一木所能支也。张彪一遇何怀，死而后已；唯妻及犬，义悉感人，记传所陈，何以加此，异乎！

南史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五

陈宗室诸王 永修侯拟 遂兴侯详 宜黄侯慧纪 衡阳献王昌南康愨 王昙朗 文帝诸子 宣帝诸子 后主诸子

永修侯拟字公正，陈武帝之疏属也。少孤贫，质直强记。武帝南征交址，拟从焉。梁绍泰二年，除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以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事。

武帝践阼，广封宗室，诏从子监南徐州拟封永修县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钟陵县侯，晃封建城县侯，炅封上饶县侯。从孙明威将军諲封虔化县侯，吉阳县侯諠仍前封，信威将军祐封豫宁县侯，青州刺史详封遂兴县侯，贞威将军慧纪封宜黄县侯，敬雅封宁都县侯，敬泰封平固县侯。

文帝嗣位，拟除丹阳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寻复本职。卒，谥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庙庭。子党嗣。

遂兴侯详字文几，少出家为沙门。善书记，谈论清雅。武帝讨侯景，召令还俗，配以兵马，从定建邺。永定二年，封遂兴县侯。天嘉三年，累迁吴州刺史。五年，讨周迪，战败，死之。以所统失律，无赠谥。子正理嗣。

宜黄侯慧纪字符方，武帝之从孙也。涉猎书史，负材任气。从武帝平侯景。及帝践阼，封宜黄县侯，除黄门侍郎。

太建十年，吴明彻北侵败绩，以慧纪为缘江都督、兖州刺史。至德二年，为都督、荆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萧岩、晋熙王萧瓛等诣慧纪请降，慧纪以兵迎之。以应接功，位开府仪同三司。

祯明三年，隋师济江，慧纪率将士三万人，船舰千余乘，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以五条铁锁横江，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余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险。隋军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保延洲。别帅廖世宠领大舫诈降，欲烧隋舰，更决一死战。于是有五黄龙备众色，各长十余丈，骧首连接，顺流而东，风浪大起，云雾晦冥，陈人震骇，不觉火自焚。隋军乘高舰，张大弩以射之，陈军大败，风浪应时顿息。肃收余众东走。

慧纪时至汉口，为隋秦王俊拒，不得进。闻肃败，尽烧公安之储，伪引兵东下，因推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盟主。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邺平，隋晋王广遣一使以慧纪子正业来喻，又使樊毅喻罗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于是慧纪及巴州刺史毕宝并恸哭俱降。慧纪入隋，依例授仪同三司，卒。子正平，颇有文学。

衡阳献王昌字敬业，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贲，命昌与宣后随沉恪还吴兴。及武帝东讨侯景，昌与宣后、文帝并为景囚。景平，拜长城国世子，吴兴太守，时年十六。

昌容貌伟丽，神情秀朗，雅性聪辩，明习政事。武帝遣陈郡谢哲、济阳蔡景历辅昌临郡，又遣吴郡杜之伟授昌以经。昌读书一览便诵，明于义理，剖析如流。寻与宣帝俱往荆州。魏克荆州，又与宣帝俱迁长安。

武帝即位，频遣使请宣帝及昌，周人许而未遣。及武帝崩，

乃遣之。时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还，居于安陆。王琳平后，天嘉元年二月，昌发自安陆，由鲁山济江。而巴陵王萧沅等率百僚上表，请以昌为湘州牧，封衡阳郡王。诏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丙子济江，于中流殒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丧柩至都，上亲临哭。乃下诏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扬州牧，葬送之仪，一依汉东平宪王、齐豫章文献王故事，谥曰献。无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

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师济江，与临汝侯方庆并为东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昙朗，武帝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傥有大志，梁简文之在东宫，深被知遇，为文德主帅，顷之卒。敬帝即位，追赠南徐州刺史，封武康县公。武帝受禅，赠司徒，封南康郡王，谥曰忠壮。

昙朗少孤，尤为武帝所爱。有胆力，善绥御。侯景平后，起家著作郎。武帝诛王僧辩，留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

绍泰元年，除中书侍郎，监南徐州。二年，齐兵攻逼建邺，因请和，求武帝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本根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武帝难之，而重违众议，乃决遣昙朗。恐昙朗惮行，或当奔窜，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使质于齐。齐背约，遣萧轨等随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虏萧轨、东方老等诛之，齐人亦害昙朗于晋阳。时陈与齐绝，弗之知。武帝践阼，犹以昙朗袭封南康郡王，奉忠壮王祀，礼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齐人结好，始知其亡，文帝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谥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德藻迎昙朗丧柩，三年春至都。

初，昙朗未质于齐，生子方泰、方庆；及将适齐，以二妾自随，在北又生二子方华、方旷，亦同得还。

方泰少粗犷，与诸恶少年群聚，游逸无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宽宥之。天嘉二年，以为南康王世子。及闻昙朗薨，于是袭爵南康王。太建四年，为都督、广州刺史。为政残暴，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满之际，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代至，又淹留不还。至都，以为宗正卿。未拜，为御史中丞宗元饶所劾，免官，以王还第。十一年，起为宁远将军，直殿省。寻加散骑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壮观，因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阵于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上登玄武门观，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设丝竹会。仍重幸大壮观，集众军，振旅而还。时方泰当从，启称所生母疾，不行。因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方泰乃投列承引。于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请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

祯明初，为侍中。陈亡，与后主俱入长安。隋大业中，为掖县令。

方庆少清警，涉猎书传。及长有干略。天嘉中，封临汝县侯。至德二年，累迁智武将军、武州刺史。

初，广州刺史马靖久居岭表，大得人心，士马强盛，朝廷疑之，以方庆为广州刺史，以兵袭靖。靖诛，进号宣毅将军。方庆性清谨，甚得人和。

祯明三年，隋师济江，都督、东衡州刺史王勇征兵于方庆，欲与赴援台城。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隋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且欲观变，乃不从。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斩方庆于

广州，而收其兵。

郑万顷，荥阳人，梁司州刺史绍叔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万顷通达有材干，周武帝时，为司城大夫，出为温州刺史。至德中，与司马消难奔陈，拜散骑常侍、昭武将军、丰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请立碑，诏许焉。初，万顷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践阼，常思还北。及王勇杀方庆，万顷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仪同，寻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废帝、始兴王伯茂。严淑媛生鄱阳王伯山、晋安王伯恭。潘容华生新安王伯固。刘昭华生衡阳王伯信。王充华生庐陵王伯仁。张修容生江夏王伯义。韩修华生武陵王伯礼。江贵妃生永阳王伯智。孔贵妃生桂阳王伯谋。二男早卒，无名；伯信出继衡阳王昌。

始兴王伯茂字郁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兴昭烈王道谈仕梁为东宫直合将军。侯景之乱，援台中流矢卒。太平二年，赠南兖州刺史，封长城县公，谥曰昭烈。武帝受禅，重赠太傅，改封始兴郡王。道谈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圣末迁于长安，至是武帝遥以宣帝袭封始兴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时宣帝在周未还，文帝以本宗乏胤，徙封宣帝为安成王，封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旧制，诸王受封未加戎号者，不置佐史。于是尚书八坐奏加伯茂宁远将军，置佐史，除扬州刺史。

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爱重之。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法。

迁东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时，伯茂在都，刘师知等矫诏出宣帝，伯茂劝成之。师知等诛后，宣帝

恐伯茂扇动朝廷，乃进号中卫将军，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时四海之望，咸归宣帝，伯茂深不平，数肆恶言。宣帝以其无能，不以为意。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为温麻侯。时六门之外有别馆，以为诸王冠昏之所，名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盗殒之于车中，年十八。

鄱阳王伯山字静之，文帝第三子也。伟容仪，举止闲雅，喜愠不形于色。武帝时，天下草创，诸王受封，仪注多阙。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书八坐奏封鄱阳郡王，乃遣度支尚书萧睿持节兼太宰告于太庙，又遣五兵尚书王质持节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临轩策命，策论令王公以下，并宴于王第。六年，为缘江都督、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宣帝辅政，不欲令伯山处边，光大元年，徙为东扬州刺史。累迁征南将军，护军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并扶。

伯山性宽厚，美风仪，又于诸王最长，后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飨宴，恒使为主。及遭所生忧，居丧以孝闻。后主尝幸吏部尚书蔡征宅，因往吊之，伯山号恸殆绝，因起为镇卫将军，乃谓群臣曰：“鄱阳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长，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须迁太尉。”未及发诏，祯明三年薨。寻属陈亡，遂无赠谥。

长子君范，未袭爵而隋师至。时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长安。隋文帝并配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大业二年，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嫔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君范位温县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龟胸，目通睛扬白，形状眇小，而俊辩善言论。天嘉六年，立为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迁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积聚，所得禄奉，用度无节。酣醉以后，多所乞丐，于诸王中最为贫窳。宣帝每矜之，特加赏赐。性轻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猎。或乘眠舆至于草间，辄呼人从游，动至旬日。所捕獐鹿，多使生致。宣帝颇知之，遣使责让者数矣。

十年，为国子祭酒。颇知玄理，而愷业无所通；至于撻句问难，往往有奇意。为政严苛，国学有愷游不修习者，重加撻楚，生徒惧焉，由是学业颇进。

十三年，为都督、扬州刺史。后主初在东宫，与伯固甚亲狎。伯固又善嘲谑，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宠，阴求瑕疵，将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惧罪，谄求其意，乃共讪毁朝贤，历诋文武，虽耆年高位，皆面折无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开发冢墓，出游田野，必与偕行，于是情好大协，遂谋不轨。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语，必报叔陵。及叔陵奔东府，遣使告之，伯固单马驰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会四门已闭，不得出，因趣白杨道。台马容至，为乱兵所杀，尸于东昌馆门，时年二十八。诏特许以庶人礼葬。子及所生王氏，并特宥为庶人，国除。

晋安王伯恭字肃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寻为吴郡太守。时年十余岁，便留心政事，官曹缉理。历位尚书左仆射，后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陈亡入长安。大业初，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庐陵王伯仁字寿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为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陈亡，卒于长安。

江夏王伯义字坚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

禄大夫。陈亡入长安。迁于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礼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为吴兴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后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征还，遂迁延不发，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陈亡入长安。大业中，为临洮太守。

永阳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经史。太建中立。累迁尚书左仆射，后为特进。陈亡入长安。大业中，为国子司业。

桂阳王伯谋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骑常侍，薨。子酆，大业中，为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后主。彭贵人生始兴王叔陵。曹淑华生豫章王叔英。何淑仪生长沙王叔坚、宜都王叔明。魏昭华生建安王叔卿。钱贵妃生河东王叔献。刘昭仪生新蔡王叔齐。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义阳王叔达、新会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兴王叔重。徐姬生寻阳王叔俨。淳于姬生岳阳王叔慎。王修华生武昌王叔虞。韦修容生湘东王叔平。施姬生临贺王叔敖，沅陵王叔兴。曾姬生阳山王叔宣。杨姬生西阳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俭、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兴王叔纯。吴姬生巴东王叔谟。刘姬生临海王叔显。秦姬生新宁王叔隆、新昌王叔荣。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训、叔武、叔处、叔封八人，并未及封。三子早卒，无名。

始兴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圣中，生于江陵。魏克江陵，宣帝迁关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还，以后主及叔陵为质。天嘉三年，随后主还朝，封康乐县侯。叔陵少机辩，狗声名，强梁无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时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预焉。

性严刻，部下慑惮。诸公子侄及罢县令长，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钱法成诣府进谒，即配其子季卿将领马仗。季卿惭耻不时至，叔陵大怒，侮辱法成，法成愤怨，自缢而死。州县非其部内，亦征摄案之。朝贵及下吏有乖忤者，辄诬奏其罪，陷以重辟。

四年，迁都督、湘州刺史。诸州镇闻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丝毫不以赏赐。征求役使，无有纪极。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性不饮酒，唯多置肴馔，昼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寝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辄白。笞罪者皆系狱，动数年不省视。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州县无敢上言，宣帝弗之知。

九年，除都督、扬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给油幢车。叔陵居东府，事务多关涉省阁，执事之司，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翫弄，藏之府库。人间少妻处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忧，去职。顷之，起为本职。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及彭氏卒，叔陵启求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枢，以葬其母。初丧日，伪为哀毁，自称刺血写涅槃经。未及十旬，乃日进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与之奸合，所作尤不轨，侵淫上闻。宣帝责御史中丞王政以不举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签、亲事，仍加鞭捶。宣帝素爱叔陵，不绳以法，但责让而已。服阕，又为侍中、中军大将军。

及宣帝不豫，后主诸王并入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命典药吏砺切药刀。及仓卒之际，又命左右取剑，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及翌日小敛，后主哀顿俯伏，叔陵以剝药刀斫后主中项。太后驰来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数下。后主乳媪乐安君吴氏时在太后侧，自后掣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长沙王叔坚以手搯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弃池水中，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也？”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叔陵多力，因奋袖得脱，突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呼其甲士断青溪桥道。放东城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散金银以赏赐。外召诸王将帅，无有应者，唯新安王伯固闻而赴之。叔陵聚兵仅得千人，欲据城保守。

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急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将兵至府西门。叔陵事急，遣记室韦谅送鼓吹与摩诃，谓曰：“事捷以公为台鼎。”摩诃给报曰：“须王心膺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即遣戴洳、谭骐麟二人诣摩诃。摩诃执以送台，斩于阁道下，持其首徇东城，仍悬于朱雀门。叔陵自知不济，遂入沉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于是率人马数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舰入北。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散，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阍竖王飞禽斫之数十下，马容陈仲华就斩首送台。自寅至巳乃定。尚书八坐奏：“请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污渚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莹。”后主从所奏。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宽厚仁爱。太建元年

封。后位司空。隋大业中，位涪陵太守，卒。

长沙王叔坚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吴中酒家婢，相者言当生贵子。宣帝微时，因饮通焉，生叔坚。及贵，召拜淑仪。

叔坚少而严整，又颇使酒，兄弟惮之。好数术，卜筮、风角、镕金、琢玉，并究其妙。初封丰城侯。太建元年封。累迁丹阳尹。

初，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并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每朝会鹵簿，不肯为先后，必分道而趋，左右或争道而斗，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坚与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叔坚疑之，微伺其所为。及行逆，赖叔坚以免。以功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决于叔坚，权倾朝廷，后主由是疏忌之。孔范、管斌、施文庆等，并东宫旧臣，日夕阴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诏令即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寻以为司空，实欲夺其权。又阴令人造其厌魅，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星月下醮之，祝诅于上。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黜之，令近侍宣敕数之。叔坚自陈为佞人所构，死日惭见叔陵。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还第。后位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秩满还都。

陈亡入隋，迁于瓜州。叔坚素贵，不知家人生产，至是与妃沉氏酣酒，不以耕种为事。大业中，为遂宁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质直，有材器，容貌甚伟。太建四年立。位中书监。陈亡入隋。大业中，为都官郎，上党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仪容美丽，举止和柔，状似妇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陈亡入隋。大业中，为鸿胪少卿。

河东王叔献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谨，聪敏好学。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赠司空，谥康简。子孝宽嗣，隋大业中，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齐字子肃，宣帝第十一子也。风采明贍，博涉经史，善属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陈亡入隋。大业中，为尚书主客郎。

晋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轻险，好虚誉，颇涉书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征为侍中，未还而隋军济江，隋秦王至汉口。时叔文自湘州还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致书于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劳叔文。叔文与毕宝、荆州刺史陈慧纪及文武将吏赴汉口，秦王并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广阳门观，叔文从后主至朝堂。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责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丧亡。后主与其群臣并愧惧拜伏，莫能仰视，叔文独欣然有自得志。后上表陈在巴州先送款，望异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怀柔江表，遂授开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华，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聪慧，善属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长安。

始兴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质朴，无伎艺。宣帝崩，始兴王叔陵为逆，诛，其年立叔重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后。位江州刺史。隋大业中，为太府少卿。

寻阳王叔俨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举止方正。后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阳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聪敏，十岁能属

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为丹阳尹。时后主尤爱文章，叔慎与衡阳王伯信、新蔡王叔齐等，日夕陪侍赋诗，恒被嗟赏。

祯明元年，出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师济江，清河公杨素兵下荆门，遣将庞暉略地至湘州，州内将士，克日请降。叔慎置酒会文武，酒酣，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臣乎？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发，缚暉等以徇，皆斩之。叔慎招士众，数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内阳公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暉死，乃益请兵。隋又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慎，秦王斩之汉口。

义阳王叔达字子聪，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阳尹。入隋，大业中，为内史舍人，绛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国公，历礼部尚书，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高苑令。

湘东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胡苏令。

临贺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位仪同三司。

阳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泾城令。

西阳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南安王叔俭字子约，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灵武令。

沅陵王叔兴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给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钦，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阳尹。入隋，卒于长安。

新兴王叔纯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河北令。

巴东王叔谟字子轨，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汧阳令。

临海王叔显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鹑觚令。

新会王叔坦字子开，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涉县令。

新宁王叔隆字子远，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新昌王叔荣字子彻，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内黄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寿光令。

后主二十二男：张贵妃生太子深、会稽王庄。孙姬生吴兴王胤。高昭仪生南平王嶷。吕淑媛生永嘉王彦、邵陵王兢。龚贵嫔生南海王虔、钱唐王恬。张淑华生信义王祗。徐淑仪生东阳王恮。孔贵人生吴郡王藩。其皇子总、观、明、纲、统、冲、洽、绛、绰、威、辩十一人，并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后主第四子也。少聪慧，有志操，容止俨然，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以母张贵妃故，特为后主所爱。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扬州刺史。祯明二年，皇太子胤废，后主乃立深为皇太子。隋师济江，隋将韩擒自南掖门入，百僚奔散，深时年十余岁，闭合而坐，舍人孔伯鱼侍。隋军排合入，深使宣令劳之曰：“军旅在道，不乃劳也！”军人咸致敬焉。隋大业中，为枹罕太守。武德初，为秘书丞，卒官。

吴兴王胤字承业，后主长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东宫。母孙姬，因产卒，沈皇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后主年长未有嗣，宣帝命以为嫡孙，诏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十年，封永康公。后主即位，为皇太子。

胤性聪敏好学，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时张贵妃、孔贵嫔并爱幸，沈皇后无宠，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合成其事。祯明二年，废为吴兴王，加侍中、中卫将军。入隋，卒于长安。

南平王疑字承岳，后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数岁，风采举动，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扬州刺史。迁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长安。

永嘉王彦字承懿，后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后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涿令。

信义王祗字承敬，后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邵陵王兢字承检，后主第七子也。祯明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国子监丞。

会稽王庄字承肃，后主第八子也。容貌藁陋。性严酷，数

岁时，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性嗜酒，爱博。以母张贵妃宠，后主甚爱之。至德四年立。位扬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昌隆令。

东阳王恮字承厚，后主第九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吴郡王藩字承广，后主第十子也。祯明二年封。隋大业中，为任城令。

钱唐王恬字承愔，后主第十一子也。祯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长安。

江左承西晋，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又置司马一人。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余官亦准此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唯衡阳王昌特加礼命，至五千户，自余大国不过二千，小国则千户云。

论曰：有陈受命，虽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无革先王。永修等并以疏属列居蕃屏，慧纪始终之迹，其殆优乎。衡阳、南康，地皆懿戚，提携以殒，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诸子不一，鄱阳、岳阳风迹可纪，古所谓维城盘石，叔慎其近之乎。

南史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 侯瑱 侯安都 欧阳颢 黄法爽 淳于量
章昭达 吴明彻

武帝征交址及讨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侯景之乱，俱随武帝入援建邺。武帝于始兴破兰裕，僧明为前锋，斩裕。又与蔡路养战于南野，僧明马被伤，武帝驰救之，以所乘马授僧明。僧明上马复进，杀数十人，因而乘之，大败路养。高州刺史李迁仕又据大皋，入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为前军，与僧明击走之。迁仕与宁都人刘孝尚并力将袭南康，陈武又令僧明与文育等拒之。相持连战百余日，卒禽迁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僧明顿西昌，督安成、庐陵二郡军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临江县子。

侯景遣于庆等寇南江，武帝顿豫章，命僧明为前驱，所向克捷。武帝表僧明为长史，仍随东讨。军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烧贼水门大舰。及景平，除南兖州刺史，进爵为侯，仍领晋陵太守。及荆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吴明彻等随侯瑱西援，于江州病卒。赠散骑常侍，谥曰威。陈文帝即位，追赠开府仪同三司，配享武帝庙庭。子晋嗣。

周文育字景德，义兴阳羨人也。少孤贫，本居新安寿昌县，

姓项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复游水中数里，跳高六尺，与群儿聚戏，众莫能及。义兴人周荟为寿昌浦口戍主，见而奇之，因召与语。文育对曰：“母老家贫，兄弟姊并长大，困于赋役。”荟哀之，乃随文育至家，就其母请文育养为己子，母遂与之。及荟秩满，与文育还都，见太子詹事周舍，请制名字，舍因为立名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弘让善隶书，写蔡邕劝学及古诗以遗之，文育不之省，谓弘让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槩耳。”弘让壮之，教之骑射，文育大悦。

司州刺史陈庆之与荟同郡，素相善，启荟为前军军主。庆之使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一日中战数十合，文育前锋陷阵，勇冠军中。荟于阵战死，文育驰取其尸，贼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创，创愈，辞请还葬，庆之壮其节，厚加赙遗而遣之。

葬讫，会卢安兴为南江督护，启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兴死后，文育与杜僧明攻广州，为陈武帝所败，帝赦之。

后监州王劼以文育为长流，深被委任。劼被代，文育欲与劼俱下。至大庾岭，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入则为公侯。”文育曰：“足钱便可，谁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须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旦辞劼，劼问其故，文育以告，劼乃遣之。武帝闻其还，大喜，分麾下配焉。

武帝之讨侯景，文育与杜僧明为前军，克兰裕，援欧阳颢，皆有功。武帝破蔡路养于南野，文育为路养所围，四面数重，矢石雨下，所乘马死，文育右手搏战，左手解鞍，溃围而出。

与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复进，遂大败之。武帝乃表文育为府司马。

李迁仕之据大皋，遣其将军杜平虏入瀨石鱼梁作城。武帝命文育击之，平虏弃城走，文育据其城。迁仕闻平虏败，留老弱于大皋，悉选精兵自将以攻文育。文育与战，迁仕稍却，相持未解。会武帝遣杜僧明来援，别破迁仕水军，迁仕众溃，不敢过大皋，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义州刺史。迁仕又与刘孝尚谋拒义军，武帝遣文育与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棱筑城于白口拒之。文育频出与战，遂禽迁仕。

武帝发自南康，遣文育将兵五千，开通江路。侯景将王伯丑据豫章，文育击走之，遂据其城。累功封东迁县侯。武帝军至白茅湾，命文育与杜僧明常为军锋。及至姑孰，与侯景将侯子鉴战，破之。景平，改封南移县侯，累迁散骑常侍。

武帝诛王僧辩，令文育督众军，会文帝于吴兴，围克杜龢。又济江袭会稽太守张彪，得其郡城。及文帝为彪所袭，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文帝夜往趋之。彪又来攻，文育苦战，遂破平彪。

武帝以侯瑱拥据江州，命文育讨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袭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齐人度江，据芜湖，诏征文育还都。嗣徽等乃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文育归路。及夕，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文育乘单舫，跳入砰舰，斩砰，仍牵其舰而还，贼众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阳步上。时武帝拒嗣徽于白城，适与文育会。将战，风急，武帝曰：“矢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马而进，众军随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嗣徽等移营莫府山，文育徙顿对之。频战功最，进爵寿昌县公，给鼓吹一部。

及广州刺史萧勃举兵踰岭，诏文育督众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遣其弟孝劼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相会，又遣其别将欧阳颢顿军苦竹滩，傅泰据墟口城，以拒官军。官军船少，孝顷有舫艫三百艘、舰百余乘在上牢，文育遣军主焦僧度、羊柬潜军袭之，悉取而归，仍于豫章立栅。

时官军食尽，欲退还，文育不许。乃使人间行，遗周迪书，约为兄弟，并陈利害。迪得书甚喜，许馈以粮。于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烧豫章所立栅，伪退，孝顷望之大喜，因不设备。文育由间道信宿达芋韶。芋韶上流则欧阳颢、萧勃，下流则傅泰、余孝顷，文育据其中间，筑城脍士，贼徒大骇。欧阳颢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武与长史陆山才袭颢，禽之。于是盛陈兵甲，与颢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克之。

萧勃在南康，闻之，众皆股栗。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为人所害。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持勃首以降。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顷退走新吴，广州平。文育还顿豫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

王琳拥据上流，诏侯安都为西道都督，文育为南道都督，同会武昌。与琳战于沌口，为琳所执，后得逃归，请罪，诏不问，复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顷，孝顷子公扬、弟孝劼犹据旧栅，扰动南土，武帝复遣文育及周迪、黄法爽等讨之。豫章内史熊昙朗亦率众来会。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配周迪运粮，自率众军入象牙江，筑城于金口。公扬伪降，谋执文育，事觉，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乃舍舟为步军，进据三陂。

王琳遣将曹庆救孝劼，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帅所领攻周迪、吴明彻军。迪等败，文育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其

失利，谋害文育以应众爱。文育监军孙白象颇知其事，劝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旧兵少，客军多，若取昙朗，人皆惊惧，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抚之。”初，周迪之败，弃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书，文育喜，赍示昙朗，昙朗害之于坐。武帝闻之，即日举哀，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愍。

初文育之据三陂，有流星坠地，其声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数斗。又军中忽闻小儿啼，一市并惊，听之在土下，军人掘焉，得棺，长三尺，文育恶之。俄而迪败，文育见杀。天嘉二年，有诏配享武帝庙庭。子宝安嗣。

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宝安字安人，年十余岁，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驱驰，靡衣偷食。文育之为晋陵，以征讨不逞之郡，令宝安监知郡事，尤聚恶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败绩，繫于王琳，宝安便折节读书，与士君子游，绥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归，复除吴兴太守。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征宝安还，起为猛烈将军，领其旧兵，仍令南讨。

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颇有功。周迪之破熊昙朗，宝安南入，穷其余烬。天嘉二年，重拜吴兴太守，袭封寿昌县公。三年，征留异，为侯安都前军。异平，除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再迁左卫将军，领卫尉卿。卒，谥曰成。

子岍嗣，位晋陵、定远二郡太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累世为西蜀酋豪。蜀贼张文萇据白崖山，有众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弘远讨之，弘远战死。瑱固请复讎，每战先锋，遂斩文萇，由是知名。因事范，范委以将帅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范为雍州刺史，瑱

除冯翊太守。范迁镇合肥，瑱又随之。

侯景围台城，范乃遣瑱辅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退还合肥。仍随范徙镇盆城。俄而范及嗣皆卒，瑱领其众，依于豫章太守庄铁。铁疑之，瑱惧不自安，诈引铁谋事，因刃之，据豫章之地。

后降于侯景将于庆。庆送瑱于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平蠡南诸郡。及景败巴陵，景将宋子仙、任约等并为西军所获，瑱乃诛景党与以应义师，景亦诛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郟县侯。仍随都督王僧辩讨景，恒为前锋。既复台城，景奔吴郡，僧辩使瑱追景，大败之于吴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镇姑孰。

及齐遣郭元建出濡须，僧辩遣瑱扞之，大败元建。魏攻荆州，王僧辩以瑱为前军赴援，未至而魏克荆州。瑱顿九江，因卫晋安王还都。承制以瑱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乐县公。及司徒陆法和据郢州，引齐兵来寇，乃使瑱西讨，未至而法和入齐。齐遣慕容恃德镇夏首，瑱攻之，恃德食尽请和，瑱还镇豫章。僧辩使其弟僧愔与瑱共讨萧勃，及陈武帝诛僧辩，僧愔阴欲图瑱而夺其军，瑱知之，尽收僧愔徒党，僧愔奔齐。

是时瑱据中流，甚强，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肯入朝。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令从弟齋知后事，悉众以攻孝顷，自夏迄冬弗能克。齋与其部下侯方儿不协，方儿下攻齋，虏瑱军府妓妾金玉，归于武帝。瑱既失根本，轻归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趋盆城，就其将焦僧度。僧度劝瑱投齐，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武帝复其爵位。永定二年，进位司空。文帝即位，进授太尉。王琳至栅口，又以瑱为都督，侯安都等并隶焉。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瑱率军进兽槛洲。明日合战，琳军少却。及夕，东北风吹其舟舰并坏。夜中有流星坠于贼营。及旦风静，琳入浦，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时西魏将史宁蹶其上流，瑱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却据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众溃，乃率船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齐人遣兵助琳，瑱令军中晨炊蓐食，顿芜湖洲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琳军大败，脱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齐。

其年，诏以瑱为都督五州诸军事，镇盆城。周将贺若敦、独孤盛等来攻巴、湘，又以瑱为西讨都督，大败盛军。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赠大司马，谥曰壮肃，配享武帝庙庭。子净藏嗣，尚文帝女富阳公主。

侯安都字成师，始兴曲江人也，为郡着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谨称。安都贵后，官至光禄大夫、始兴内史。

安都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颇清靡，兼善骑射，为邑里雄豪。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陈武帝入援台城，安都引兵从武帝，攻蔡路养，破李迁仕，克平侯景，并力战有功，封富川县子。随武帝镇京口，除兰陵太守。

武帝谋袭王僧辩，唯与安都定计。仍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趣石头，武帝自从江乘罗落会之。安都至石头北，弃舟登岸，僧辩弗之觉。石头城北接冈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逼僧辩卧室。武帝大军亦至，与僧辩战于听事前，安都自内舍出，腹背击之，遂禽僧辩。以功授南徐州刺史。

武帝东讨杜龛，安都留台居守。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寇入据石头，游骑至于阙下。安都闭门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贼者斩。

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将旦，贼骑至，安都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不敢逼台城。及武帝至，以安都为水军。于中流断贼粮运。又袭秦郡，破嗣徽栅，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弹琵琶及所养鹰，遣信饷之，曰：“昨至弟住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等见之大惧，寻求和，武帝听其还北。及嗣徽等济江，齐之余军犹据采石，守备甚严，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获。

明年春，诏安都率兵镇梁山以备齐。徐嗣徽等复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还拒之，战于耕坛南。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禽齐仪同乞伏无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会贼骑至，救老，获免。贼北度蒋山。安都又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使从弟晓、军主张纂前犯其阵，晓被创坠马，张纂死之。安都驰往救晓，斩其骑士十二人，取纂尸而还，齐军不敢逼。武帝与齐军战于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横击其后，大败之。以功进爵为侯，又进号平南将军，改封西江县公。

仍督水军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讨萧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斩勃，并禽其将欧阳颢、傅泰等。唯余孝顷与勃子孜犹于豫章之石头作两城，孝顷与孜各据其一，又多设船舰，夹水而阵。安都至，乃衔枚夜烧其舰。文育率水军，安都领步骑，登岸结阵。孝顷俄断后路，安都乃令军士竖栅，引营渐进，频致克获，孜乃降。孝顷奔归新吴，请入子为质，许之。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仍率众会武昌，与周文育西讨王琳。将发，王公以下餞于新林，安都跃马度桥，人马俱坠水中。又坐鰓内坠于檐井，时以为不祥。至武昌，琳将樊猛弃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围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

都乃释郢州，悉众往沌口以御之，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官军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败，与周文育、徐敬成并为琳囚，总以一长锁系之，置于罟下，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许赂子晋，子晋乃伪以小船依罟而钓，夜载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军。还都自劾，诏并赦之，复其官爵。

寻为丹阳尹，出为南豫州刺史，令继周文育攻余孝劼及王琳将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蹶众爱后。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舰，遇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破之，禽炅、协。孝劼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败，乃诣安都降。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等，焚其船舰。众爱奔庐山，为村人所杀，余众悉平。

还军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随文帝还朝，乃与群臣议，翼奉文帝。时帝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文帝发，推就丧次。文帝即位，迁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给扶。

王琳下至栅口，大军出顿芜湖。时侯瑱为大都督，而指麾经略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齐，安都进军盆城，讨琳余党，所向皆下。

仍别奉中旨，迎衡阳献王昌。初昌之将入，致书于文帝，辞甚不逊。帝不悻，召安都，从容而言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诏。”因自迎昌，中流而杀之。以功进爵清远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无出其右。

安都父捍为始兴内史，卒于官，文帝征安都为发丧。寻起

复本官，赠其父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为清远国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乡里，上乃下诏，改桂阳郡之汝城县为卢阳郡，分衡州之始兴、安远二郡，合三郡为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改封安都桂阳郡公。

王琳败后，周兵入据巴、湘，安都奉诏西捍。及留异拥据东阳，又奉诏东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唐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舆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虏其妻子，振旅而归。加侍中、征北大将军，仍还本镇。吏人诣阙，表请立碑颂美安都功绩，诏许之。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骄矜。招聚文武士，骑馭驰骋，或命以诗笔，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日益骄慢，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襍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启便借供张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帝虽许其请，甚不悻。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觴上寿。初，重云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都第三子秘年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改封安都桂阳郡公。

王琳败后，周兵入据巴、湘，安都奉诏西捍。及留异拥据东阳，又奉诏东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唐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虏其妻子，振旅而归。加侍中、征北大将军，仍还本镇。吏人诣阙，表请立碑颂美安都功绩，诏许之。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骄矜。招聚文武士，骑馭驰骋，或命以诗笔，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日益骄慢，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襍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启便借供张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帝虽许其请，甚不悻。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云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顾预其功，还为直合将军。钦征交州，复启顾同行。钦度岭而卒，顾除临贺内史，启乞送钦丧还都，然后之任。时湘、衡界五十余洞不宾，敕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顾为都督，悉皆平殄。

侯景构逆，粲自解还都征景，以顾监衡州。台城陷后，岭南互相吞并，兰钦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兴内史萧昭基，夺其郡。以兄钦与顾旧，遣招之。顾不从，谓使曰：“高州昆季隆显，

莫非国恩，今应赴难援都，岂可自为跋扈。”及陈武帝入援都，将至始兴，顾乃深自结托。裕遣兵攻顾，武帝援之。裕败，武帝以王怀明为衡州刺史，迁顾为始兴内史。

武帝之讨蔡路养、李迁仕也，顾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顾为刺史，封新丰县伯。

侯景平，元帝遍问朝宰，使各举所知，群臣未对。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欧阳顾甚公正，本有匡济才，恐萧广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寻授郢州，欲令出岭，萧勃留之，不获拜命。寻授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

时萧勃在广州，兵强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为刺史。琳已至小桂岭，勃遣其将孙瑒监州，尽率部下至始兴避琳兵锋。顾别据一城，不往谒勃，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顾，尽收其货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魏平荆州，顾委质于勃。及勃度岭出南康，以顾为前军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释而礼之。

萧勃死后，岭南乱，顾有声南土，且与武帝有旧，乃授安南将军、衡州刺史，封始兴县侯。未至岭，顾子纥已克始兴。及顾至，岭南皆慑伏，仍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王琳据有中流，顾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永定三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文帝即位，进号征南将军，改封阳山郡公。

初，交州刺史袁晁缓密以金五百两寄顾，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袭荔，四百两付儿智矩，余人弗之知。顾寻为萧勃所破，货财并尽，唯所寄金独存，晁缓亦寻卒，至是，顾并依信还之，时人莫不叹伏之。

时顾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天嘉四年薨，赠司空，谥曰穆。子纥

嗣。

纥字奉圣，颇有干略，袭父官爵，在州十余年，威惠着于百越。宣帝以纥久在南服，颇疑之。太建元年，征为左卫将军，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诏仪同章昭达讨禽之，送至都，伏诛。子询以年幼免。

黄法爽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劲捷有胆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跃三丈。颇便书疏，闲明簿领，出入州郡中，为乡闾所惮。

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太守贺弼下江州，法爽监知郡事。陈武帝将踰岭入援建邺，李迁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爽遣兵助文育。时法爽出顿新淦县，景遣行台于庆来袭新淦，法爽败之。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封巴山县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县侯。

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爽为刺史，镇巴山。萧勃遣欧阳颢来攻，法爽破之。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钦、樊猛、余孝顷攻周迪，且谋取法爽，法爽援迪，禽孝顷等三将。以功授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熊昙朗于金口害周文育，法爽共周迪讨平之。

天嘉三年，周迪反，法爽与吴明彻讨平迪，法爽功居多。废帝即位，进爵为公。

太建五年，大举北侵，法爽为都督，出历阳。于是为抛车及步舰，竖拍以逼之，炮加其楼堞，克之，尽诛其戍卒。进兵合肥，望旗降款。法爽禁侵掠，躬自劳抚而与之盟，并放还北。以功加侍中，改封义阳郡公。

七年，为豫州刺史，镇寿阳。薨，赠司空，谥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济北人也。世居建邺。父文成，仕梁

为将帅，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处，伟姿容，有干略，便弓马。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马，令往事焉。以军功封广晋县男。

侯景之乱，梁元帝凡遣五军入援台，量预其一。台城陷，量还荆州。元帝承制以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量与僧辩并力拒景，大败之，禽其将任约。进攻郢州，获宋子仙。仍随僧辩平侯景。封谢沐县侯。寻出为都督、桂州刺史。及魏克荆州，量保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虽与琳往来，而别遣使归陈武帝。武帝受禅，进位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天嘉五年，征为中抚军大将军。量所部将率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愿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为有司奏，免仪同，余如故。

华皎构逆，以量为征南大将军、西讨大都督，总率大舰，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将长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醴陵县公。未拜，出为南徐州刺史。

太建元年，进号征北大将军，给扶。三年，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寻复侍中。

吴明彻之北侵也，量赞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领从军。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获吴明彻，乃以量为都督水陆诸军事、车骑将军、都督、南兖州刺史。十四年薨，赠司空。

章昭达字伯通，吴兴武康人也。性倜傥，轻财尚气。少时，遇相者谓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墮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乱，昭达率乡人援台，为流矢所中，眇其一

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富贵。”

台城陷，昭达还乡里，与陈文帝游，因结君臣分。侯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昭达杖策来谒。文帝见之大喜，因委以将帅，恩宠超于侪等。陈武帝谋讨王僧辩，令文帝还长城招聚兵众，以备杜龢，频使昭达往京口禀承计画。僧辩诛后，杜龢遣其将杜泰来攻长城，昭达因从文帝进军吴兴以讨龢。龢平，又从讨张彪于会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时留异拥据东阳，武帝患之，乃使昭达为长山令，居其心腹。

天嘉元年，追论长城功，封欣乐县侯。寻随侯安都拒王琳，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贼舰。王琳平，昭达策勋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据临川反，诏昭达便道征之。迪败走，征为护军将军，改封邵武县侯。

四年，陈宝应纳周迪，共寇临川，又以昭达为都督讨迪。迪走，昭达乃踰岭讨陈宝应。与战不利，因据上流为筏，施拍其上，坏其水栅。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大合战，会文帝遣余孝顷出自海道，适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闽中，尽禽留异、宝应。以功授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文帝尝梦昭达升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顾昭达曰：“卿忆梦不？何以偿梦？”昭达对曰：“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自余无以奉偿。”寻出为都督、江州刺史。

废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华皎之反，其移文并假以昭达为辞，又频遣使招之，昭达尽执其使送都。秩满，征为中抚大将军。

宣帝即位，进号车骑大将军，以还朝迟留，为有司所劾，降号车骑将军。欧阳纥据岭南反，诏昭达都督众军征之。纥闻昭达奄至，乃出顿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

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箴皆解。因纵大舰突之，大败纥，禽之送都。广州平，进位司空。

太建二年，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乘轻舟焚之。周又于峡口南岸筑垒，名安蜀城，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施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其城，降之。三年，于军中病薨，赠大将军。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其所克，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群下，将士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四年，配享文帝庙庭。

子大宝，袭邵陵郡公，位丰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以太仆卿李暉代之，乃袭杀暉而反。寻被禽，梟首朱雀航，夷三族。

吴明彻字通照，秦郡人也。父树，梁右军将军。明彻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修，家贫无以取给，乃勤力耕种。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之田中号哭，仰天自诉。居数日，有自田还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其给己，及往如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经坟，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征。”至时果有应。明彻即树之小子也。

及侯景寇都，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餓，乃白诸兄曰：“今人不图久，奈何不与乡里共此。”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众。

陈武帝镇京口，深相要结，明彻乃诣武帝，帝为之降阶，执手即席。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

遁甲，略通其术，颇以英雄自许，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禅，授安南将军，与侯安都、周文育将兵讨王琳。及众军败没，明彻自拔还都。

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卫将军。及周迪反，诏以明彻为江州刺史，领豫章太守，总众军以讨迪。明彻雅性刚直，统内不甚和，文帝闻之，遣安成王顓代明彻，令以本号还朝。天嘉五年，迁吴兴太守。及引辞之郡，帝谓曰：“吴兴虽郡，帝乡之重，故以相授。”

废帝即位，授领军将军，寻迁丹阳尹，仍诏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举之矫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诈，宣帝惧，遣喜与明彻筹焉。明彻曰：“嗣君谅闇，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召，德冠伊、霍，愿留中深计，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华皎阴有异志，诏授明彻都督、湘州刺史，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等讨皎。皎平，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

太建五年，朝议北征，公卿互有异同，明彻决策请行。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总众军十余万发都，缘江城镇，相续降款。军至秦郡，齐大将军尉破胡将兵为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荣之。进克仁州。授征北大将军，进封南平郡公。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邺。景和惧而遁走。诏以为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遣谒者萧淳就寿阳策，明彻

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登坛拜受，成礼而退。

六年，自寿阳入朝，舆驾幸其第，赐钟磬一部。七年，进攻彭城，军至吕梁，又大破齐军。八年，进位司空，给大都督鈇钺、龙麾。寻授都督、南兖州刺史。

及周灭齐，宣帝将事徐、兖。九年，诏明彻北侵，令其世子慧觉摄行州事。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环列舟舰于城下。周遣上大将军王轨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明戎裴子烈曰：“君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军。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舰并不得度，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周封怀德郡公，位大将军。以忧遽疾，卒于长安，后故吏盗其柩归。至德元年，诏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觉嗣。

裴子烈字大士，河东闻喜人。梁员外散骑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气，以骁勇闻。位北谯太守，岳阳内史，封海安伯。

论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书曰“知人则哲”，观夫陈武论将，而周、侯遇祸，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驱驾雄杰，而创基拨乱者乎。故瑱、颀并自奔囚，翻同有乱，爽、量望风景附，自等诚臣，良有以也。昭达勤王之略，远符耿弇，行己之方，颇同吴汉，既眇而贵，亦黥而王，吉凶之算，岂人事也。明彻属运否之期，当辟土之任，才非韩、白，识暗孙、吴，知进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丧，犯斯不韪，师亡国蹙，宜矣哉。

南史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

胡颖 徐度 杜陵 周铁武 程灵洗 沉恪 陆子隆 钱道戢 骆文牙 孙瑒 徐世谱 周敷 荀朗 周灵 鲁悉达 萧摩诃 任忠 樊毅

梁承圣初，元帝授颖罗州刺史，封汉阳县侯。寻除豫章内史，随武帝镇京口。齐遣郭元建出东关，武帝令颖率府内骁勇随侯瑱，于东关大破之。后从武帝袭王僧辩，又随周文育于吴兴讨杜龢。武帝受禅，兼左卫将军。

天嘉元年，除散骑常侍，吴兴太守。卒官，谥曰壮。二年，配享武帝庙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节，安陆人也。少倜傥，不拘小节。及长，姿貌瑰伟，嗜酒好博，恒使僮仆屠酤为事。

初从梁始兴内史萧介征诸山洞，以骁勇闻。陈武帝征交址，乃委质焉。侯景之乱，武帝克广州，平蔡路养，破李迁仕，计画多出于度。侯景平后，追录前后战功，封广德县侯。

武帝镇朱方，除兰陵太守。武帝遣衡阳献王往荆州，度率所领从焉。江陵覆亡，间行东归。

武帝东讨杜龢，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领宿卫，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约等来寇，武帝与敬帝还都，时贼已据石头，使度

顿军于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齐寇济江，度随众军破之于北郊坛。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领吴兴太守。

文帝即位，累迁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东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以度代瑱为都督、湘州刺史。秩满，复为侍中、中军大将军。文帝崩，度预顾命，许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废帝即位，进位司空。薨，赠太尉，谥曰忠肃。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庙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聪慧，好读书。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领度所部士卒，随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于沌口败绩，为琳所縶。二年，随文育、安都得归。父度为吴郡太守，以敬成监郡。

光大元年，为巴州刺史。寻为水军，随吴明彻平华皎。二年，以父忧去职。寻起为南豫州刺史，袭爵湘东郡公。

太建五年，除吴兴太守。随都督吴明彻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泝江，由广陵，齐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仍进克郁洲。进号壮武将军，镇朐山。坐于军中辄科订，并诛新附者，免官。寻除安州刺史，镇宿预。卒，谥曰思。子敞嗣。

杜棱字雄盛，吴郡钱唐人也。少落泊，不为时知。颇涉书传。游岭南，事梁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映卒，从陈武帝，平蔡路养、李迁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县侯。

侯景平后，武帝镇朱方，以棱监义兴、琅邪二郡。武帝谋诛王僧辩，引棱与侯安都等共议，棱难之。武帝惧其泄己，乃以手巾绞棱，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军发，召与同行。及僧辩平后，武帝东征杜龛等，留棱与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约引齐师济江，攻台城，安都与棱随方抗拒，未尝解带。贼平，以功除右卫将军、丹阳尹。

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领军。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唯棱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文帝。文帝即位，迁领军将军，以预建立功，改封永城县侯，位丹阳尹。废帝即位，加特进、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给扶。

太建元年，出为吴兴太守。二年，征为侍中。寻加特进、护军将军。三年，以公事免侍中、护军。四年，复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将军、佐史、扶并如故。

棱历事三帝，并见恩宠。末年不预征役，优游都下。顷之，卒于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配享武帝庙庭。子安世嗣。

周铁武，不知何许人也。语音伧重，膂力过人，便马槊。事梁河东王萧誉，以勇敢闻。誉为湘州，以为临蒸令。侯景之乱，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誉，誉拒战，大捷，方等死，铁武功最。及王僧辩讨誉，于阵获之，将烹焉，铁武呼曰：“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宥之，还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铁武从僧辩克任约，获宋子仙，每战有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阳县子。又从僧辩定建邺，降谢答仁，平陆纳于湘州，录前后功，进爵为侯。

陈武帝诛僧辩，铁武率所部降，因复其本职。徐嗣徽引齐寇度江，铁武破其水军。嗣徽平，迁太子左卫率。寻随周文育拒萧勃，文育命铁武偏军袭勃，禽勃前军欧阳颢。又随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败绩，与文育、侯安都并为琳所禽。琳见诸将与语，唯铁武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武见害。赠侍中、护军。天嘉五年，文帝又诏配食武帝庙庭。子瑜嗣。

程灵洗字玄涤，新安海宁人也。少以勇力闻，步行日二百里，便骑善游，素为乡里畏伏。侯景之乱，据黟、歙聚徒以拒

景。景军据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灵洗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封巴丘县侯。后助王僧辩镇防。

及武帝诛僧辩，灵洗率所领来援，其夜力战于石头西门，武帝军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帝深义之。授兰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灵洗有功，除南丹阳太守，封遂安县侯。后随周文育西讨王琳，军败，为琳所拘。寻与侯安都等逃归。累迁太子左卫率。

武帝崩，王琳前军东下，灵洗于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获青龙十余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败王琳于栅口，灵洗逐北，据有鲁山。征为左卫将军。天嘉四年，周迪重寇临川，以灵洗为都督，自鄱阳别道击之，迪又走山谷间。迁中护军，出为都督、郢州刺史。

废帝即位，进号云麾将军。华皎之反，遣使招灵洗，灵洗斩皎使以闻。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领水军助防。时周将元定率步骑二万助皎，围灵洗，灵洗婴城固守。及皎败，乃出军躡定，定不获济江，以其众降。因进攻，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宽。以功改封重安县公。

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众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妓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赀财，亦弗俭吝。卒，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壮。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庙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灵洗与周文育、侯安都等败于沌口，为王琳所执，武帝召陷贼诸将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礼容，深见赏。

文帝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累迁临海太

守。后乘金翅助父镇郢城。华皎平，灵洗及文季并有扞御之功。及灵洗卒，文季尽领其众。起为超武将军，仍助防郢州。

文季性至孝，虽军旅夺礼，而毁瘠甚至。服阕，袭封重安县公。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往荆州征梁。梁人与周军多造舟舰，置于青泥水中，昭达遣文季共钱道戡尽焚其舟舰。既而周兵大出，文季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北讨，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齐人并下大柱为柁，栅水中。文季乃前领骁勇，拔开其栅，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攻克秦郡。又别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进拔盱眙。仍随明彻围寿阳。文季临事谨饬，御下严整，前后所克城垒，率皆连水为堰，土木之功，动踰数万。置阵列人，文季必先于诸将，夜则早起，迄暮不休，军中莫不服其勤干。每战为前锋，齐军深惮之，谓为程彪。以功除散骑常侍，带新安内史。累迁北徐州刺史，加都督。

后随明彻北侵，军败，为周所囚，仍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归，至涡阳，为边吏执送长安，死于狱。是时既与周绝，不之知。至德元年，后主知之，赠散骑常侍。又诏伤其废绝，降封重安县侯，以子响袭封。

沉恪字子恭，吴兴武康人也。深沉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之为广州，兼映府中兵参军。陈武帝与恪同郡，情好甚昵。萧映卒后，武帝南讨李贲，仍遣妻子附恪还乡。寻补东宫直后。以岭南勋，除员外散骑侍郎。仍令总集宗从子弟。

侯景围台城，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应之，恪为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侯。及城陷，间行归乡。武帝讨景，遣使报恪，恪于东起兵相应。贼平后，授都军副。

及武帝谋讨王僧辩，恪预其事。武帝使文帝还长城立栅备杜龛，使恪还武康招集兵众。及僧辩诛，龛果遣副将杜泰袭文

帝于长城，恪时已出县，诛龁党与。武帝寻遣周文育来援长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龁平，文帝袭东扬州刺史张彪，以恪监吴兴郡。

武帝受禅，时恪自吴兴入朝，武帝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恪，令勒兵入，因卫敬帝如别宫。恪排闥入见武帝，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此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

帝践阼，除吴兴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骑常侍、会稽太守。历事文帝及废帝，累迁护军将军。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刺史。恪未至岭，前刺史欧阳纥举兵拒嶮，不得进。朝廷遣司空章昭达讨平纥，乃得入州。兵荒之后，所在残毁，恪绥怀安辑，被以恩惠，岭表赖之。后主即位，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光。子法兴嗣。

陆子隆字兴世，吴郡人也。祖敞之，梁嘉兴令。父俊，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乱，于乡里聚徒。时张彪为吴郡太守，引为将帅，仍随彪徙镇会稽。及文帝讨彪，彪将沉泰、吴宝真、申缙等皆降，而子隆力战败绩。文帝义之，复使领其部曲。

文帝嗣位，子隆领甲仗宿卫。封益阳县子，累迁庐陵太守。周迪据临川反，子隆随章昭达讨迪，迪退走，因随昭达讨陈宝应。晋安平，子隆功最，迁武州刺史，改封朝阳县伯。

华皎据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频遣使招，子隆不从，攻又不克。及皎败于郢州，子隆出兵袭其后，因与大军相会。进爵为侯。寻迁都督、荆州刺史。荆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绥集夷夏，甚得人和，号为称职。吏人诣阙求立碑颂美功绩，诏许之。卒，谥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领其旧军。后为弘农太守，乃隶吴明彻，于吕梁军败逃归，为人所害。

子隆弟子才，亦有干略。从子隆征讨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县子。卒于信州刺史。

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陈武帝微时，以从妹妻焉。武帝辅政，道戢随文帝平张彪于会稽，以功拜东徐州刺史，封永安县侯。

天嘉元年，为临海太守。侯安都之讨留异，道戢帅军出松阳以断其后。异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后与章昭达讨欧阳纥，纥平，除左卫将军。

太建二年，又随昭达征江陵，以功加散骑常侍。后为都督、郢州刺史。与仪同黄法爽攻下历阳，因以道戢镇之。卒官，谥曰肃。子邈嗣。

骆文牙字旗门，吴兴临安人也。父裕，梁鄱阳嗣王中兵参军事。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将远致。”梁太清末，陈文帝避地临安，文牙母陈，睹帝仪表，知非常人，宾待甚厚。及帝为吴兴太守，引文牙为将帅。从平杜龛、张彪，勇冠众军。

文帝即位，封临安县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时兵荒，至是始葬，诏赠临安国太夫人，谥曰恭。

太建八年，文牙累迁散骑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丰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赠广州刺史。子义嗣。

孙场字德珽，吴郡吴人也。父修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场少倜傥，好谋略，博涉经史，尤便书翰。仕梁为邵陵王中兵参军事。太清之难，授假节、宣猛将军、军主。王僧辩之讨侯景也，王琳为前军，琳与场亲娅，乃表荐为宜都太守。

后以军功封富阳侯。敬帝立，累迁巴州刺史。

及陈武帝受禅，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征瑒为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总留府之任。周遣大将军史宁乘虚攻之，瑒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克。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瑒于是尽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归陈。

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县侯。瑒怀不自安，乃固请入朝，征为侍中、领军将军。未拜，文帝谓曰：“昔朱买臣愿为本郡，卿岂有意乎？”改授吴郡太守，给鼓吹一部。秩满，征拜散骑常侍、中护军。及留异反，据东阳，诏瑒督舟师进讨。异平，迁镇右将军。顷之，出为建安太守。

太建四年，为都督、荆州刺史，出镇公安，为邻境所惮。居职六年，以公事免。及吴明彻军败吕梁，诏授都督缘江水陆诸军事。寻授都督、郢州刺史。

十二年，坐疆场交通抵罪。后主嗣位，复爵邑。历位度支尚书，侍中，祠部尚书。后主频幸其宅，赋诗述勋德之美。迁五兵尚书，领左军将军，侍中如故。祯明元年，卒官，谥曰桓。

瑒事亲以孝闻，于诸弟甚笃睦。性通泰，有财散之亲友。居家颇失于侈，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时兴皇寺慧朗法师该通释典，瑒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又巧思过人，为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有鉴识，男女婚姻，皆择素贵。及卒，尚书令江总为之铭志，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遣左户尚书蔡征就宅宣敕镌之。其词曰：“秋风动竹，烟水惊波。

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灵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时论以为荣。

瑒二十子，第二子训颇知名，位高唐太守，陈亡入隋。

徐世谱字兴宗，巴东鱼复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

侯景之乱，因预征讨，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寻领水军，从司徒陆法和与景战于赤亭湖。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禽景将任约。景退走，因随王僧辩攻郢州，世谱复乘大舰临其仓门，贼将宋子仙据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鱼复县侯。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景平，以衡州刺史资，领河东太守。

西魏攻荆州，世谱镇马头岸，据有龙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诸军事、镇南将军、护军将军。魏克江陵，世谱东下依侯瑒。

绍泰元年，征为侍中、左卫将军。陈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人。

永定二年，迁护军将军。文帝即位，历特进、右光禄大夫。以疾失明，谢病不朝。卒，谥曰桓。

周敷字仲远，临川人也。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胜衣，胆力劲果，超出时辈。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

侯景之乱，乡人周续合众以讨贼为事，梁内史始兴蕃王萧毅以郡让续，续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拥护之，亲率其党，捍送至豫章。时梁观宁侯萧永、长乐侯萧基、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惧，屈体崇敬，厚加给恤，

送之西上。俄而续部下将帅争权，杀续以降周迪。迪素无簿阅，又失众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凭仗之。迪据临川之工塘，敷镇临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宁州刺史，封西丰县侯。

陈武帝受禅，王琳据有上流，余孝顷与琳党李孝钦等共围周迪，敷助于迪，迪禽孝顷等，敷功最多。熊昙朗之杀周文育，据豫章，将兵袭敷，敷大破之。昙朗走巴山郡，敷因与周迪、黄法爽等进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骑常侍、豫章太守。时南江西帅，并顾恋巢窟，唯敷独先入朝。天嘉二年，诣阙，进号安西将军，令还镇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显达，深不平，乃举兵反，遣弟方兴袭敷，敷大破之。仍从都督吴明彻攻破迪，禽方兴。再迁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余众袭东兴，文帝遣都督章昭达征迪，敷又从军。至定川县与迪相对，迪给敷求还朝，欲立盟，敷许之。方登坛，为迪所害。谥曰脱。子智安嗣，位至太仆卿。

荀朗字深明，颍川颍阴人也。祖延祖，梁颍川太守。父伯道，卫尉卿。

朗少慷慨，有将帅大略。侯景之乱，据巢湖，无所属。台城陷没后，梁简文帝密诏授朗豫州刺史，令与外蕃讨景。景使仪同宋子仙、任约等频征之，不能克。时都下饥，朗更招致部曲，众至数万。侯景败于巴陵，朗截破其后军。景平后，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蹰山。及魏克荆州，陈武帝入辅，齐遣萧轨、东方老等来寇，据石头，朗自宣城来赴，与侯安都等大破之。

武帝受禅，赐爵兴宁县侯，以朗兄昂为左卫将军，弟晷为太子右卫率。武帝崩，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秘不发丧，朗弟晓在都微知之，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文帝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朗，令与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

迁都督、合州刺史。卒，谥曰壮。子法尚嗣。

法尚少倜傥，有文武干略。祯明中，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军济江，法尚降。入隋，历邵、观、绵、丰四州刺史，巴东、敦煌二郡太守。

周灵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强，齐梁州刺史。父灵起，梁庐、桂二州刺史，保城县侯。

灵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梁太清元年，为弋阳太守。侯景之乱，元帝承制改授西阳太守，封西陵县伯。以军功累迁都督、江州刺史，进为侯。陈武帝践阼，王琳拥据上流，灵以州从之。后为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释之，授定州刺史，带西阳、武昌二郡太守。

太建五年，为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龙源县侯。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所向克捷，一月之中，获十二城。败齐尚书左丞陆騫军。进攻巴州，克之。于是江北诸城及谷阳土人，并诛其渠帅以城降。进号和戎将军。仍敕追灵入朝。

后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以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灵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高景安应之。于是令灵为江北道大都督，总统众军以讨龙升，斩之，尽复江北之地。进号平北将军。卒于官，赠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谥曰壮。

鲁悉达字志通，扶风郿人也。祖斐，齐衡州刺史、阳塘侯。父益之，梁云麾将军、新蔡义阳二郡太守。

悉达幼以孝闻。侯景之乱，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都下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所济活者甚众。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据有上流，留异、余孝顷、周迪等所在蜂

起，悉达抚绥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陈武帝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武帝遣安西将军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齐遣行台慕容绍宗来攻郁口诸镇，悉达与战，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连结于齐，齐遣清河王高岳助之。会裨将梅天养等惧罪，乃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武帝。帝见之喜曰：“来何迟也。”授北江州刺史，封彭泽县侯。

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贤才，与之赏会。文帝即位，迁吴州刺史。遭母忧，哀毁过礼，因遭疾卒，谥孝侯。子览嗣。弟广达。

广达字遍览，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爱士，宾客自远而至。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为多。仕梁为平南当阳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与兄悉达聚众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晋州刺史。王僧辩之讨侯景，广达出境候接，资奉军储。僧辩谓沉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仍率众随僧辩。景平，加员外散骑常侍。

陈武受禅，授东海太守。后代兄悉达为吴州刺史，封中宿县侯。光大元年，迁南豫州刺史。华皎称兵上流，诏司空淳于量进讨。军至夏口，见皎舟师强盛，莫敢进。广达首率骁勇，直冲贼军。广达堕水，沉溺久之，因救获免。皎平，授巴州刺史。

太建初，与仪同章昭达入峡口，招定安蜀等诸州镇。时周图江左，大造舟舰于蜀，并运粮青泥，广达与钱道戢等将兵掩袭，纵火焚之，仍还本镇。广达为政简要，推诚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满，皆诣阙表请，于是诏申二年。

五年众军北伐，略淮南旧地，广达与齐军会于大岷，大破

之，斩其敷城王张元范。进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

十一年，周将梁士彦围寿春，诏遣中领军樊毅、左卫将军任忠等分部趣阳平、秦郡，广达率众入淮为犄角以击之。周军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晋等各自拔，诸将并无功，尽失淮南之地，广达因免官，以侯还第。

十二年，与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讨，克郭默城。寻授平西将军、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诸军事，顿兵江夏。周安州总管元景山征江外，广达命偏师击走之。

至德二年，为侍中，改封绥越郡公。寻为中领军。及贺若弼进军钟山，广达于白土冈置阵，与弼旗鼓相对。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励敢死而进，隋军退走。如是者数四。及弼乘胜至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于是就执。

祯明三年，依例入隋。广达追怆本朝沦覆，遘疾不疗，寻以愤慨卒。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又制广达墓铭，述其忠概。

初，隋将韩擒济江，广达长子世真在新蔡，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请罪，后主谓曰：“世真虽异路中大夫，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加赐黄金，即日还营。

广达有队主杨孝辩，时从广达在军中，力战陷阵，其子亦随孝辩挥刀杀隋兵十余人，力穷，父子俱死。

萧摩诃字符胤，兰陵人也。父谅，梁始兴郡丞。摩诃随父之郡，年数岁而父卒，其姊夫蔡路养时在南康，乃收养之。稍

长，果毅有勇力。

侯景之乱，陈武帝赴援建邺，路养起兵拒武帝，摩诃时年十三，单骑出战，军中莫有当者。及路养败，摩诃归侯安都，常从征讨，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约、徐嗣徽引齐兵为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齐军于钟山龙尾及北郊坛。安都谓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之。”及战，安都坠马被围，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异、欧阳纥功，累迁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众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長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覘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铁钺，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以功封廉平县伯。寻进为侯，位太仆卿。又随明彻进围宿预，击走齐将王康德，以功除晋熙太守。

九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以功授谯州刺史。

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忻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从横奋击，斩馘甚众。及周遣大将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虏矣。”明彻奋髯曰：“攀

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计乃良图也。然老夫受命专征，今被围逼，惭置无地。且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弟马军宜须在前。”摩诃因夜发，选精骑八千，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宣帝征还，授右卫将军。

及宣帝崩，始兴王叔陵于殿内手刃后主，遂奔东府城。摩诃入受敕，乃率马步数百趣东府城，斩之。以功授车骑大将军，封绥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万，后主悉以赐之。改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旧制三公黄合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诏摩诃开黄合，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仍以其女为皇太子妃。

会隋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后主委摩诃御之，授南徐州刺史。祯明三年元会，征摩诃还朝，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率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钟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必克。”又不许。及将出战，后主谓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令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居众军南，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护军将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又次之，摩诃军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弼初谓未战，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因驰下置阵。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田端以其徒力战。贺若弼及所部行军七总管杨牙、韩洪、员明、黄昕、张默言、达奚隆、张辩等甲士凡八千人，各勒阵以待之。

弼躬当鲁广达，麾下战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暂交便败走。陈军尽溃，死者五千人。诸门卫皆走，黄昕驰烧北掖门而入。员明禽摩诃以送弼，弼以刀临颈，词色不挠，乃释而礼之。

及城平，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隋文帝闻摩诃抗答贺若弼，曰：“壮士也，此亦人之所难。”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寻从汉王谅诣并州，同谅作逆，伏诛，年七十三。

摩诃讷于言，恂恂长者。至于临戎对寇，志气奋发，所向无前。年未弱冠，随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猎，无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诃功居多。

子世廉，有父风。性至孝，及摩诃凶终，服阙后，追慕弥切。其父时宾故，脱有所言及，世廉对之，哀恻不自胜，言者为之歔歔。终身不执刀斧，时人嘉焉。

摩诃有骑士陈智深者，勇力过人，以平叔陵功，为巴陵内史。摩诃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没，智深收摩诃尸，手自殡敛，哀感行路，君子义之。

颍川陈禹，亦随摩诃征讨。聪敏有识量，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颇能属文，便骑射，官至王府谘议。

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汝阴人也。少孤微，不为乡党所齿。及长，谲诡多计略，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闻其名，引置左右。

侯景之乱，忠率乡党数百人，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景将王贵显于寿春，每战却敌。会土人胡通聚众寇抄，范命忠与主帅

梅思立并军讨平之。仍随范世子嗣率众入援，会京城陷，旋戍晋熙。侯景平，授荡寇将军。

王琳立萧庄，署忠为巴陵太守。琳败，还朝，授明毅将军、安湘太守，仍随侯瑱进讨巴、湘。累迁豫宁太守，衡阳内史。华皎之举兵也，忠预其谋。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启于朝廷，释而不问。

太建初，随章昭达讨欧阳纥于广州，以功授直合将军。迁武毅将军、庐陵内史。秩满，入为右军将军。

五年，众军北伐，忠将兵出西道，击走齐历阳王高景安于大岷，逐北至东关，仍克其东西二城。进军蕲、谯，并拔之。径袭合肥，入其郭。进克霍州。以功授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复县侯。吕梁之丧师也，忠全军而还。寻授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缘淮众军，霍州刺史。入为左卫将军。迁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骑趣历阳。周遣王延贵率众为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贵。

后主嗣位，进号镇南将军，给鼓吹一部。入为领军将军，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为吴兴内史。

及隋兵济江，忠自吴兴入赴，屯朱雀门。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于内殿定义，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言其度江将士已被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而自去。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睺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矣。”后主不能从。明日欬然曰：“腹烦杀人，唤萧郎作一打。”忠叩头苦请勿战，后主从孔范言，乃战，于是据白土冈阵。及军败，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

曰：“官好住，无所用力。”后主与之金两滕曰：“为我南岸收募人，犹可一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时隋将韩擒自新林进军，忠率数骑往石子冈降之。仍引擒军共入南掖门。台城平，入长安，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七。

隋文帝后以散骑常侍袁元友能直言于后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子幼武，位仪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阳湖阳人也。祖方兴，梁散骑常侍、司州刺史、鱼复县侯。父文炽，梁散骑常侍、东益州刺史、新蔡县侯。

毅家本将门，少习武，善骑射。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城。文皎于青溪战歿，毅赴江陵，仍隶王僧辩讨河东王萧誉，以功除右中郎将。代兄俊为梁兴太守，领三州游军，随宜丰侯萧循讨陆纳于湘州。军次巴陵，营顿未立，纳潜军夜至薄营，大噪，军中将士皆惊扰，毅独与左右数十人当营门力战，斩十余级，击鼓申令，众乃定焉。以功封夷道县伯。寻除天门太守，进爵为侯。及西魏围江陵，毅率郡兵赴援。会魏克江陵，为后梁所俘，久之遁归。

陈武帝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还朝。太建初，为丰州刺史，封高昌县侯。入为左卫将军。

五年，众军北伐，毅攻广陵楚子城，拔之，击走齐军。及吕梁丧师，诏以毅为大都督，率众度淮，对清口筑城，与周人相抗。霖雨城坏，毅全军自拔。寻迁中领军。十一年，周将梁

士彦围寿阳，诏以毅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十三年，为荆州刺史。

后主即位，改封逍遥郡公。入为侍中、护军将军。及隋军济江，毅谓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须锐卒数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诸将咸从其议。会施文庆等寝隋兵消息，毅计不行。台城平，随例入关，卒。

毅弟猛字智武，幼倜傥，有干略。及长，便弓马，胆气过人。青溪之战，猛自旦迄暮，与侯景军短兵接战，杀伤甚众。台城陷，随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为湘州刺史，以猛为司马。会武陵王纪举兵自汉江东下，方矩遣猛随都督陆法和进军拒之。猛手禽纪父子三人，斩于鰟中，尽收其船舰器械。以功封安山县伯。进军抚定梁、益。还迁司州刺史，进爵为侯。

陈永定元年，周文育等败于沌口，为王琳所获。琳乘胜将事南中诸郡，遣猛与李孝钦等将兵攻豫章，进逼周迪。军败，为迪所执。寻遁归王琳，琳败，还朝。天嘉二年，授永阳太守。太建中，以军功封富川县侯。历散骑常侍，荆州刺史。入为左卫将军。

后主即位，为南豫州刺史。隋将韩擒之济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摄行州事，擒进军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见执。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为水军，于白下游弈，以御隋六合兵。后主知猛妻子在隋，惧有异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喻毅，毅不悦。摩诃以闻，后主重伤其意，乃止。祯明三年，入隋。

论曰：梁氏云季，运属云雷，陈武帝杖旗扫难，经纶伊始，胡颖、徐度、杜陵、周铁武、程灵洗等，或感会风云，毕力驱驰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赞兴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庙，岂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践非义之迹，子隆持身之节，无失事人

之道，仁矣乎！钱道戢、骆文牙、孙瑒、徐世谱、周敷、荀朗、周炅、鲁悉达、广达、萧摩诃、任忠、樊毅等，所以获用当年，其道虽异，至于功名自立，亦各因时。当金陵覆没，抑惟天数，然任忠与亡之义，无乃致亏，与夫萧、鲁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难乎？首领获全，亦为幸也。

南史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八

赵知礼 蔡景历 宗元饶 韩子高 华皎 刘师知 谢岐
毛喜 沉君理 陆山才

赵知礼字齐旦，天水陇西人也。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礼涉猎文史，善书翰。陈武帝之讨元景仲也，或荐之，引为书记。知礼为文贍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当时计画，莫不预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湾，上表于梁元帝及与王僧辩论军事，其文并知礼所制。及景平，授中书侍郎，封始平县子。陈受命，位散骑常侍、太府卿，权知领军事。

天嘉元年，进爵为伯。王琳平，授吴州刺史。知礼沉静有谋谟，每军国大事，文帝辄令玺书问之。再迁右将军，领前军将军。卒，赠侍中，谥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历字茂世，济阳考城人也。祖点，梁尚书左户侍郎。父大同，轻车岳阳王记室参军。景历少俊爽，有孝行，家贫好学，善尺牍，工草隶。为海阳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与南康嗣王会理通，谋匡复，事泄被执，贼党王伟保护之，获免，因客游京口。

侯景平，陈武帝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

人答书，笔不停缀，文无所改。帝得书，甚加钦赏，即日授征北府中记室参军，仍领记室。

衡阳献王昌为吴兴太守，帝以乡里父老，尊卑有数，恐昌年少接对乖礼，乃遣景历辅之。承圣中，还掌记室。武帝将讨王僧辩，独与侯安都等数人谋之，景历弗之知。部分既毕，召令草檄，景历援笔立成，辞义感激，事皆称旨。及受禅，迁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

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宝安饷马，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为中书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武帝崩。时外有强寇，文帝镇南皖，朝无重臣，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棱定议，秘不发丧，疾召文帝。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密营敛服，时既暑热，须营梓宫，恐斤斧之声闻外，乃以蜡为秘器，文诏依旧宣行。

文帝即位，复为秘书监，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丰县子。累迁散骑常侍。文帝诛侯安都，景历劝成其事，以功迁太子左卫率，进爵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刘洽倚景历权势前后奸诡，并受欧阳威饷绢百匹，免官。

华皎反，以景历为武胜将军、吴明彻军司。皎平，明彻于军中辄戮安成内史杨文通，又受降人马仗有不明，景历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获宥。

宣帝即位，累迁通直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仍复封邑。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北侵，所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彦于吕梁，方进围彭城。时宣帝锐意河南，以为指麾可定，景历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恶其沮众，大怒，犹以朝廷旧臣，不加深罪，出为豫章内史。未行，为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赃污狼籍，帝令有司案问，景历但承其半。于是御史中丞宗元

饶奏免景历所居官，徙居会稽。

及吴明彻败，帝追忆景历前言，即日追还，以为征南鄱阳王谘议。数日，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复本爵封，入守度支尚书。旧式拜官在午后，景历拜日，适逢舆驾幸玄武观，在位皆侍宴，帝恐景历不预，特令早拜，其见重如此。

卒官，赠太常卿，谥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赠中领军。祯明元年，配享武帝庙庭。二年，车驾亲幸其宅，重赠景历侍中、中抚将军，谥曰忠敬，给鼓吹一部，于墓所立碑。

景历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应机敏速，为当时所称。有文集三十卷。子征嗣。

江大权字伯谋，济阳考城人，位少府，封四会县伯。太建二年，卒于通直散骑常侍。

征字希祥，幼聪敏，精识强记。年六岁，诣梁吏部尚书河南褚翔，嗟其颖悟。七岁丁母忧，居丧如成人礼。继母刘氏，性悍忌，视之不以道，征供侍益谨，初无怨色。征本名览，景历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

陈武帝为南徐州，召补迎主簿，寻授太学博士。太建中，累迁太子中舍人，兼东宫领直，袭封新丰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掌诏诰。寻授左户尚书，与仆射江总知撰五礼事。后主器其才干，任寄日重。迁吏部尚书，每十日一往东宫，于皇太子前论述古今得丧及当时政务。又敕以廷尉寺狱，事无大小，取征议决。俄敕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位望既重，兼声位熏灼，物议咸忌惮之。寻徙中书令。中书清简无事，或云征有怨言，后主闻之大怒，收夺人马，将诛之，左右致谏，获免。

祯明三年，隋军济江，后主以征有干用，令权知中领军事。征日夜勤苦，备尽心力，后主嘉焉，谓曰：“事宁有以相报”。

及决战于钟山南冈，敕征守宫城西北大营，寻令督众军战事。陈亡，随例入长安。

征美容仪，有口辩，多所详究。至于士流官宦，陈宗戚属，及当朝制度，宪章仪轨，户口风俗，山川土地，问无不对。然性颇便佞进取，不能以退素自业。初拜吏部尚书，启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征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拜讫即追还。”征不修廉隅，皆此类也。

隋文帝闻其敏赡，召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调，久之，除太常丞。历尚书户部仪曹郎，转给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属。入隋，为东宫学士。

宗元饶，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学，以孝闻。仕梁为征南府外兵参军。及司徒王僧辩幕府初建，元饶与沛国刘师知同为主簿。陈武帝受禅，稍迁廷尉卿、尚书左丞。宣帝初，军国务广，事无巨细，一以咨之，台省号为称职。

迁御史中丞，知五礼事。时合州刺史陈褒赃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鱼，又令人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饶劾奏免之。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骄蹇放横，元饶案奏，皆见削黜。元饶性公平，善持法，谙晓故事，明练政体，吏有犯法，政不便时，及于名教不足者，随事纠正，多所裨益。迁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余斛助人租课，存问高年，拯救乏绝，百姓甚赖焉。以课最入朝，诏加散骑常侍。后为吏部尚书，卒。

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贱。侯景之乱，寓都下。景平，陈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为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于淮渚附部伍寄载欲还乡里，文帝见而问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子高本名蛮子，帝改名之。性恭谨，恒执

备身刀及传酒炙。帝性急，子高恒会意旨。稍长，习骑射，颇有胆决，愿为将帅。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爱之，未尝离左右。

帝尝梦骑马登山，路危欲堕，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讨张彪也，沉泰等先降，帝据有州城，周文育镇北郭香岩寺，张彪自剡县夜还袭城，文帝自北门出，仓卒闇夕，军人扰乱，唯子高在侧。文帝乃遣子高自乱兵中往见文育，反命酬答，于闇中又往慰劳众军。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营，因共立栅。明日败彪，彪奔松山，浙东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

文帝嗣位，除右军将军，封文招县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统益多，将士依附之，其有所论进，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为右卫将军。文帝不豫，入侍医药。

废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宣帝入辅，子高兵权过重，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为衡、广诸镇。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县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宣帝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子高预焉，执送廷尉。其夕与到仲举同赐死。父延庆及子弟并原宥。

华皎，晋陵暨阳人也。世为小吏。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侯景之乱，事景之党王伟。陈武帝南下，文帝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皎为都录事，深见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于抚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怀仁县伯。

王琳东下，皎随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后随都督吴明彻征周迪，迪平，以功进爵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又征川洞，多致铜鼓及生口，并送都下。废帝即位，改封重安县公。

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启求广州，以观时主意。宣帝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继之。

时梁明帝遣水军为皎声援，周武帝遣卫公宇文直顿鲁山，又遣柱国长湖公元定攻围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阳内史任蛮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阳太守章昭裕、桂阳太守曹宣、湘东太守钱明，并隶于皎。又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因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并为皎扇惑，乃下诏曲赦湘、巴二州，其贼主帅节将，并许开恩出首。

皎以大舰载薪，因风放火，俄而风转自焚，皎大败，乃与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无复船渡，步趣巴陵，巴陵城已为陈军所据，乃降，送于建邺。皎遂终于江陵，其党并诛，唯任蛮奴、章昭裕、曹宣、刘广业获免。

刘师知，沛国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齐淮南太守，以善政闻。父景彦，梁司农卿。

师知本名师智，以与敬帝讳同，改焉。好学，有当务才，博涉书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绍泰初，陈武帝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时兵乱后，朝仪多阙，武帝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多师知所定。

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及将加害，师知诈帝令出，帝觉，遶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陈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师知不对。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疏简，与物多忤，虽位宦不迁，而任遇甚重，其所献替，皆有弘益。

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时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师知议云：“既称成服，本备丧礼。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着衰斩，唯着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衰经。”中书舍人蔡景历、江德藻、谢岐等同师知议。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衰经？若言公卿胥吏并服衰经，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经而奉华盖，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议。”谢岐议曰：“灵筵祔宗庙，梓宫祔山陵，实如左丞议。但山陵鹵簿，备有吉凶，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衰，爰至士礼，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仪，非关成服。今谓梓宫灵辰，共在西阶，称为成服，亦无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备衰经。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岂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卫，最是近官，反鸣玉纁青，与平吉不异？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谓与成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属纆，不能多说。古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三缄，敬同高命。若万一不死，犹得展言，庶与群贤，更申扬榷。”文阿犹执所见，众议不能决，乃具录二议奏闻，上从师知议。

迁鸿胪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寻起为中书舍人，复掌诏诰。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帝崩，豫顾命。宣帝入辅，师知与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宣帝还东府，事觉，于北狱赐死。

初，文帝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为十卷。

谢岐，会稽山阴人也。父达，梁太学博士。

岐少机警，好学，仕梁为山阴令。侯景乱，流寓东阳。景平，依于张彪。彪在吴郡及会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讨，恒留岐监郡知后事。彪败，陈武帝引参机密，为兼尚书右丞。时军旅屡兴，粮储多阙，岐所在干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赠通直散骑常侍。

弟峤，笃学，为通儒。

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祖称，梁散骑侍郎。父栖忠，中权司马。

喜少好学，善草隶。陈武帝素知之。及镇京口，命喜与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谘禀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为领直，喜为尚书功论侍郎。及魏平江陵，喜与宣帝俱迁长安。文帝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陈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国，又遣喜入周，以家属为请。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后主还。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时为骠骑将军，仍以喜为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府朝文翰，皆喜词也。

文帝尝谓宣帝曰：“我诸子皆以‘伯’为名，汝诸子宜用‘叔’为称。”宣帝以访喜，喜即条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余人以启之，文帝称善。

文帝崩，废帝冲昧，宣帝录尚书辅政，仆射到仲举等矫太后令，遣宣帝还东府，当时疑惧，无敢厝言。喜即驰入，谓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愿加三思。”竟如其策。

右卫将军韩子高始与仲举通谋，其事未发，喜谓宣帝曰：“宜简人马配与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执，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为杖顺，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图之一壮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计。

及帝即位，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宣帝议北侵，敕喜撰军制十三条，诏颁天下，文多不载。论定策功，封东昌县侯，以太子右卫率、右将军行江夏、武陵、桂阳三王府国事。母忧去职，诏封喜母庾氏东昌国太夫人，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田，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历位御史中丞，五兵尚书，参掌选事。

及得淮南之地，喜陈安边之术，宣帝纳之，即日施行。帝又欲进兵彭、汴，以问喜，喜以为“淮左新平，边人未辑，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长之术也”。上不从。吴明彻卒俘于周。

喜后历丹阳尹，吏部尚书。及宣帝崩，叔陵构逆，敕中庶子陆琼宣旨，令南北诸军皆取喜处分。贼平，加侍中。

初，宣帝委政于喜，喜数有谏争，事并见从。自明彻败后，帝深悔不用其言，谓袁宪曰：“一不用喜计，遂令至此。”由是益见亲重，喜乃言无回避。时皇太子好酒德，每共亲幸人为长夜之宴，喜尝言之宣帝，太子遂衔之，即位后稍见疏远。及被始兴王伤，创愈，置酒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酣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踰年，喜见之不悛，欲谏而后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病，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将乞鄱阳兄弟，听其报讎，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若许报讎，欲置先皇何地？”后主曰：“当与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

至德元年，授永嘉内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静，人吏安之。遇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郡与丰州接，而素无备，

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贼平，授南安内史。祯明元年，征为光禄大夫，领左骁骑将军，道卒。有集十卷。子处冲嗣。

沈君理字仲伦，吴兴人也。祖僧叟，梁左户尚书。父巡，元帝时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禄大夫。

君理美风仪，博涉有识鉴。陈武帝镇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谒，深见器重，命尚会稽长公主。及帝受禅，拜驸马都尉，封永安亭侯，为吴郡太守。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君理总集士卒，修饰器械，深以干理见称。

文帝嗣位，累迁左户尚书。天嘉六年，为东阳太守。天康元年，以父忧去职，自请往荆州迎柩。朝议以在位重臣，难令出境，乃遣长兄君严往焉。及还，将葬，诏赠巡侍中、领军将军，谥曰敬子。

太建中，历位太子詹事，吏部尚书。宣帝以君理女为皇太子妃，赐爵望蔡县侯，位侍中、尚书右仆射。卒，赠翊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宪。君理弟君高、君公。

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刚直，有吏能。位卫尉卿，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谥祁子。

君公自梁元帝败后，常在江陵。祯明中，与萧瓛、萧岩叛隋归陈，后主擢为太子詹事。君公博学有才辩，善谈论，后主深器之。陈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斩于建康。

君理第五叔迈，亦方正有干局，位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

陆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也。祖翁宝，梁尚书水部郎。父泛，中散大夫。

山才倜傥，好尚文史，范阳张缜、缜弟绾并钦重之。

绍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镇南豫州，不知书疏，以山才为长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讨，克萧勃，禽欧阳颢，计画多出

山才。后文育重镇豫章金口，山才复为镇南长史、豫章太守。

文育为熊昙朗所害，昙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败琳将常众爱，由是山才获反。累迁度支尚书，坐侍宴与蔡景历言语过差，为有司所奏，免官。寻授散骑常侍，迁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卒，谥曰简子。

论曰：赵知礼、蔡景历属陈武经纶之日，居文房书记之任，此乃宋、齐之初傅亮、王俭之职。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务济时，盖其遇也。希祥劳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贞介所羞。元饶始终任遇，无亏公道，名位自卒，其殆优乎。子高权重为戮，亦其宜也。华皎经纶云始，既蹈元功，殷忧之辰，自同劲草，虽致奔败，未足为非。师知送往多阙，见忌新主，谋人之义，可无慎哉；然晚遇诛夷，非其过也。毛喜逢时遇主，好谋而成，见废昏朝，不致公辅，惜矣。沉、陆所以见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南史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傅縡 顾野王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吴兴武康人也。祖瑀，梁寻阳太守。父续，王府记室参军。

炯少有俊才，为当时所重。仕梁为尚书左户侍郎、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邺，以炯监郡。台城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使召炯，方委以书记，炯辞以疾，子仙怒，命斩之。炯解衣将就戮，碍于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所，或救之，仅而获免。子仙爱其才，终逼之令掌书记。及子仙败，王僧辩素闻其名，军中购得之，酬所获者钱十万，自是羽檄军书，皆出于炯。及简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劝进，僧辩令炯制表，当时莫有逮者。陈武帝南下，与僧辩会白茅湾，登坛设盟，炯为其文。及景东奔，至吴郡，获炯妻虞氏及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婴戮，特封原乡侯。僧辩为司徒，以炯为从事中郎。梁元帝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

魏克荆州，被虏，甚见礼遇，授仪同三司。以母在东，恒思归国，恐以文才被留，闭门却扫，无所交接。时有文章，随即弃毁，不令流布。

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乡之意。曰：“臣闻桥山虽掩，鼎湖之灶可祠；有鲁遂荒，大庭之迹无泯。伏惟陛下降德猗兰，纂灵丰谷，汉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礼日观而称功，横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乐，岂不然欤！既而运属上僊，道穷晏驾，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陵云故基，与原田而臙臙，别风余迹，带陵阜而芒芒，羁旅縲臣，岂不落泪。昔承明见厌，严助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反，恭闻故实，窃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微福。但雀台之吊，空怆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凄恋。”奏讫，其夜梦有宫禁之所，兵卫甚严，炯便以情事陈诉。闻有人言：“甚不惜放卿还，几时可至。”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历司农卿，御史中丞。

陈武帝受禅，加通直散骑常侍。表求归养，诏不许。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诏答曰：“当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无废也。”

初，武帝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徒众。以疾卒于吴中，赠侍中，谥恭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虞荔字山披，会稽余姚人也。祖权，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检，平北始兴王諮议参军。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倕甚异之。又尝诣征士何胤，时太守衡阳王亦造之，胤言于王，王欲见荔，荔辞曰：“未有板刺，无容拜谒。”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钦重，还郡，即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及长，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仕梁为西中郎法曹外兵参军，兼丹阳诏狱正。

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寻为司文郎，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时左右之任，多参权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唯荔与顾协泊然静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寻领大著作。

及侯景之乱，荔率亲属入台，除镇西谘议参军，舍人如故。台城陷，逃归乡里。侯景平，元帝征为中书侍郎。贞阳侯僭位，授扬州别驾，并不就。

张彪之据会稽，荔时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并书招之，迫切不得已，乃应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读。寻领大著作。

初，荔母随荔入台，卒于台内，寻而城陷，情礼不申，由是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虽任遇隆重，而居止俭素，淡然无营。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顾访。荔性沉密，少言论，凡所献替，莫有见其际者。

第二弟寄，寓于闽中，依陈宝应，荔每言之辄流涕。文帝哀而谓曰：“我亦有弟在远，此情甚切，他人岂知。”乃敕宝应求寄，宝应终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数往临视，令将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许，乃令住兰台。乘舆再三临问，手敕中使相望于道。又以蔬食积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气力稍减，方欲仗委，良须克壮。今给卿鱼肉，不得固从所执。”荔终不从。卒，赠侍中，谥曰德子。及丧柩还乡里，上亲出临送，当时荣之。子世基、世南，并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聪敏。年数岁，客有造其父，遇寄于门，嘲曰：“郎子姓虞，必当无智。”寄应声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入谓其父：“此子非常人，文举之对，不是过也。”

及长，好学，善属文。性冲静，有栖遁志。弱冠举秀才，对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国左常侍。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往有杂色宝珠，梁武观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之士龙也，将如何擢用？”寄闻之叹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仕者乎？”乃闭门称疾，唯以书籍自娱。岳阳王察为会稽太守，寄为中记室，领郡五官掾。在职简略烦苛，务存大体，曹局之内，终日寂然。

侯景之乱，寄随兄荔入台，及城陷，遁还乡里。张彪往临川，强寄俱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晋安。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陈武帝平侯景，寄劝令自结，宝应从之，乃遣使归诚。承圣元年，除中书侍郎，宝应爱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为僚属，委以文翰，寄固辞获免。

及宝应结昏留异，潜有逆谋，寄微知其意，言说之际，每陈逆顺之理，微以讽谏。宝应辄引说他事以拒之。又尝令左右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宝应蹶然起曰：“可谓智士。”寄正色曰：“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寄知宝应不可谏，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常居东山寺，伪称脚疾，不复起。宝应以为假托，遣人烧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欲安往？”所纵火者，旋自救之。宝应自此方信之。

及留异称兵，宝应资其部曲，寄乃因书极谏曰：

东山居士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流离艰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弥留，愒阴将尽，常恐卒填沟壑，涓尘莫报，是

以敢布腹心，冒陈丹款，愿将军留须臾之虑，少思察之，则冥目之日，所怀毕矣。

夫安危之兆，祸福之机，匪独天时，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据重位而不倾，执大节而不失，岂惑于浮辞哉。将军文武兼资，英威动俗，往因多难，仗剑兴师，援旗誓众，抗威千里。岂不以四郊多垒，共谋王室，匡时报主，宁国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济艰难，于时天下沸腾，人无定主，豺狼当道，鲸鲵横击，海内业业，未知所从。将军运动微之鉴，折从衡之辩，策名委质，自托宗盟，此将军妙算远图，发于衷诚者也。及主上继业，钦明睿圣，选贤与能，群臣辑睦，结将军以维城之重，崇将军以裂土之封，岂非宏谟庙略，推赤心于物者也。屡申明诏，款笃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将军惑于邪说，翻然异计，寄所以疾首痛心，泣尽继之以血，万全之策，窃为将军惜之。寄虽疾侵毫及，言无足采，千虑一得，请陈愚算。愿将军少戢雷霆，除其晷刻，使得尽狂瞽之说，披肝胆之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远被，天纲再张，地维重纽。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即瓦解冰泮，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拥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称孤，其事甚明，三也。且圣朝弃瑕忘

过，宽厚待人，改过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颢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罪异毕谏，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数人者，将军所知，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其余将帅亦可见矣。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将军之强，孰如侯景？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人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历观前古，鉴之往事，子阳、季孟倾覆相寻，余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弗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于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梁安背向为心，修忤匹夫之力，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夫以汉朝吴、楚，晋室颖、颢，连城数十，长戟百万，拔本塞源，自图家国，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为将军计者，莫若不远而复，绝亲留氏，秦郎、快郎，随遣入质，释甲偃兵，一遵诏旨。且朝廷许以铁券之要，申以白

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闻明者鉴未形，智者不再计，此成败之效，将军勿疑，吉凶之几，间不容发。方今蕃维尚少，皇子幼冲，凡预宗枝，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岂不身与山河等安，名与金石相弊？愿加三思，虑之无忽。

寄气力绵微，余阴无几，感恩怀德，不觉狂言，鈇钺之诛，甘之如荠。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宝应败走，夜至蒲田，顾谓其子扞秦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宝应既禽，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皆诛，唯寄以先识免祸。

初，沙门慧标涉猎有才思，及宝应起兵，作五言诗以送之曰：“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宝应得之甚悦。慧标以示寄，寄一览便止，正色无言。慧标退，寄谓所亲曰：“标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终。”后竟坐是诛。

文帝寻敕都督章昭达发遣寄还朝，及至，谓曰：“管宁无恙，甚慰劳怀。”顷之，帝谓到仲举曰：“衡阳王既出合，须得一人旦夕游处，兼掌书记，宜求宿士有行业者。”仲举未知所对，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谢，帝曰：“所以暂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后除东中郎建安王谘议，加戎昭将军。寄乃辞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于是令长停公事，其有疑议，就以决之，但朔旦笺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后卒。

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临危执节，则辞气凜然，白刃不惮也。自流寓南土，与兄荔隔绝，因感气病。每得荔书，气辄奔剧，危殆者数矣。前后所居官，

未尝至秩满，裁期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谢病私庭，每诸王为州将，下车必造门致礼，命释鞭板，以几杖侍坐。尝出游近寺，闾里传相告语，老幼罗列，望拜道左。或言誓为约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笔，遭乱并多散失。

傅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也。父彝，梁临沂令。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太清末，丁母忧，在兵乱中，居丧尽礼，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称之。后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王琳闻其名，引为府记室。琳败，随琳将孙瑒还都。时陈文帝使颜晃赐瑒杂物，瑒托縡启谢，词理周洽，文无加点。晃还言之文帝，召为撰史学士。再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撰史如故。

縡笃信佛教，从兴皇寺慧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寻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使齐，还，累迁太子庶子、仆。

后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縡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甚为后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沉客卿以佞见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譖之，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于狱中上书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黔黎，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讎，视百姓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兆庶流离，转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人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稍解，使谓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

于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穷其事，赐死狱中。有集十卷。

緯虽强直有才，而毒恶傲慢，为当世所疾。及死，有恶蛇屈尾来上灵床，当前受祭酹，去而复来者百余日。时时有弹指声。

时有吴兴章华，字仲宗，家本农夫，至华独好学，与士君子游处，颇通经史，善属文。侯景之乱，游岭南，居罗浮山寺，专精习业。欧阳頔为广州刺史，署为南海太守。頔子纆败，乃还都。后主时，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辞以疾。祯明初，上书极谏，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书奏，后主大怒，即日斩之。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也。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术知名。

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为临贺王府记室。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于东府起斋，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及侯景之乱，野王丁父忧，归本郡，乃召募乡党，随义军援都。野王体素清羸，裁长六尺，又居丧过毁，殆不胜哀。及杖戈被甲，陈君臣之义，逆顺之理，抗辞作色，见者莫不壮之。城陷，逃归会稽。

陈天嘉中，敕补撰史学士。太建中，为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后为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

事。卒，赠秘书监，右卫将军。

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厉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时。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时有萧济字孝康，东海兰陵人也。好学，博通经史。仕梁为太子舍人。预平侯景功，封松阳县侯。陈文帝为会稽太守，以济为宣毅府长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历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书，卒。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太常卿信之九世孙也。父僧垣，梁太医正。及元帝在荆州，为晋安王谘议参军。后入周，位遇甚重。

察幼有至性，六岁诵书万余言。不好戏弄，励精学业，十二能属文。僧垣精医术，知名梁代，二宫所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兼尚书驾部郎。遇梁室丧乱，随二亲还乡里。在乱离间，笃学不废。元帝于荆州即位，授察原乡令。后为佐著作，撰史。

陈永定中，吏部尚书徐陵领大著作，复引为史佐。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寻为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着西聘道里记。使还，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侍郎。

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

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缚，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后历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丁内忧去职。俄起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后主立，兼东宫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书侍郎，转太子仆，余并如故。

初，梁室沦没，察父僧垣入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后主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仍敕申专加譬抑。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频让不许。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阕，除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察既累居忧戚，斋素日久，因加气疾。后主尝别召见，为之动容，命停长斋，令从晚食。又诏授秘书监，领著作，奏撰中书表集。历度支、吏部二尚书。

察自居显要，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曰：“吾所衣着，止是麻布蒲练，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察厉色驱出，自是莫敢馈遗。

陈亡入隋，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史。又敕于朱华阁长参。文帝知察蔬菲，别日独召入内殿，赐果菜，指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

开皇十三年，袭封北绛郡公。察在陈时聘周，因得与父僧垣相见，将别之际，绝而复苏。至是承袭，愈更悲感，见者莫不为之歔歔。丁后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之中，有白鸠巢于户上。

仁寿二年，诏除员外散骑常侍、晋王侍读。炀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及改易衣冠，删定朝式，预参对问。大业二年，终于东都。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羸车即送厝旧茔北。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菜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初，察欲读一藏经，并已究竟，将终，曾无痛恼，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后身体柔软，颜色如恒。两宫悼惜，赠赙甚厚。

察至孝，有人伦鉴识，冲虚谦逊，不以所长矜人。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所着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开皇中，文帝遣中书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临亡，戒子思廉撰续。思廉在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会稽王主簿。

论曰：沉炯才思之美，足以继踵前良。然仕于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于运逢交丧，驱驰戎马，所在称美，用舍信有时焉。虞荔弟兄，才行兼着，崎岖丧乱，保兹贞一，并取贵时主，岂虚得乎。傅縡聪警特达，才气自负，行之平日，其犹殆诸；处以危邦，死其宜矣。顾、姚栖托艺文，蹈履清直，文质彬彬，各践通贤之域，美矣乎！

南史卷七十

列传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骥 申恬 杜慧度 阮长之 甄法崇 傅琰
虞愿 王洪范 沈瑀 范述曾 孙谦 何远 郭祖深

昔汉宣帝以为“政平讼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诸侯也。故长吏之职，号曰亲人。至于道德齐礼，移风易俗，未有不由之矣。

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俭御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文帝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服，六戎薄伐，兴师命将，动在济时。费由府实，事无外扰。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举境外捍，于是倾资扫蓄，犹有未供，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迄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向时之盛，自此衰矣。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孝

武末年，清暑方构，及永初受命，无所改作，所居唯称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称。及孝武承统，制度滋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绉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继祚，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人之官，迁变岁属，突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人乖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化莫从。

齐高帝承斯奢纵，辅立幼主，思振人瘼，风移百城。为政末期，擢山阴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乃损华反朴，恭己南面，导人以躬，意存勿扰。以山阴大邑，狱讼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狱丞，与建康为比。永明继运，垂心政术，杖威善断，犹多漏网，长吏犯法，封刃行诛。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水旱之灾，辄加振恤。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淶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明帝自在布衣，达于吏事，及居宸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属以魏军入伐，疆场大扰，兵车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继以昏乱，政由群孽，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哀刻聚敛，侵扰黎甿。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

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乱之始，仍下宽书。东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及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瘼恤隐。乃命輶轩以省方俗，置肺石以达穷人。劳己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货，计丁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锦之饰。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圆案所陈，不过三盏，盖以俭先海内也。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于前，亲勸政道。始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

刘驥为晋安太守。溉等居官，并以廉洁着。又着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令，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有异绩，以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公，以为宣城太守。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斯亦近代奖劝之方也。

案前史各立循吏传，序其德美，今并掇采其事，以备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也。初为龙骧将军刘道怜参军，随府转征虏左军参军，随道怜北征广固，赐爵建城县五等侯。参宋武帝中军军事、临淮太守。复为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为将佐十余年，清谨勤正，甚为武帝所知赏。

元嘉中，历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着美绩，甚得方伯之体，论者称之。

累迁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八关斋呈事，翰省讫，语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于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类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于官。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

兄坦颇涉史传，宋武帝平长安，随从南还。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人，南朝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恒以此慨然。尝与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出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

本中华高族，亡曾祖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伦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累迁长沙王义欣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魏撤河南戍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废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文帝诛。初，武帝平关、洛，致钟虞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中，至是帝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钟于洛水，骥乃遣使给之曰：“虏既南度，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众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钟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及至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入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偏裨小将莫及。

十七年，骥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着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人所称咏。后征为左军将军，兄坦代为刺史，北土以为荣焉。

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文帝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及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上遣主书诘责骥，并检开函之主。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卒官。

第五子幼文薄于行，明帝初，以军功封邵阳县男，寻坐巧妄夺爵。后以发太尉庐江王祗谋反事，拜给事黄门侍郎。废帝元徽中为散骑常侍。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与沉勃、孙超

之居止接近，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辄在幼文门墉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为长水校尉，亦诛。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钟，为石季龙司徒。宋武帝平广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晋，并以干用见知。武帝践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历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谟与朱修之守滑台。魏克滑台见虏。后得还，为竟陵太守。

恬初为骠骑刘道怜长兼行参军。宋受命，辟东宫殿中将军，度还台，直省十年，不请休急。历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绩。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郡境边接任榛，屡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贼来，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诸军事、泰山太守，威惠兼着，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镇历下，以恬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济南太守。孝武践阼，为青州刺史，寻加督。齐地连岁兴兵，百姓雕弊，恬防御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

性清约，频处州郡，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后拜豫州刺史，以疾征还，道卒。死之日，家无遗财。

子寔，南谯太守。谟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谦，临川内史。

永子坦，孝建初为太子右卫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孝武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东阳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军已去。坦建议任榛亡命，屡犯边人，今军出无功，宜因此翦扑，上从之。亡命先已闻知，举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弃市，群臣为请莫得。将行刑，始兴公沉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尚方。寻被宥，复为骠骑将军。

疾卒。

子令孙，明帝时为徐州刺史，讨薛安都。行至淮阳，即与安都合。弟阐时为济阴太守，戍睢陵城，奉顺不同安都，安都攻围不能克。会令孙至，遣往睢陵说阐，阐降，杀之。令孙亦见杀。

杜慧度，交址朱鸢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址。父瑗字道言，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址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遯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瑗收众斩逊，州境获宁。后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宋武帝义旗建，进号冠军将军。卢循窃据广州，遣使通好，瑗斩之。义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赠右将军。

慧度，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年春，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于石碕，破之。循虽破，余党皆习兵事，李逊子孙李弈、李移、李脱等皆奔窜石碕，盘结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与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节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军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财以充劝赏，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循众舰俱然，一时散溃。循中箭赴水死。斩循及父赧并循二子，并传首建邺。封慧度龙编县侯。

武帝践阼，进号辅国将军。其年，南讨林邑，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乃释之。遣长史江攸奉表献捷。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人饥，则以私禄振给。为政纤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卒，追赠左将军。以慧度长子弘文为振远将军、交州刺史。

初，武帝北征关、洛，慧度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继父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袭爵龙编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

徽为交州刺史，弘文被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以报所荷；况亲被征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见弘文舆疾就路，不忍别，与到广州，遂卒。临死，遣弟弘猷诣建邺，朝廷甚哀之。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为豫州刺史，和之先历始兴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盗贼屏迹。每出猎，猛兽伏不敢起。

阮长之字景茂，一字善业，陈留尉氏人也。祖思旷，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骠骑谘议参军。

长之年十五丧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犹积载。闲居笃学，未尝有惰容。

初为诸府参军，母老，求补襄垣令，督邮无礼鞭之，去职。后拜武昌太守。时王弘为江州，雅相知重，引为车骑从事中郎。

元嘉十一年，除临海太守，在官常拥败絮。至郡少时，母亡，葬毕不胜忧卒。

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始以元嘉未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初发都，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辄录，后归，悉以还之。为中书郎直省，夜往邻省，误着履出合，依事自列。门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后所莅官，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称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岂直以清苦见惜。”子师门，原乡令。

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骑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

前宋县令成浦为政宽济，遗咏在人。前颍阳令李熙国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厉。应加褒赉，以劝于后。”各被褒赐。歆之字叔道，河东人。曾祖愆期有名晋世，官至南蛮校尉。歆之位左户尚书、光禄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闻。法崇，宋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整，县境肃然。于时，南平繆士通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听事，士通前见。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县人宋雅见负米千余石不还，令儿穷弊不自存，故自诉。”法崇因命口受为辞，因逊谢下席。而法崇为问，宋家狼狈输送。太守王华闻而叹美之。

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苳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苳还，于苳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因谓曰：“五月披羊裘而负薪，岂拾遗金者邪。”卒还金。梁武帝布衣而闻之，及践阼，以西昌侯藻为益州刺史，乃以彬为府录事参军，带郫县令。将行，同列五人，帝诫以廉慎。至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属。”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礼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灵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历显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彦先，员外散骑侍郎。父僧佑，山阴令，有能名。

琰美姿仪，仕宋为武康令，迁山阴令，并着能名，二县皆谓之傅圣。赐爵新亭侯。元徽中，迁尚书左丞。母丧，邻家失火，延烧琰屋，抱柩不动。邻人竞来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间已被烟焰。

齐高帝辅政，以山阴狱讼烦积，复以琰为山阴令。卖针、

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挂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琰父子并着奇绩，时云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

升明中，迁益州刺史。自县迁州，近世罕有。齐建元四年，征骁骑将军、黄门郎。永明中，为庐陵王安西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卒。琰丧西还，有诏出临哭。

时长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刘闾慰、晋平太守丘仲起、长城县令何敬叔、故鄣县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沉字彦流，东海人，历钱唐、山阴、秣陵令，南平、长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禄而居处日贫。死之日无宅可憩，故吏为营棺柩。闾慰自有传。仲起见沉宪传，敬叔见子思澄传。

寂之字德玄，吴兴乌程人。年十七，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县夜还，前驱已至，而寂之不肯开门，曰：“不奉墨旨。”彧方于车中为教，然后开。彧叹曰：“不意鄧君章近在台下。”即转为主簿。在县专以廉洁御下。于时丹徒县令沉嶷之以清廉抵罪，寂之闻之曰：“清吏真不可为也，政当处季孟之间乎。”

嶷之吴兴武康人，性疏直，在县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润日至，遂锁系尚方。叹曰：“一见天子足矣。”上召问曰：“复欲何陈？”答曰：“臣坐清所以获罪。”上曰：“清复何以获罪？”曰：“无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为谁？”嶷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诸贤皆是。若臣得更鸣，必令清誉日至。”嶷之虽危言，上亦不责。后知其无罪，重除丹徒令。入县界，吏人候之，谓曰：“我今重来，当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又有汝南周洽，历句容、曲阿、上虞、吴令，廉约无私，

卒于都水使者。无以殓敛，吏人为买棺器。齐武帝闻而非之，曰：“洽累历名邑而居处不理，遂坐无车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贬，无论褒恤。”乃敕不给赠赙。

琰子翊，为官亦有能名，后为吴令，别建康令孙廉，廉因问曰：“闻丈人发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无他也，唯勤而清。清则宪纲自行，勤则事无不理。宪纲自行则吏不能欺，事自理则物无疑滞，欲不理得乎。”时临淮刘玄

明亦有吏能，历山阴、建康令，政常为天下第一，终于司农卿。后翊又代玄明为山阴令，问玄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临别当相示。”既而曰：“作县令唯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策也。”翊天监中为建康令，复有能名，位骠骑谘议。子岐。

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后兼尚书金部郎，母忧去职，居丧尽礼。服阕后疾废久之，复除始新令。县人有因斗相殴而死，死家诉郡，郡录其仇人，考掠备至，终不引咎。郡乃移狱于县，岐即令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首服。法当偿死，会冬节至，岐乃放其还家。狱曹掾固争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负信，县令当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叹异，遽以状闻。岐后去县，人无老少皆出境拜送，号哭闻数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安西中记室，兼舍人如故。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对。大同中与魏和亲，其使岁中再至，常遣岐接对焉。

太清元年，累迁太仆，司农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余年，机事密勿，亚于朱异。此年冬，贞阳侯萧明伐彭城，兵败，囚于魏。二年，明遣使还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义。

左卫朱异曰：“边境且得静寇息人，于事为便。”议者并然之。岐独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政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复新败退，今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和不可许。”异等固执，帝遂从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举兵入寇，请诛朱异。

三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二月，侯景于阙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当解围还镇。敕许之，乃于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执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许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与景盟讫，城中文武喜跃，冀得解围。岐独言于众曰：“贼举兵为逆，岂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叹服。寻有诏，以岐勤劳，封南丰县侯。固辞不受。宫城失守，岐带疾出围，卒于宅。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也。祖赉，给事中、监利侯。父望之早卒。赉中庭橘树冬熟，子孙竞来取之。愿年数岁独不取，赉及家人皆异之。

宋元嘉中，为湘东王国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学涉，兼蕃国旧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帝性猜忌，体肥憎风，夏月常着小皮衣。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风起方面，辄先启闻。星文灾变，不信太史，不听外奏，敕灵台知星二人给愿，常内省直，有异先启，以相检察。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驱曳下殿，愿徐去无异容。以旧恩，少日中已复召

入。

帝好围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碁，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碁，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虽数忤旨，而蒙赏赐犹异余人。迁兼中书郎。

帝寝疾，愿常侍医药。帝尤好逐夷，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食数钵。谓扬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颇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贫素致之甚难。”帝甚悦。食逐夷积多，胸腹痞胀，气将绝。左右启饮数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犹至三升。水患积久，药不复效。大渐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

愿以侍疾久，转正员郎。出为晋平太守。在郡不事生业。前政与百姓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鬻蛇，胆可为药。有遗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山，经宿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海边有越王石，常隐云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就观视，清彻无所隐蔽。后琅邪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

以母老解职，除后军将军。褚彦回尝诣愿，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彦回叹曰：“虞君之清至于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

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兄季为上虞令卒，愿从省步出还家，不待诏便归东。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

愿尝事宋明帝，齐初，神主迁汝阴庙，愿拜辞流涕。建元元年卒。愿着五经论问，撰会稽记，文翰数十篇。

王洪范，上谷人也。宋泰始中，魏克青州，洪范得别驾清河崔祖欢女，仍以为妻。祖欢女说洪范南归。宋桂阳王之难，随齐高帝镇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无洪范何有哉，苍生方乱，岂可一日无公。”帝甚赏之。

后为晋寿太守，多昧赃贿，为州所按。大惧，弃郡奔建邺。高帝辅政，引为腹心。建武初，为青、冀二州刺史，悔为晋寿时货赅所败，更励清节。先是青州资鱼盐之货，或强借百姓麦地以种红花，多与部下交易，以祈利益。洪范至，一皆断之。启求侵魏，得黄郭、盐仓等数戍。后遇败，死伤涂地，深自咎责。乃于谢禄山南除地，广设茵席，杀三牲，招战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恸哭不自胜，因发病而亡。洪范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泪。

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书右丞，兼都水使者，历职称为清能。后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吴兴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谋反，昶先去之，及败坐系狱。瑀诣台陈请得免罪，由是知名。为奉朝请，尝诣齐尚书左丞殷洎，洎与语及政事，甚器之，谓曰：“观卿才干，当居吾此职。”

司徒竟陵王子良闻瑀名，引为府行参军，领扬州部传从事。时建康令沉徽孚恃势傲瑀，瑀以法绳之，众惮其强。子良甚相知赏，虽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复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尝使送人丁，速而无怨，遥光谓同使吏曰：“尔何不学沉瑀所为。”乃令瑀专知州狱事。

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便办。扬州书佐私行，诈称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书佐归诉遥光，遥光曰：

“沉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诈。明帝复使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帝益善之。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

去官还都，兼行选曹郎，随陈伯之军至江州。会梁武起兵围郢城，瑀说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凶凶，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伯之遂降。

初，瑀在竟陵王家，素与范云善，齐末尝就云宿，梦坐屋梁柱上，仰见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为帝说之，帝曰：“云得不死，此梦可验。”及帝即位，云深荐瑀，自暨阳令擢兼尚书右丞。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言瑀催督运输，军国获济。帝以为能，迁尚书驾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荐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干，帝并纳之。

以母忧去职，起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诉无所通，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得自拟贵人！”悉使着芒屨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捶。瑀微时尝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瑀廉洁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后为安南长史、寻阳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为信威萧颖达长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谏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谓人曰：“我死而后已，终不能倾侧面从。”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为颖达害焉。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颖彦，吴郡钱唐人也。幼好学，从余

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为王者师。”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时，齐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起家宋晋熙王国侍郎。齐初至南郡王国郎中令，迁太子步兵校尉，带开阳令。述曾为人骞谔，在宫多所谏争，太子虽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号为周舍。太子左卫率沉约亦以述曾方汲黯。

齐明帝即位，为永嘉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横阳县山谷峻峻，为逋逃所聚，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述曾下车，开示恩信，凡诸凶党，襁负而出，编户属籍者二百余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业。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下诏褒美，征为游击将军。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笼朴十余枚而已。

东昏时，拜中散大夫，还乡里。梁武帝践阼，乃轻行诣阙，仍辞还。武帝下诏褒美，以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无资。以天监八年卒。注易文言，着杂诗赋数十篇。

后有吴兴丘师施亦廉洁称，罢临安县还，唯有二十笼簿书，并是仓库券帖。当时以比述曾。位至台郎。

孙谦字长逊，东莞莒人也。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乡里称其敦睦。仕宋为句容令，清慎强记，县人号为神明。宋明帝以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竞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着。

视事三年，征还为抚军中兵参军，迁越骑校尉、征北司马。府主建平王将称兵，患谦强直，托事遣使至都，然后作乱。及

建平诛，迁左军将军。

齐初，为钱唐令，御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辞不受。每去官辄无私宅，借空车厩居焉。

永明初，为江夏太守，坐被代辄去郡，系尚方，顷之，免为中散大夫。明帝将废立，欲引谦为心膂，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谦不愿处际会，辄散甲士，帝虽不罪而弗复任焉。

梁天监六年，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犹强力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兽暴，谦至绝迹。及去官之夜，猛兽即害居人。谦为郡县，常勤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

九年，以老征为光禄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洁，甚礼异焉。每朝见，犹请剧职自效。帝笑之曰：“朕当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诏加优秩，给亲信二十人，并给扶。

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蘧蔭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帟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年逾九十，强壮如五六十者。每朝会，辄先众到公门。力于仁义，行己过人甚远。从兄灵庆尝病寄谦，谦行出，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实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有彭城刘融行乞，疾笃无所归，友人輿送谦舍，谦开听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礼殡葬，众咸服其行义。末年，头生二肉角，各长一寸。

十五年，卒官，时年九十二。临终遗命诸子曰：“吾少无人间意，故自不求闻达，而仕历三代，官成两朝，如我资名，或蒙赠谥，自公体耳。气绝即以幅巾就葬，每存俭率。比见鑿车过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蔭，王孙裸入后地，虽是匹夫之节，取于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圻足容枢。旆书爵里，无曰不然。旒表命数，差可停息。直僦糯床，装之以蓆。以常

所乘者为魂车，他无所用。”第二子贞巧，乃织细蓆装鏹，以篋为铃佩，虽素而华。帝为举哀，甚悼惜之。

从子廉字思约。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齐时已历大县，尚书右丞。天监初，沈约、范云当朝用事，廉倾意奉之。及中书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结附。凡贵要每食，廉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广陵高爽有险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记。爽尝有求不遂，乃为履谜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讥其不计耻辱，以此取名位。然处官平直，遂以善政称。武帝尝曰：“东莞二孙，谦、廉而已。”

何远字义方，东海郟人也。父慧炬，齐尚书郎。远仕齐为奉朝请，豫崔慧景败亡事，抵尚书令萧懿，懿深保匿焉。会赦出。顷之，懿遭难，子弟皆潜伏，远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发觉，远踰垣以免，融遇祸，远家属系尚方。远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寿阳见刺史王肃，求迎梁武帝，肃遣兵接送。武帝见远谓张弘策曰：“何远丈夫，而能破家报旧德，未易及也。”

武帝践阼，以奉迎勋，封广兴男，为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远与恢素善，在府尽其志力，知无不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迁武昌太守。远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折节为吏，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撻水还之，其它事率多如此。迹虽似伪，而能委曲用意。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人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远度己无赃，就测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

除名。

后为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人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彬去，远送至境，进斗酒只鹅而别。彬戏曰：“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经寇抄，远尽心绥理，复著名迹。期年，迁树功将军、始兴内史。时泉陵侯朗为桂州，缘道多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

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奉钱，并无所取，岁暮择人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然其听讼犹人也，不能过绝。而性果断，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政状，帝每优诏答焉。后历给事黄门侍郎，信武将军，监吴郡。在吴颇有酒失。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讎，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

远性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所会遇，未尝以颜色下人。是以多为俗士所疾恶。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同之，不能记也。后为征西谘议参军、中抚军司马，卒。

郭祖深，襄阳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从。后随蔡道恭在司州。陷北还，上书言境上事，不见用。选为长兼南梁郡丞，徙后军行参军。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祖深與棣诣阙上封事，其略曰：

大梁应运，功高百王，慈悲既弘，宪律如替。愚辈罔识，

褻慢斯作。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入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

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墮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

夫君子小人，智计不同，君子志于道，小人谋于利。志于道者安国济人，志于利者损物图己。道人者害国小人也，忠良者捍国君子也。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论外则有勉、舍，说内则有云、旻。云、旻所议则伤俗盛法，勉、舍之志唯愿安枕江东。主慈臣悞，息谋外甸，使中国士女南望怀冤，若贾谊重生，岂不恸哭。臣今直言犯颜，罪或容宥，而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所以不惮鼎镬区区必闻者，正以社稷计重而蝼蚁命轻。使臣言入身灭，臣何所恨。

夫谋臣良将，何代无之，贵在见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臣子之节，谏争是谁？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

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过实在下而谪见于上，遂使圣皇降诚，躬自引咎，宰辅晏然，曾无谦退。且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尸禄竞利，不尚廉洁。累金积镪，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尔？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严则人思善，德多则物生恶，恶不可长，欲不可纵。伏愿去贪浊，进廉平，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谨上封事二十九条，伏愿抑独断之明，少察愚瞽。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又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虽肆眚时降，荡涤惟始，而监符犹下旧日，限以严程。上不任信下，转相督促。台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竞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

庸才，望风畏伏。于是敛户课，荐其筐篚，使人纳重货，许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矫俗，则严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贪利，以事上官。又“请断界首将生口入北，及关津废替，须加纠擿”；又言“庐陵年少，不宜镇襄阳；左仆射王暕在丧，被起为吴郡，曾无辞让”。其言深刻。又“请复郊四星”。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钟陵令，员外散骑常侍。

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加云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严清刻。由来王侯势家出入津，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舍赃罪。远近侧足，莫敢纵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早青瓜，祖深报以疋帛。后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众。朝野惮之，绝于干请。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列阵未敢进，仍令所亲人先登，不时进，斩之。遂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

论曰：善政之于人，犹良工之于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汉世户口殷盛，刑务简阔，郡县之职，外无横扰，劝赏威刑，事多专断，尺一诏书，希经邦邑。吏居官者或长子孙，皆敷德政以尽人和，兴义让以存简久。故龚、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伪繁起，人减昔时，务殷前世。立绩垂风，难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抚前代之俗，则武城弦歌，将有未暇，淮阳卧镇，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盖化有醇薄者也。

南史卷七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严植之 司马筠 卞华 崔灵恩
孔金 卢广 沉峻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袞 郑灼 全缓
张讥 顾越 沈不害 王元规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晋著作郎滔之曾孙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

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二绝。

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至石门作贪泉铭。

齐建元中，上书劝封禅，高帝以为其礼难备，不从。仕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及竟，又欲与定礼乐，会俭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

梁台建，召拜司徒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

年八十二。

曼容多伎术，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子暉。

暉字玄曜，幼传父业，能言玄理，与乐安任昉、彭城刘曼俱知名。仕齐位东阳郡丞、鄞令。时曼容已致仕，故频以外职处暉，令得养焉。

梁武帝践阼，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

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政务安静，郡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湘州刺史以闻。诏勘有十五事为吏人所怀，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阳时。人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其厉志如此。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

征为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时始兴内史何远累着清绩，武帝擢为黄门侍郎，俄迁信武将军、监吴郡事。暉自以名辈素在远前，为吏俱称廉白，远累见擢，暉循阶而已，意望不满，多托疾居家。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因留会稽筑宅，自表解职。诏以为豫章内史，乃出拜。书侍御史虞暉奏曰：“风闻豫章内史伏暉，去岁启假，以迎妹丧为辞，因停会稽不去。入东之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暉历典二邦，少免贪浊，此自为政之本，岂得称功？常谓人才品望居何远之右，而远以清见擢，名位转隆。暉深怀诽怨，形于辞色。天高听卑，无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曰：‘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暉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土风，可豫章内史。’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而不亡魂破胆，归罪有司。而冒宠不辞，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体，行路沸腾，辨迹求心，无一可恕。请以暉大不敬论。”有诏勿论，暉遂得就郡。

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国子博士，未赴卒。

初，暉父曼容与乐安任遥皆昵于齐太尉王俭，遥子昉及暉并见知。顷之，昉才遇稍盛，齐未已为司徒左长史，暉独滞于参军事，及终名位略相侔。暉性俭素，车服粗恶，外虽退静，内不免心竞，故见讥于时。然能推荐后来，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标，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父友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日下无双。”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

梁武帝师至，挺迎谒于新林，帝见之甚悦，谓之颜子，引为征东行参军，时年十八。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为晋陵、武康令。罢县还，仍于东郊筑室，不复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处当世，朝中势素多与交游，故不能久事隐静。后遂出仕，除南台书侍御史。因事纳贿被劾，惧罪，乃变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天心寺。会邵陵王为江州，暉挺之镇。王好文义，深被恩礼。挺不堪蔬素，因此还俗。侯景乱中卒。着述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进，怨朝廷，后遂尽心侯景。袭郢州，围巴陵，军中书檄皆其文也。言及西台，莫不剧笔。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权倾内外。景败，被送江陵，于狱幽死。

挺弟捶亦有才名，为邵陵王记室参军。

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晋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祖邵之，宋员外散骑常侍。父歆，齐奉朝请。

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太尉王俭雅相推重。起家扬州从事，仍为总明馆学士。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结草为

经，屈手巾为冠，诸生有未晓者，委曲诱诲，都下称其醇儒。

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讲。时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皆已卒，都下硕儒唯佟之而已，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后为骠骑司马。永元末，都下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性好洁，一日之中洗涤者十余过，犹恨不足，时人称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后，常设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余年。当世服其孝行。

于时又有遂安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翦虫秽，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贞正，善医术，与徐嗣伯埒名。子聪能世其家业。

佟之自东昏即位，以其凶虐，乃谢病，终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践阼，以为尚书左丞。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义，多所裨益。天监二年卒官。故事，左丞无赠官者，帝特诏赠黄门侍郎，儒者荣之。所着文章礼议百许篇。子朝隐、朝晦。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也。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性淳孝谨厚，不以所长高人。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年。

仕齐为广汉王国右常侍，仍侍王读。及王诛，国人莫敢视，植之独奔哭，手营殡敛，徒跣送丧墓所，为起冢，葬毕乃还。当时义之。后为康乐令。植之在县清白，人吏称之。

梁天监二年，诏求通儒修五礼，有司奏植之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人。迁中抚记室参军，犹兼博士。卒于馆。植之自疾后便不受禀奉，妻子困乏。及卒，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

植之性慈仁，好行阴德，在閤室未尝怠也。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又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问之，云“姓黄，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疗之，经年而愈。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也。晋譙王承七代孙。祖亮，宋司空从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齐奉朝请，始安王遥光使掌文记。遥光之败，曹武入城见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见杀。”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见事不捷，便以义师为贼。”武舍之去，寻兵至见杀。

筠少孤贫好学，师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及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梁天监初为暨阳令，有清绩。入拜尚书祠部郎。

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在都，丧祭无主。中书舍人周舍议曰：“贺彦先称：‘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小功服无从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无服明矣。寻门内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案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诸子，宜以成服日单衣一日为位受吊。”制曰：“二王在远，世子宜摄祭事。”舍又曰：“礼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可着细布衣，绢为领带，三年不听乐。又礼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谓无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礼秩，则当祔庙，五世亲尽乃毁。陈太妃命数之重，虽则不异，慈孙既不从服，庙食

理无传祀，子祭孙止，是会经文。”武帝由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筠议：“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依礼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案曾子问云：‘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此指谓国君之子也。’若国君之子不服，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丧服经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子也。’郑玄引内则，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则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傥其服者止卿大夫，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为不然，曰：“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母亦无服矣。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俱阙邪？由是推之，内则所言诸母，是谓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对，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经言‘君子子’者，此虽起于大夫，明大夫犹尔，自斯

以上，弥应不异。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总言曰贵，无所不包。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则知慈加之义，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

后为尚书左丞，卒于始兴内史。子寿传父业，明三礼，位尚书祠部郎，曲阿令。

卞华字昭岳，济阴宛句人，晋骠骑将军壶六世孙也。父伦之，齐给事中。

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及长，遍习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场同业友善。梁天监中，为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位尚书仪曹郎，吴令，卒。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奂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着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

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浑，论浑不合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

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又出为桂州刺史，卒官。

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三

十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奭，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三为五经博士，后为海盐、山阴二县令。奭儒者不长政术，在县无绩。太清乱，卒于家。

子淑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奭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范阳涿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谡之后也。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唯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后为寻阳太守、武陵王长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也。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沉麟士，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睡则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为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弟谓宜即用此人，令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及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启峻及孔子祛补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官。

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吴太史慈后也。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为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故江外人士皆传其学。峻子文阿。

文阿字国卫，性刚强，有膂力。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梁简文引为东宫学士。及撰长春义记，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

及侯景寇逆，简文别遣文阿募士卒援都。台城陷，与张嵎保吴兴，嵎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陈武帝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绍泰元年，入为国子博士。寻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自太清之乱，台阁故事，无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时常掌朝仪，颇有遗稿，于是斟酌裁撰，礼度皆自之出。

及陈武帝受禅，文阿辄弃官还武康，帝大怒，发使往诛之。时文阿宗人沉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缚锁颈，致于上前。上视而笑之，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

武帝崩，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议大行皇帝灵座挟御衣服之制，语在师知传。及文帝即位，克日谒庙，尚书左丞庾持奉诏遣博士议其礼。文阿议曰：

人物推移，质文殊轨，圣贤因机而立教，王公随时以适宜。夫千人无君，不败则乱，万乘无主，不危则亡。当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丧，祸几覆国。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仪，始殡受麻冕之策，斯盖示天下以有主，虑社稷之艰难。逮乎末叶从横，汉承其弊，虽文、景刑厝，而七国连兵，

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称诏，此皆有为而为之，非无心于礼制也。今国讳之日，虽抑哀于玺绂之重，犹未序于君臣之仪。古礼，朝庙退坐正寝，听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庙还，宜御太极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卫者也。

其壤奠之节，周礼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执璧，此以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复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烧经典，威仪散灭，叔孙通定礼，尤失前宪，奠贄不珪，致享无帛，公王同璧，鸿胪奏贺。若此数事，未闻于古，后相沿袭，至梁行之。夫称觴奉寿，家国大庆，四厢雅乐，歌奏欢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岂同于惟新之礼乎？且周康宾称奉珪，无万寿之献，此则前准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荐璧之仪，无贺酒之礼。谨撰谒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如别。诏可施行。寻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领羽林监。仍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天嘉中卒，赠廷尉卿。所撰仪礼八十余条，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七十余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时。儒者多传其学。

孔子祛，会稽山阴人也。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役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为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书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迁兼中书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祛与右卫朱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后加通直正员郎，卒官。

子祛凡着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少好学，师事贺场，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为兼国子

助教，于学讲说，听者常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说礼记义，梁武帝善之，加员外散骑侍郎。

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沉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也。祖休季，梁余杭令。父山卿，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

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通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仕梁为尚书祠部郎，时年盖二十余。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甚嘉之。及异、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常使洙为都讲。侯景之乱，洙窜于临安，时陈文帝在焉，亲就习业。及陈武帝入辅，除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武帝受禅，加员外散骑常侍，位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沉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右，因欲迎丧，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见在此者，为至月未除灵，内外即吉？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以事谘左丞江德藻。德藻议谓：“王卫军云：‘久丧不葬，唯主人不变，其余亲各终月数而除。’此盖引礼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轨既在异域，虽已迎丧，还期无指，诸弟若遂不除，永绝昏嫁，此于人情，或未为允。中原沦陷以后，理有事例，宜谘沈常侍详议。”洙议曰：“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云：‘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注云：‘其余谓傍亲。’如郑所解，众子皆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此盖礼之正也。但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时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故制使除服。

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庭，无由迎殡，江左故复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华之父，并存亡不测，其子制服，依时释衰，此并变礼之宜也。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而还期未克，宜依东关故事，在此者并应释除衰麻，毁灵祔祭；若丧柩得还，别行改葬之礼。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廷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德藻依洙议。奏可。

文帝即位，累迁光禄卿，侍东宫读。废帝嗣位，历尚书左丞，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沉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时宣帝录尚书，集众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政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以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数，致实罪不服，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藜，身无完者，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愚谓依范泉着制为允。”洙议曰：“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父子漏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后。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后，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

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为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左丞宗元饶议曰：“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少聪慧，游学都下，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举。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袞对高第。除扬州祭酒从事史。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随尸而殓。”为儒者推许如此。

寻兼太学博士。简文在东宫，召袞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袞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袞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敬帝立，为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南豫州。泰之奔齐，逼袞俱行。后自齐逃还。又随程文季于吕梁，军败入周，久之得归。卒于始兴王府录事参军。

袞于梁代撰三礼义记，逢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幼聪敏，励志儒学。少受业于皇侃。梁简文在东宫，雅爱经术，引灼为西省义学士。承圣

中，为兼中书通事舍人。仕陈，武帝、文帝时，累迁中散大夫，后兼国子博士，未拜卒。

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益进。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

时有晋陵张崖、吴郡陆翎、吴兴沉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

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后为国子博士。

陆翎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时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翎行。天嘉中，位尚书祠部郎。

沉德威字怀远，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天嘉元年，征出都，后为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率常如此。迁太常丞，兼五礼学士，后为尚书祠部郎。陈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

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都下，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裤。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仍谓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问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位尚书祠部郎。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时论美其不坠。

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翫，得其精微。陈太建中，位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缓通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宝，梁太子洗马。父仲悦，梁尚书祠部郎。

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服。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干、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云“表卿稽古之力”。

讥幼丧母，有错彩经帕，即母之遗制，及有所识，家人具以告之。每岁时辄对帕哽噎不能胜。及丁父忧，居丧过礼。为士林馆学士。简文在东宫，出土林馆，发孝经题，讥论义往复，甚见嗟赏。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独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台城陷，讥崎岖避难，卒不事景。

陈天嘉中，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谓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宣帝时，为武陵王限内记室，兼东宫学士。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宣帝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

后主嗣位，为国子博士、东宫学士。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群臣曰：“此即张讥后事。”陈亡入隋，终于长安，年七十六。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

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

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

子孝则，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

顾越字允南，吴郡盐官人也。所居新阪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祖道望，齐散骑侍郎。父仲成，梁护军司马、豫章王府谘议参军。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

越幼明慧，有口辩，励精学业，不舍昼夜。弱冠游学都下，通儒硕学，必造门质疑，讨论无倦。至于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图纬，咸尽其精微。时太子詹事周舍以儒学见重，名知人，一见越，便相叹异，命与兄子弘正、弘直游，厚为之谈，由是声誉日重。时又有会稽贺文发，学兼经史，与越名相埒，故都下谓之发、越焉。

初为南平元襄王伟国右常侍，与文发俱入府，并见礼重。寻转行参军。大通中，诏飙勇将军陈庆之送魏北海王顼还北主魏，庆之请越参其军事。时庆之所向克捷，直至洛阳。既而顼遂肆骄纵，又上下离心，越料其必败，以疾得归。裁至彭城，庆之果见摧衄，越竟得先反，时称其见机。及至，除安西湘东王府参军。及武帝撰制旨新义，选诸儒在所流通，遣越还吴，敷扬讲说。

越遍该经艺，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兼工缀文，闲尺牍。长七尺三寸，美须眉。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仆射徐勉举越论义，越抗首而请，音响若钟，容止可观，帝深赞美之。由是擢为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寻除五

经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讲。

大同八年，转安西武陵王府内中录事参军，寻迁府谘议。及侯景之乱，越与同志沈文阿等逃难东归，贼党数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圣二年，诏授宣惠晋安王府谘议参军，领国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沉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

绍泰元年，复征为国子博士。陈天嘉中，诏侍东宫读。除东中郎鄱阳王府谘议参军，甚见优礼。寻领羽林监，迁给事黄门侍郎，国子博士、侍读如故。时朝廷草创，疑议多所取决，咸见施用。每侍讲东宫，皇太子常虚己礼接。越以宫僚未尽时彦，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夺宗之兆，内怀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板荡，窜身穷谷。幸属圣期，得奉昌运。朝廷以臣微涉艺学，远垂征引，擢臣以贵仕，资臣以厚秩，二宫恩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罔怀报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养善春宫，臣陪侍经籍，于今五载。如愚所见，多有旷官，辅弼丞疑，未极时选。至如文宗学府，廉洁正人，当趋奉龙楼，晨游夕论，恒闻前圣格言，往贤政道。如此，则非僻之语，无从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怀此不言，则为有负明圣。敢奏狂瞽，愿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

及废帝即位，拜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黄门侍郎如故。领天保博士，掌仪礼，犹为帝师，入讲授，甚见尊宠。时宣帝辅政，华皎举兵不从，越因请假东还。或谮之宣帝，言越将扇动蕃镇，遂免官。太建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七。

所着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诗颂碑志笺表凡二百余篇。

时有东阳龚孟舒者，亦通毛诗，善谈名理。仕梁位寻阳郡

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师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沉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学。陈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请崇建儒宫，帝优诏答之。又表改定乐章，诏使制三朝乐歌词八首，合二十曲，行之乐府。后为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修五礼，掌策文谥议等事。太建中，位光禄卿，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卒。

不害通经术，善属文，虽博综经典，而家无卷轴。每制文，操笔立成，曾无寻检。汝南周弘正常称之为曰：“沈生可谓意圣人乎。”着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陈亡入隋，卒。

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也。祖道实，齐晋安郡守。父玮，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

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昏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元规性孝，事母甚谨，晨昏未尝离左右。梁时山阴县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规唯有一小船，仓卒引其母妹并姑侄入船，元规自执炬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阁于树杪。及水退，俱获全，时人称其至行。

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仕梁位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陈天嘉中，为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领国子助教。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就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迁国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尝因入宫，适会元规将讲，乃启请执经，时论荣之。俄除尚书祠部郎。自梁代诸

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陈亡入隋，卒于秦王府东合祭酒。

元规着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子大业，聪敏知名。

时有吴郡陆庆，少好学，遍通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仕梁为娄令。陈天嘉初，征为通直散骑侍郎，不就。永阳王为吴郡太守，闻其名，欲与相见，庆辞以疾。时宗人陆荣为郡五官掾，庆尝诣焉，王乃微服往荣宅，穿壁以观之。王谓荣曰：“观陆庆风神凝峻，殆不可测，严君平、郑子真何以尚兹。”鄱阳、晋安王俱以记室征，不就。乃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盖鲜焉。

论曰：语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邹纓齐紫，且以移俗，况禄在其中，可无尚欤。当天监之际，时主方崇儒业，如崔、严、何、伏之徒，前后互见升宠，于时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亦曩时之盛也。自梁迄陈，年且数十，虽时经屯谲，郊生戎马，而风流不替，岂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称上德若风，下应犹草，美矣，岂斯之谓也。

南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学

丘灵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贾希镜 袁峻 刘昭 钟嵘 周兴嗣 吴均 刘勰 何思澄
任孝恭 颜协 纪少瑜 杜之伟 颜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阳 张正见 阮卓

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抒性灵。至于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斯则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悦。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岂金陵之数将终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学传，齐、梁皆有其目。今缀而序之，以备此篇云尔。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祖系，秘书监。父道真，护军长史。

灵鞠少好学，善属文，州辟从事。诣领军沉演之，演之曰：

“身昔为州职，诣领军谢晦，宾主坐处，政如今日。卿将来复如此也。”累迁员外郎。

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閤，霜深高殿寒。”帝撻句嗟赏。后为乌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锢数年。褚彦回为吴兴太守，谓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沉勃耳。”乃启申之。明帝使着大驾南讨记论。久之，除太尉参军。升明中，为正员郎，兼中书郎。时方禅让，齐高帝使灵鞠参掌诏策。建元元年，转中书郎，敕知东宫手笔。尝还东，诣司徒褚彦回别，彦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复能起。”灵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为一代鼎臣，不可复为覆餗。”其强切如此。不持形仪，唯取笑适。寻又掌知国史。

武帝即位，为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度，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沉深座，见王俭诗，深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时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事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位长沙王车骑长史，卒。着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文集行于时。子迟。

迟字希范，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在齐，以秀才累迁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邺，引为骠骑主簿，甚被礼遇。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及践阼，迁中书郎，待诏文德殿。时帝着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坐事免，乃献责躬诗，上优辞答之。

后出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帝爱其才，寝其奏。天监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侵魏，以为谘议参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在北，与魏军来拒，迟以书喻之，伯之遂降。还拜中书侍郎，迁司空从事中郎，卒官。

迟辞采丽逸，时有钟嵘着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

仲孚字公信，灵鞠从孙也。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灵鞠尝称为千里驹也。齐永明初，为国子生。王俭曰：“东南之美，复见丘生。”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家贫，乃结群盗为之计，劫掠三吴。仲孚聪明有智略，群盗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发。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显当时幸臣，陵诋属县，仲孚独不为屈。

明帝即位，为曲阿令，会稽太守王敬则反，乘朝廷不备，反问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凿长冈埭，泻渎水，以阻其路。敬则军至，遇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仲孚以拒守功，迁山阴令，居职甚有声称。百姓谣曰：“二傅、沉、刘，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宪、刘玄明相继宰山阴，并有政绩，言仲孚皆过之。齐末政乱，颇有赃贿，为有司所举，将见收，窃逃还都，会赦不问。

梁武帝践阼，复为山阴令。仲孚长于拨烦，善适权变，吏人敬服，号称神明，政为天下第一。后为卫尉卿，恩任甚厚。初起双阙，以仲孚领大匠，累迁豫章内史，在郡更励清节。顷之卒，赠给事黄门侍郎。丧将还，豫章老幼号哭攀送，车轮不得前。仲孚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书具事杂仪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

守。父道彪字万寿，位正员郎。

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州西曹。萧惠开为别驾，超便抗礼。惠开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举动啸傲，不以地势推之，张目谓曰：“我与卿俱是国家微贱时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萧太后，惠开之祖姑，长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议之。惠开欣然，更为刎颈之交。

后位国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谈咏，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齐高帝赏爱之，后为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又制着十志，多为左仆射王俭所不同。既与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于路见杀。江淹撰成之，犹不备也。

时有豫章熊襄着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则附所述通谓之齐书，名为河洛金匱。”

又有吴迈远者，好为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及见曰：“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迈远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超闻而笑曰：“昔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抵诃人文章。季绪琐琐，焉足道哉，至于迈远，何为者乎。”

超叔父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领军。父延之，弱冠为上虞令，有刚气。会稽太守孟顛以令长裁之，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为此帻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勋门，而傲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彬险拔有才，而与物多忤。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

王蕴等皆不同，而沉攸之又称兵反。粲、蕴虽败，攸之尚存。彬意犹以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着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着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萧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后常于东府谒高帝，高帝时为齐王。彬曰：“殿下即东宫为府，则以青溪为鸿沟，鸿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仍咏诗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摈废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

后为南康郡丞。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着蚤虱、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其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缁，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堕，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獐獐，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纓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濯，无时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晏聚乎久裤烂布之裳，复不勲于讨捕，孙孙子子，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又为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羊淫佞，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诣如此。虾蟆赋云：“纤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谄事也。文章传于闾巷。后历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彬性好饮酒，以瓠壶瓢勺杭皮为具，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为火笼，什物多诸诡异。自称卜田居，妇为傅蚕室。或谓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辄鞬，岂复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极此耳。”后为绥建太守，卒官。

永明中，琅邪诸葛勔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系东冶，作东冶徒赋。武帝见，赦之。

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连之，不尔飞去。”建武末，为诸暨令，被王敬则贼所杀。

时有广陵高爽，博学多材。刘禧为晋陵县，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禧为县，禧遣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所以，答云：“刘禧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又有人送书与爽告蹶，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无食，何不货羊余米。”孙抱为延陵县，爽又诣之，抱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县合下过，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讫央。”爽机悟多如此。坐事被系，作鰕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后遇赦免，卒。抱东莞人。父廉，吴兴太守。抱善吏职，形体肥壮，腰带十围，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掌书记。明帝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自南台御史为王景文镇军参军。宁丧还家。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齐高帝自启，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自陈，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为尚书符荆州，以此又望赏异，自此意常不满。

后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武帝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

建邺。”乃以为余杭令。明帝为吴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时又有会稽孔广、孔逵皆才学知名。

广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论。王俭、张绪咸美之。俭常云：“广来使人废簿领，匠不须来，来则莫听去。”绪数巾车诣之，每叹云：“孔广使吾成轻薄祭酒。”仕至扬州中从事。

逵抗直有才藻，制东都赋，于时才士称之。陈郡谢澹年少时游会稽还，父庄问：“入东何见，见孔逵不？”见重如此。着三吴决录，不传。终于卫军武陵王东曹掾。又时有虞通之、虞龢、司马宪、袁仲明、孙诜等，皆有学行，与广埒名。

通之、龢皆会稽余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

龢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

宪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诏东观为学士，至殿中郎，口辩有才地，使魏见称于北。

仲明，陈郡人，撰晋史，未成而卒。初仲明与刘融、卞铄俱为袁粲所赏，恒在坐席。粲为丹阳尹，取铄为主簿。好诗赋，多讥刺世人，坐徙巴州。

诜字休群，太原中都人，爱文，尤赏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也。少从陈郡谢超宗学属文。好饮酒，拙涩乏风仪。仕齐为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审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褻黜事，上遣左右语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智深告贫于豫章王，王曰：“须卿书成，当相论以禄。”书成三十卷。武帝后召见智深于璇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智深迁为竟陵

王司徒参军。免官。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堇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与衣食。卒于家。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请。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料得父时假贖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为始安王遥光抚军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慰祖辄辞拙，非朔望不见也。

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帝欲试以百里，慰祖辞不就。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慰祖卖宅须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答曰：“诚异韩伯休，何容二价。”买者又曰：“君但卖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岂是我心乎？”

少与侍中江祀款，及祀贵，常来候之，而慰祖不往也。与丹阳丞刘洸素善，遥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洸谓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

慰祖着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成。临

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刘洋、裴揆，令后世知吾微有素业也。”又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道人。曾祖台之，晋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

冲之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解褐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

历位为娄县令，谒者仆射。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杼，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齐高帝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之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车，高帝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而焚之。晋时杜预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与周庙不异。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冲之历法，启武帝施行。文惠寻薨又寝。

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冲之解钟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武帝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烁，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暉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

暉之子皓，志节慷慨，有文武才略。少传家业，善算历。大同中为江都令，后拜广陵太守。

侯景陷台城，皓在城中，将见害，乃逃归江西。百姓感其遗惠，每相蔽匿。广陵人来疑乃说皓曰：“逆竖滔天，王室如毁，正是义夫发愤之秋，志士忘躯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为贼所容。今逃窜草间，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棋非喻。董绍先虽景之心腹，轻而无谋，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袭而杀之，此一壮士之任耳。今若纠率义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剿除凶逆，远近义徒，自当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勋；必天未悔祸，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犹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仆所愿也，死且甘心。”为要勇士耿光等百余人袭杀景兖州刺史董绍先，推前太子舍人萧勉为刺史，结东魏为援。驰檄远近，将讨景。景大惧，即日率侯子鉴等攻之。城陷，皓见执，被缚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而射之。

来疑字德山，幼有奇节，兼资文武。既与皓义举，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宁县侯。及皓败，并兄弟子侄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陈为海陵令。

贾希镜，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家传谱学。宋孝武时，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希镜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荀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敕希镜注郭子。

升明中，齐高帝嘉希镜世学，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历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子良使希镜撰见客谱，出为句容令。

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习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户曹。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当时莫比。永明中，卫将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希镜参怀撰定。

建武初，希镜迁长水校尉，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明帝，希镜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镜罪。后为北中郎参军，卒。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时。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讷言语，工文辞。梁武帝雅好辞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焉。天监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赐束帛，除员外郎，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又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云。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寔九世孙也。祖伯龙，居父忧以孝闻，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齐征虏晋安王记室。

昭幼清警，通老、庄义。及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梁天监中，累迁中军临川王记室。

初，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于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世称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后汉一百三十卷，幼童传一卷，文集十卷。

子绛字言明，亦好学，通三礼，位尚书祠部郎，着先圣本

记十卷行于世。

绦弟缓字含度，为湘东王中录事。性虚远，有气调，风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须名位，所须衣食。不用身后之誉，唯重目前知见。”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

嵘与兄岍、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相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为繁密。嵘乃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悻，谓太中大夫顾暉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答曰：“嵘虽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斲也。”上不顾而他言。

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梁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未能尽改前弊，嵘上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

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令嵘

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求誉于沉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逝，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顷之卒官。

岍字长丘，位建康令卒。着良吏传十卷。

屿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也。世居姑孰，博学善属文。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谓曰：“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言终不测所之。齐隆昌中，侍郎谢朓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初谈文史而已。及罢郡，因大相谈荐。

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时武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用兴嗣所制。自是铜表铭、栅塘碣、檄魏文、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帝称善，赐金帛。后佐撰国史。兴嗣两手先患风疽，十二年，又染痲疾，左目盲。帝抚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赐之。任昉又爱其才，常曰：“兴嗣若无此疾，旬日当至御史中丞。”十七年，为给事中，直西省。周舍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启兴嗣与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沉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梁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

均体”。均尝不得意，赠恽诗而去，久之复来，恽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荐之临川靖惠王，王称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赋诗，悦焉。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

先是，均将着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

均注范曄后汉书九十卷，着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先是有济阳江洪，工属文，为建阳令，坐事死。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居，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梁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爱接。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灵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沉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勰为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敕

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求出家，先燔须发自誓，敕许之。乃变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符静，东海郟人也。父敬叔，齐长城令，有能名。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忽榜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余斛，他物称是，悉以代贫人输租。

思澄少勤学工文，为游庐山诗，沉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傅昭尝请思澄制释奠诗，辞文典丽。

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结，分书与诸宾朋校定，而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狎处即命食。有人方之楼护，欣然当之。投晚还家，所赍名必尽。自廷尉正迁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甚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后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兼东宫通事舍人。时徐勉、周舍以才具当朝，并好思澄学，常递日招致之。后卒于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文集十五卷。

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舍每与谈，服其精理。尝为败冢赋，拟庄周马捶，其文甚工。世人语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于国山令，年二十四。集行于世。

王子云，太原人，及江夏费昶，并为闾里才子。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懔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子云尝为自吊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临淮人也。曾祖农夫，宋南豫州刺史。农夫弟候伯，位辅国将军、行湘州事，并任将帅。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闻。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外祖丘它与武帝有旧，帝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武帝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称善，累赐金帛。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笃。而性颇自伐，以才能尚人，于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萧正德。正德入贼，孝恭还赴台，台门闭，侯景获之，使作檄。求还私第检讨，景许之，因走入东府。城陷，景斩剡之。文集行于世。

颜协字子和，琅邪临沂人，晋侍中含七世孙也。父见远，博学有志行。初，齐和帝镇荆州，以为录事参军；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禅，见远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协幼孤，养于舅氏。少以器局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飞白。时吴人范怀约能隶书，协学其书，殆过真也。荆楚碑碣皆协所书。时又有会稽谢善勋能为八体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韦仲善飞白，并在湘东王府。善勋为录事参军，仲为中兵参军。府中以协优于韦仲而减于善勋。善勋饮酒至数斗，醉后辄张眼大骂，虽复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而胸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协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湘东王出镇荆州，以为记室。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与协同名，才学相亚，

府中称为二协。舅陈郡谢暕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伯叔礼，议者甚重焉。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卒，元帝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

协所撰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两卷，行于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灭。子之仪、之推，并早知名。

纪少瑜字幼珩，丹阳秣陵人也。本姓吴，养于纪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节，常慕王安期之为人。年十三，能属文。初为京华乐，王僧孺见而赏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道进。

年十九，始游太学，备探六经，博士东海鲍暕雅相钦悦。时暕有疾，请少瑜代讲。少瑜既妙玄言，善谈吐，辩捷如流。为晋安国中尉，即梁简文也，深被恩遇。后侍宣城王读。当阳公为郢州，以为功曹参军，转轻车限内记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为东宫学士。邵陵王在郢，启求学士，武帝以少瑜充行。

少瑜美容貌，工草书，吏部尚书到溉尝曰：“此人有大才而无贵仕。”将拔之，会溉去职。后除武陵王记室参军，卒。

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唐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之伟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仆射徐勉尝见其文，重其有笔力。

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勉撰仪注。勉以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乃启补东宫学士，与学士刘陟等抄撰群书，各为题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伟为序。后兼太学限内博士。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词，令之伟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再迁安前邵陵王刑

狱参军。

之伟年位甚卑，特以强识俊才，颇有名当世。吏部尚书张纘深知之，以为廊庙之器。陈武帝为丞相，素闻其名，召补记室参军。迁中书侍郎，领大著作。及受禅，除鸿胪卿，余并如故。之伟求解著作，优敕不许。再迁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颜晃字符明，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为善对。

侯景之乱，奔荆州。承圣初，除中书侍郎。陈天嘉初，累迁员外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掌诏诰。卒，赠司农卿，谥曰贞子。

晃家世单门，傍无戚援，而介然修立，为当世所知。其表奏诏诰，下笔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礼，南阳棘阳人也。父善纆，梁世以经学闻，官至吴宁令，司义郎。

之敬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坐，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从横，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

十八，预重云殿法会，时武帝亲行香，熟视之敬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学限内博士。寻为寿光学士、司义郎。太清元年，表请试吏，除南沙令。

承圣二年，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记室参军。时萧勃据岭表，

敕之敬宣旨慰喻。会魏克江陵，仍留广州。陈太建初还朝，授东宫义省学士。累迁南台书侍御史，征南府谏议参军。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性谦谨，未尝以才学矜物，接引后进，恂恂如也。每母忌日营斋，必躬自洒扫，涕泣终日，士君子以笃行称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于世。

子德润，有父风，位中军吴兴王记室。

何之元，庐江灊人也。祖僧达，齐南台书侍御史。父法胜，以行业闻。

之元幼好学，有才思，居丧过礼。梁天监末，司空袁昂表荐之，因得召见。累迁信义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频相顾访，之元终不造焉。或问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宠于观起，有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败，吾恐不获其利而招其祸。”识者以是称之。

侯景之乱，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举兵东下，之元与蜀中人庶抗表请无行，王以为沮众，囚之元于舰中。及武陵兵败，之元从邵陵太守刘綦之郡。俄而魏克江陵，刘綦卒，王琳召为记室参军。及琳立萧庄，署为中书侍郎。王琳败，齐主以为扬州别驾，所居即寿春也。

及众军北伐，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召之。之元始与陈朝有隙，书至大惶恐。读书至“孔璋无罪，左车见用”，遂随咸至湘州。再迁中卫府谏议参军。

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着梁典，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为三十卷。

陈亡，移居常州之晋陵县。隋开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阳字隐忍，东海人也。父僧权，梁东宫通事舍人，领

秘书，以善书知名。

伯阳敏而好学，善色养。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梁大同中，为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乱，至广州依萧勃。勃平，还都。陈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太建初，与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户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诔、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郎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

后除镇北新安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带东海郡丞。鄱阳王为江州刺史，伯阳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三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后除镇右新安王府谘议参军事。闻姊丧，发疾卒。

张正见字见贽，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骑常侍、勃海长乐二郡太守。父修礼，魏散骑侍郎，归梁，仍拜本职，迁怀方太守。

正见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梁元帝即位，为彭泽令。属丧乱，避地匡俗山。陈武帝受禅，正见还都。累迁尚书度支郎，撰史着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陈留尉氏人也。祖诔，梁散骑侍郎。父问道，梁岳阳王府记室参军。

卓幼聪敏，笃志经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浆不入口者累日。载枢还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风，船几没者数四，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以为孝感之至。

陈天康元年，为新安王府记室参军，随府转翊右记室，带撰史着士。及平欧阳纥，交址夷獠往往聚为寇抄，卓奉使招慰。

交址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前后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还，时论咸伏其廉。

后为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及叔陵诛，后主谓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异。”至德元年，入为德教殿学士。寻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话聘隋。隋文帝夙闻其名，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

还除南海王府谘议参军，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陈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遘疾卒。

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迂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发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写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至若丘灵鞠等，或克荷门业，或夙怀慕尚，虽位有穷通，而名不可灭。然则立身之道，可无务乎。

南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孝义上

龚颖 刘瑜 贾恩 郭世通 严世期 吴逵 潘综
 张进之 丘杰 师觉授 王彭 蒋恭 徐耕 孙法宗 范叔孙
 卜天与 许昭先 余齐人 孙棘 何子平 崔怀顺 王虚之
 吴庆之 萧叡明 萧矫妻羊 公孙僧远 吴欣之 韩系伯
 丘冠先 孙淡 华宝 解叔谦 韩灵敏 刘泓 封延伯
 吴达之 王文殊 乐颐之 江泌 庾道愍

龚颖，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并逃亡，颖号哭奔赴，殓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举觞闻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纵僭号，备礼征又不至，乃胁以兵刃，执志终无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节。其后刺史至，辄加辟引。历府参军，州别驾从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陆徽表颖节义，遂不被朝命，终于家。

刘瑜，历阳历阳人也。七岁丧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丧母，三年不进盐酪，号泣昼夜不绝声，勤身力以营葬事。服除，二十余年，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常居墓侧，未尝暂违。宋文帝元嘉初卒。

又元嘉七年，南豫州举所统西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间”，蠲一门租布。

贾恩，会稽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桓氏号哭奔救，邻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桓俱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追赠恩天水郡显亲左尉。

郭世通，会稽永兴人也。年十四丧父，居丧殆不胜哀。家贫，佣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恐废侍养，乃垂泣瘞之。母亡，负土成坟。亲戚或共赙助，微有所受，葬毕，佣赁还先直。服除后，思慕终身如丧者，未尝释衣帽。仁孝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追还本主。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门闾，蠲其租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长恭，又禀至行，养亲必以己力，佣赁以给供养。性甚巧，每为人作正，取散夫价。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唯飧盐饭而已。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余买，然后举爨。

父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以为奉终之义，情礼自毕，莹圻凶功，不欲假人。本虽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窀穸之事，俭而当礼。性无术学，因心自然。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尝暂替，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既学构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起必自贫始，既取贱

价，又以夫日助之。及父丧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常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父服除后，不复食肉。高阳许瑶之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及母终，毁瘠弥甚，仅乃免丧。墓前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坟墓，乃贸家资，贵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每出卖物，裁求半价，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要使微贱，然后取直。宅上种竹，夜有盗其笋者，原平遇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通，又采笋置篱外，邻里惭愧，无复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号恸，日食麦鉶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谁非王臣，何独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不能报恩，私心感动耳。”

又以种瓜为业，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令刘僧秀愍其穷老，下渎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埭未过，辄迅炬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尝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遇有斗者为吏所录，斗者逃散，唯原平独住，吏执以送县。县令新到，未相谙悉，将加严罚，原平解衣就罪，义无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请教，然后得免。由来不谒官长，自此乃始修敬。太守蔡兴宗临郡，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及山阴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辞。

会稽郡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着。明帝泰始七年，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

智会士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会明帝别敕用人，故二选并寝。兴宗征还都，表其殊行，举为太学博士。会兴宗薨，事不行。卒于家。三子一弟，并有门行。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同里张迈等三人妻各产子，岁饥，欲弃而不举。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老病无所依，世期怡之二十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殡葬，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吴逵，吴兴乌程人也。经荒饥谨，系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家徒四壁立，冬无被褥，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妻亦同逵此诚，无有懈倦。逵夜行遇猛兽，猛兽辄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终之事，亦俭而周礼。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放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太守张崇之三加礼命，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举为孝廉。

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祆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逼骠。骠语综：“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骠困乏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至，骠亦请贼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儿。”贼因斫骠，综抱父于腹下，贼斫综头面凡四创，综当时闷绝。有一贼从傍来相谓曰：“卿欲举大事，此儿以死救父，云何可杀？杀孝子不祥。”贼乃止，父子并得免。乡人秘书监丘系祖、廷尉沉赤黔以综异行，荐补左户令史，除遂昌长。岁满还家，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

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及将行，设祖道，赠以四言诗。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

又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釜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

后又有河南孝廉秦绵，遭母丧，送葬不忍复还，乡人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则食粥，无米食菜而已。哀号之声，行者为之潜泪。服讫犹不还家，遇疾不疗，卒。临亡，告人曰：“若死者无知，固不宜独存，有知则大获吾志。”

张进之，永嘉安固人也。为郡大族，少有志行，历五官主簿，永安安固二县领校尉。家世富足，经荒年，散财救贍乡里，遂以贫罄，全济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当见收，逃避进之家，供奉经时，尽其诚力。味之尝避地堕水沉没，进之投水拯救，相与沉沦，久而得免。

时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进之门，辄相约勒，不得侵犯，其信义所感如此。元嘉初，诏在所蠲其徭役。

又孙恩之乱，永嘉太守司马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兵寇之际，莫敢收藏，郡吏俞金以家财冒难棺敛逸之等六丧送致都。葬毕，乃归乡里。元嘉中老病卒。

时又有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纆，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间”，易其里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杰字伟畴，吴兴乌程人也。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岁余忽梦见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事乃尔荼苦。汝噉生菜，遇虾蟆毒，灵床前三丸药可取服之。”杰惊起，果得瓿，瓿中有药，服之下科斗子数升。丘氏世保此瓿。大明

七年，灾火焚失之。

师觉授字觉授，南阳涅阳人也。与外兄宗少文并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于路忽见一人持书一函，题曰“至孝师君苦前”。俄而不见。舍车奔归，闻家哭声，一叫而绝，良久乃苏。后撰孝子传八卷。宋临川王义庆辟为州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卒。

王彭，盱眙直渚人也。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砖须水而天旱，穿井数十丈，泉不出。墓处去淮五里，荷担远汲，困而不周。彭号天自诉，如此积日。一旦大雾，雾歇，砖灶前忽生泉水，乡邻助之者并嗟神异，县邑近远悉往观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刘伯龙依事表言，改其里为通灵里，蠲租布三世。

蒋恭，义兴临津人也。元嘉中，晋陵蒋崇平为劫见禽，云与恭妻弟吴晞张为侣。晞张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时录晞张不获，禽收恭及兄协付狱科罪。恭、协并款舍住晞张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张妻息是妇之亲，亲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协。协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以为并不合罪。后除恭义成令，协义招令。

徐耕，晋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饥，耕诣县陈辞，以米千斛助官振贷。县为言上，当时议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

大明八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私谷五百余斛助官振恤。

孙法宗一名宗之，吴兴人也。父随孙恩入海濫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饿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还。单身勤苦，

霜行草宿，营办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渍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皮，血脉枯竭，终不能逢。遂衰经终身，常居墓所，山禽野兽，皆悉驯附。每麋鹿触网，必解放之，偿以钱物。后忽苦头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来相谢，行创本不关善人，使者远相及。取牛粪煮傅之即验。”一傅便差，一境赖之。终身不娶，馈遗无所受。宋孝武初，扬州辟为文学从事，不就，卒。

范叔孙，吴郡钱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穷济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唯余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叔孙悉备棺器，亲为殓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殓。范苗父子并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叔孙并为殓瘞，躬恤病者，并皆得全。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国中军，不就。

义兴吴国夫亦有义让之美，人有窃其稻者，乃引还，为设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与，吴兴余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闻其有干力，召补队主。从征伐，封关中侯，历二县令。

天与善射，弓力兼倍，容貌严毅，笑不解颜。文帝以其旧将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为广威将军，领左细仗。元凶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去，云何实时方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劬于东堂，几中。逆徒击之，臂断，乃见杀。其队将张弘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同出拒战，并死。孝武即位，赠天与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车驾临哭。弘之等各赠郡守。给天与家长廩。

子伯宗殿中将军。明帝泰始初领幢，击南贼于赭圻，战没。伯宗弟伯兴官至南平昌太守、直合，领细仗队主。升明元年，与袁粲同谋伏诛。

天与弟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火。屋后有一坑广二丈余，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坠。天生乃取实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类共跳，并惧不敢。天生乃复跳之，往反十余，曾无留碍，众并叹服。以兄死节，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为弋阳太守。明帝泰始初，与殷琰同逆被斩。

许昭先，义兴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许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料诉，无日在家，饷馈肇之，莫非珍新。资产既尽，卖宅以充之。肇之诸子倦怠，唯昭先无有懈怠，如是七载。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释。

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贫无以殓送，昭先卖衣物以营殡葬。舅子三人并幼，贍护皆得成长。昭先父母皆老病，家无僮役，竭力致养，甘旨必从。宗党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刘真道板为征虏参军，昭先以亲老不就；补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辞。

余齐人，晋陵晋陵人也。少有孝行，为邑书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齐人谓人曰：“比肉痛心烦，有如割截。居常惶骇，必有异故。”信寻至，以父病报之。四百余里，一日而至。至门，方知父死，号踊恸绝，良久乃苏。问父所遗言，母曰：“汝父临终，恨不见汝。”齐人即曰：“相见何难。”于是号叫殓所，须臾便绝。州县上言，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赐其母谷百斛。

孙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棘诣郡辞列：“棘为家长，令弟不行，罪应百死，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自引。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

各置一处，报云“听其相代”。颜色并悦，甘心赴死。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诏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赐帛二十疋。

先是，新蔡徐元妻许二十一丧夫，子甄年三岁，父揽愍其年少，以更适同县张买。许自誓不行，父逼载送买。许自经气绝，家人奔赴，良久乃苏。买夜送还揽。许归徐氏，养元父季。元嘉中，八十余卒。

又明帝泰始二年，长城吴庆恩杀同郡钱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庾浦埭逢庆恩，手刃杀之，自系乌程狱。吴兴太守郗颢表不加罪，许之。

何子平，庐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会稽王道子骠骑谘议参军。父子先，建安太守。

子平世居会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奉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得米，何心独飧白粲。”每有赠鲜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则不肯受。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实未及养，而籍年已满，便去职归家。时镇军将军顾凯之为州上纲，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当启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应扶持，何容苟冒荣利。”乃归家竭力供养。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随王诞入讨，以为行参军。子平以凶逆灭理，故废己受职，事宁自解。未除吴郡海虞令，县禄唯供养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俭薄，子平曰：“希禄本在养亲，不在为己。”问者惭而退。母丧去官，哀毁踰礼，每至哭踊，顿绝方苏。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一日

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蔽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赏，为营冢圻。

子平居丧毁甚，及免丧，殆至不立。幼持操检，敦厉名行，虽处闇室，如接大宾。学义坚明，处之以默，安贫守善，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此贵之。卒年六十。

崔怀顺，清河东武城人也。父邪利，鲁郡太守，宋元嘉中为魏所获。怀顺与妻房氏笃爱，闻父见虏，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岁时北向流涕。邪利后仕魏，书戒怀顺不许如此。怀顺得书更号泣。怀顺从叔模为荥阳太守，亦入魏，模子虽居处改节，不废婚宦。宋大明中，怀顺宗人冀州刺史元孙北使魏，魏人问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归命，二家子侄出处不同，义将安在？”元孙曰：“王尊驱骥，王阳回车，欲令忠孝并弘，臣子两遂。”

泰始初，淮北入魏，怀顺因此归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怀顺绝而后苏，载丧还青州。徒跣冰雪，土气寒酷，而手足不伤，时人以为孝感。丧毕，以弟在南，齐建元初又逃归，而弟已亡。怀顺孤贫，宗党哀之，日斂给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虚之字文静，庐江石阳人也。十三丧母，三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疾，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病果寻差。庭中杨梅树隆冬三实，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烛，墓上橘树一冬再实，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齐永明中，诏榜门，蠲其三世。

时又有顾昌衍、江柔之、江轲并以笃行知名。昌衍吴人，居丧几致灭性。王俭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张永之甥，宜居礼闱，以光郎署。”乃以为尚书库部郎。柔之、轲并济阳人。柔之字叔远，孝悌通亮，亦至台郎。轲字伯伦，贞严

有行。宗人江概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见轲则敬挹焉。

吴庆之字文悦，濮阳人也，寓居吴兴。宋江夏王义恭为扬州，召为西曹书佐。及义恭诛，庆之自伤为吏无状，不复肯仕，终身蔬食。后王琨为吴兴太守，欲召为功曹。答曰：“走素无人世情，直以明府见接有礼，所以奔走岁时。若欲见吏，则是蓄鱼于树，栖鸟于泉耳。”不辞而退。琨追谢之，望尘不及矣。

萧叡明字景济，南兰陵人也。母病风，积年沉卧。叡明昼夜祈祷，时寒，叡明下泪为之冰如箸，额上叩头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疗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见。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复。

于时秣陵朱绪无行，母病积年，忽思菰羹，绪妻到市买菰为羹欲奉母，绪曰：“病复安能食。”先尝之，遂并食尽。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并啖尽。天若有知，当令汝哽死。”绪闻便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闻之，大悲恻，不食积日。问绪尸在何处，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湾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丧，不胜哀，卒，诏赠中书郎。

时又有鲜于文宗，渔阳人，年七岁丧父。父以种芋时亡，至明年芋时，对芋呜咽，如此终身。姊文英适荀氏，七日而夫亡，执节不嫁。及母卒，昼夜哭泣，遂丧明。

萧矫妻羊字淑祗，性至孝，居父丧，哭辄吐血。母尝有疾，淑祗于中夜祈祷，忽见一人在树下自称枯桑君，曰：“若人无患，今泄气在亥，西南求白石镇之。”言讫不见。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时有羊缙之女佩任者，乌程人。随母还舅氏，母亡，昼夜号哭，不饮食三日而亡，乡里号曰“女表”。

又有晋陵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遇岁饥，母老病笃，

赵诣乡里告乞，言辞哀苦，乡里怜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贰焉。

又义兴蒋隼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杀，乃止。建元三年，诏蠲表门闾。

又会稽永兴吴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衣食以饴里中饥饿者，邻里求借未尝违。同里陈攘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阴，丁为买棺器，自往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室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左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冢椁。有三调不登者，代为输送。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

又会稽寒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无所知，父笃癯病，母不安其室。遇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多欲娶为妇。长女自伤茕独，誓不肯行。祖父母寻相继卒，三女自营殡葬，为庵舍居墓侧。

又永兴概中里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

又诸暨东湾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苕罗，昼采樵，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必得大富贵。”女谓是妖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试疗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嫁，为山劫所杀。

又吴兴乘公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及兄公愿、干伯并

卒，各有一子，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取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明帝诏为其二子婚，表间复徭役。

又吴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执妇业。宋升明中，孙昙瓘谋反亡命，褚谓其子僧简曰：“孙越州先姑之姊子，与汝父亲则从母兄弟，交则义重古人，逃窜脱不免，汝宜收之。”昙瓘寻伏法，褚氏令僧简往敛葬。年七十余，永明中卒。僧简在都闻病驰归，未至，褚已卒，将殓举尸不起，寻而僧简至焉。

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居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饥，僧远省飧减食以养母及伯父。弟亡，贫无以葬，身自贩贴与邻里，供敛送终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名闻郡县。齐高帝即位，遣兼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表列僧远等二十三人，诏并表门间，蠲租税。

吴欣之，晋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为武进县吏。随王诞起义，元凶遣军主华钦讨之，吏人皆散，慰之独留见执。将死，欣之诣钦乞代弟命，辞泪哀切，兄弟皆见原。齐建元三年，有诏蠲表之。

永明初，广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争死，太守刘俊表以闻。

韩系伯，襄阳人也，事父母谨孝。襄阳人邻居种桑树于界上为志，系伯以桑枝荫妨他地，迁界上开数尺，邻畔随复侵之，系伯辄更改种。久之，邻人惭愧，还所侵地，躬往谢之。齐建元三年，蠲表门间，以寿终。

时有吴兴人闻人夔，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吴兴乌程人也，少有节义。齐永明中，位给事中。时求使蠕蠕国，尚书令王俭言：“冠先虽名位未升，而义行甚重。若为行人，则苏武、郑众之流也。”于是使蠕蠕。

蠕蠕逼令拜，冠先执节不从。以刃临之，冠先曰：“能杀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见杀。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疋。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建元四年，车僧朗衔使不异，抗节是同，诏赠正员外郎，此天朝旧准，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茔，臣父湮弃绝域，语忠烈则亦不谢车，论荼苦则彼优而此剧，名位不殊，礼数宜等，乞申哀赠。”书奏不省。

孙淡，太原人也，世居长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为期。母哀之，后有疾不使知也。齐建元三年，蠲表门闾。卒于家。

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晋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宝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艰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丧而死，天生终身不食鱼肉。

又同郡刘怀胤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衣絮帛，不食盐菜。齐建元三年，并表门闾。

解叔谦字楚梁，雁门人也。母有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语云：“此病得丁公藤为酒便差。”即访医及本草注，皆无识者。乃求访至宜都郡，遥见山中一老公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疗风尤验。”叔谦便拜伏流涕，具言来意。此公怆然，以四段与之，并示以渍酒法。叔谦受之，顾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病即差。齐建武初，以奉朝请征，不至。

时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济、匡昕、鲁康祚、谢昌宇皆有素履，而叔谦尤高。元卿字希蒋，南阳人，有至行。早孤，

为祖母所养。祖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乡里宗事之，号曰宗曾子。

震字彦文，新野人。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南阳刘虬因此为撰孝子传。

文济字敬达，吴兴人。自卖以葬母，太守谢瀹命为儒林，不就。

昕字令先，庐陵人，有至性，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病亡已经日，昕奔还号叫，母即苏。皆以为孝感所致。

康祚，扶风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痛，诸医疗不愈，康祚乃跪，两手捧痛大悲泣，母即觉小宽，因此渐差。时人以其有冥应。康祚位至屯骑校尉。

昌宇，陈郡人也，为刘俊广州参军。孝性甚至。尝养一鹄，昌宇病二旬，而鹄二旬不食。昌宇亡而鹄遂飞去。

韩灵敏，会稽剡人也。早孤，与兄灵珍并有孝性。母寻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瓜，朝采瓜子，暮生已复，遂办葬事。灵珍亡无子，妻朝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灵敏事之如母。

刘泐字处和，南阳人也。父绍，仕宋位中书郎。泐母早亡，绍被敕纳路太后兄女为继室。泐年数岁，路氏不以为子，奴婢辈捶打之无期度。泐母亡日，辄悲啼不食，弥为婢辈所苦。路氏生谦，兄泐怜爱之不忍舍，恒在床帐侧，辄被驱捶，终不肯去。路氏病经年，泐昼夜不离左右，每有增加，辄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爱遂隆。路氏富盛，一旦为泐立斋宇，筵席不减侯王。谦有识，事泐过于同产，事无大小，必谘兄而后行。

泐妹适江祐弟禧，与祐兄弟异常。自尚书比部郎，后为遥光谘议，专知腹心任。时遥光任当顾托，朝野向泐如云。泐忌

之，求出为丹阳丞，虽外迁而意任无改。及遥光举事，旦方召泐，泐以为宜悉呼佐史。泐之徙丹阳丞也，遥光以萧懿第四弟晋安王之文学畅为谘议，领录事。及召入，遥光谓曰：“刘暄欲有异志，今夕当取之。”遥光去岁暴风，性理乖错，多时方愈。畅曰：“公去岁违和，今欲发动。”顾左右急呼师视脉。遥光厉声曰：“谘议欲作异邪！”因诃令出。须臾泐入，畅谓曰：“公昔年风疾，今复发。”泐曰：“卿视今夕处分，云何而作此语。”及迎垣历生至，与泐俱劝夜攻台。既不见纳，泐、历生并抚膺曰：“今欲作贼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灭族矣。”及遥光败，泐静坐围舍。濂为度支郎亦奔亡，遇泐仍不复肯去。泐曰：“吾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无相守同尽。”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间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独生。”因以衣带结兄衣，俱见杀。何胤闻之叹曰：“兄死君难，弟死兄祸，美哉。”

又柳叔夜，河东人。父宗，宋黄门郎。叔夜年十六为新野太守，甚有名绩，补遥光谘议参军。及事败，左右扶上马，欲与俱亡，答曰：“吾已许始安以死，岂可负之邪。”遂自杀。

封延伯字仲连，勃海人也。世为州郡着姓，寓居东海，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学退让，事寡嫂甚谨。垣崇祖为兖州，请为长史，不就。崇祖辄其门，不肯相见。后为豫州，上表荐之，诏书优礼。起家为平西长史、梁郡太守。为政清静，有高士风。俄以疾免，还东海。于时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争往宗之，如辽东之仰邴原也。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并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黑头，疏从四世同居。诏俱表门闾，蠲租税。

又蜀郡王续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诏表门，蠲调役。

吴达之，义兴人也。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同财共宅。郡命为主簿，固以让兄。又让世业旧田与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闲废。齐建元三年，诏表门闾。

先是有蔡晁智，乡里号蔡曾子，庐江何伯玠兄弟，乡里号为何展禽，并为高士沉顛所重。常云“闻蔡晁智之风，怯夫勇，鄙夫有立志。闻何伯玠之风，伪夫正，薄夫厚”云。

伯玠与弟幼玠俱厉节操，养孤兄子，及长为婚，推家业尽与之。安贫枯槁，诲人不倦，郡守下车莫不修谒。伯玠卒，幼玠未好佛法，翦落长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余。

王文殊字令章，吴兴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终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缁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兴太守谢淪聘为功曹，不就。立小屋于县西，端拱其中，岁时伏腊，月朝十五，未尝不北望长悲，如此三十余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

乐颐之字文德，南阳涅阳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谨。仕为京府参军，父在郢病亡。颐之忽悲恋涕泣，因请假还，中路果得父凶问，便徒跣号咷，出陶家后渚，遇商人附载西上，水浆不入口数日。尝遇病，与母隔壁，忍病不言，啮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尝往候，颐之为设食，唯枯鱼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从事。

弟预字文介，亦至孝。父临亡，执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预悲感闷绝，吐血数升，遂发病。官至骠骑录事参军。

隆昌末，预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齿冷，无为效尤。”孝嗣故吏吴兴沉升之亦说之曰：“升之与君俱有项领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岂愿闻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参惟新之政，以君为反复人，事成则无处逃咎矣。升之草莱百姓，言出祸已随之，孰与超然谢病，高枕家园，则与松柏比操，风霜等烈，岂不美邪。”孝嗣并改容谢之。

预建武中为永世令，人怀其德，卒官。时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担藜藿叶造市货之，闻预亡大泣，弃溪中，曰：“失乐令，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也。父亮之，员外郎。泌少贫，昼日斫屨为业，夜读书随月光，光斜则握卷升屋，睡极堕地则更登。性行仁义，衣弊虱多，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母亡后，以生闕供养，遇鲑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叶而已。母墓为野火所烧，依“新宫灾，三日哭”。泪尽系之以血。

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吏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后领国子助教，乘牵车至染乌头，见一老公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染。武帝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

建武中，明帝害诸王，后泌忧念子琳，访志公道人，问其祸福。志公覆香炉灰示之曰：“都尽无余。”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泪尽续以血，亲视殡葬毕乃去。泌寻卒。族人兖州中从事泌，黄门郎恁子也，与泌同名，世谓泌为“孝泌”以别之。

庾道愨，颍川鄱陵人，晋司空冰之玄孙也。有孝行，颇能属文。少出孤悴，时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愨尚在襁

裸。及长知之，求为广州绥宁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远，乃自负担冒险，仅得自达。及至交州，寻求母虽经年，日夜悲泣。尝入村，日暮雨骤，乃寄止一家。旦有一姬负薪外还，而道愍心动，因访之，乃其母也。于是行伏号泣，远近赴之，莫不挥泪。

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时，山阳王休佑屡以言语忤颜，见道愍，托以己板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贵，然使人多愆忤。”休佑以褚彦回详密，求换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佑具以状言，帝乃意解。

道愍仕齐，位射声校尉。族孙沙弥亦以孝行着。

沙弥，晋司空冰之六世孙也。父佩玉，仕宋位长沙内史，升明中，坐沉攸之事诛。时沙弥始生。及年五岁，所生母为制采衣，辄不肯服。母问其故，流涕对曰：“家门祸酷，用是何为？”及长，终身布衣蔬食。为中军田曹行参军。嫡母刘氏寝疾，沙弥晨昏侍侧，衣不解带。或应针灸，辄以身先试。及母亡，水浆不入口累日。初进大麦薄饮，经十旬方为薄粥。终丧不食盐酢，冬日不衣绵纩，夏日不解衰经。不出庐户，昼夜号恸，邻人不忍闻。所坐荐，泪沾为烂。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许株，枝叶郁茂，有异常松。刘好噉甘蔗，沙弥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梁武帝召见嘉之，以补歙令。还除轻车邵陵王参军事，随府会稽，复丁所生母忧，丧还都，济浙江，中流遇风，舫将覆没。沙弥抱柩号哭，俄而风静，咸以为孝感所致。后卒于长城令。子持。

持字符德，少孤，性至孝，父忧，居丧过礼。笃志好学，仕梁为尚书左户郎，后兼建康监。陈文帝为吴兴太守，以为郡丞，兼掌书翰。天嘉初，为尚书左丞，封崇德县子。拜封之日，

请令史为客，受其饷遗，文帝怒之，因坐免。后为临安令，坐杖杀人免封。还为给事黄门侍郎，历盐官令，秘书监，知国史事。又为少府卿，迁太中大夫，领步兵校尉，卒。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亦以此讥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孝义下

滕县恭 陶季直 沉崇儵 荀匠 吉玢 甄恬 赵拔扈
韩怀明 褚修 张景仁 陶子锵 成景隽 李庆绪 谢蔺
殷不害 司马暹 张昭

时有徐普济者，长沙临湘人。居丧未葬，而邻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济号恸伏棺上，以身蔽火。邻人往救之，焚炙已闷绝，累日方苏。

又有建康人张悌，家贫无以供养，以情告邻富人。富人不予，不胜忿，遂结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实无一钱入己。县抵悌死罪。悌兄松诉称：“与弟景是前母子，后母唯生悌，松长不能教诲，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长，后母唯生悌。若从法，母亦不全。”亦请代死。母又云：“悌应死，岂以弟罪枉及诸兄。悌亦引分，乞全两兄供养。”县以上讫，帝以为孝义，特降死，后不得为例。

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季直早慧，愨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其一。季直时年四岁，独不取，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度及诸孙，故不取。”愨祖益奇之。

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及长好学，澹于荣利，征召不起，时人号曰聘君。后为望蔡令，以病免。

时刘彦节、袁粲以齐高帝权盛，将图之。彦节素重季直，欲与谋。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彦节等败。

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彦回为尚书令，素与季直善，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彦回卒，尚书令王俭以彦回有至行，欲谥“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为彦回立碑，始终营护，甚有吏节。再迁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后为镇西谘议参军。

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颇忌之，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明帝留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迁建安太守。为政清静，百姓便之。

梁台建，为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久预人间事，乃辞疾还乡里。梁天监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居十余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殓敛，闻者莫不伤其志事云。

沉崇傖字思整，吴兴武康人也。父怀明，宋兖州刺史。崇傖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事所生母至孝，家贫，常佣书以养。天监二年，太守柳恽辟为主簿。崇傖从恽到郡，还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傖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水浆不入口，昼夜号哭，旬日殆将绝气。兄弟谓曰：“殡葬未申，遽自毁灭，非全孝道也。”崇傖心悟，乃稍进食。母权瘞，去家数里，哀

至辄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坟哀恸，飞鸟翔集。夜恒有猛兽来望之，有声状如叹息者。家贫无以迁厝，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后更行服三年。久食麦屑，不噉盐酢，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崇儻奉诏释服，而涕泣如居丧。固辞不受官，乃除永宁令。自以禄不及养，哀思不自堪，未至县，卒。

荀匠字文师，颍阴人，晋太保勛九世孙也。祖琮，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以孝闻。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举义，为元凶追兵所杀，赠员外散骑侍郎。父法超，仕齐为安复令，卒官。匠号恸气绝，身体皆冷，至夜乃苏。既而奔丧，每宿江渚，商侣不忍闻其哭声。

梁天监元年，其兄斐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于阵。丧还，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仅而得全。及至，家贫不得时葬，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出庐户。自括发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系之以泣，目眦皆烂，形骸枯悴，皮骨裁连，虽家人不复识。郡县以状言，武帝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即吉而毁悴逾甚，外祖孙谦诫之曰：“主上以孝临天下，汝行过古人，故擢汝此职。非唯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后世，所显岂独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吉玘字彦霄，冯翊莲勺人也。家居襄阳。玘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忧，水浆不入口，殆将灭性，亲党异之。

梁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吏所诬，逮诣廷尉。玘年十五，号泣衢路，祈请公卿，行人见者皆为陨涕。其父理虽清白，而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玘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武帝异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于人，敕廷尉蔡法度

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乃还寺，盛陈徽纆，厉色问曰：“尔求代父死，敕已相许，便应伏法；然刀锯至剧，审能死不？且尔童孺，志不及此，必为人所教，姓名是谁？若有悔异，亦相听许。”对曰：“囚虽蒙弱，岂不知死可畏惮；顾诸弟幼藐，唯囚为长，不忍见父极刑，自延视息，所以内断胸臆，上千万乘。今欲殉身不测，委骨泉壤，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挠，乃更和颜诱语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释亮。观君神仪明秀，足称佳童，今若转辞，幸父子同济，奚以此妙年苦求汤镬。”翀曰：“凡赜蚋蝼蚁尚惜其生，况在人斯，岂愿齑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书，故思殒仆，冀延父命。”翀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翀弗听，曰：“翀求代父死，死囚岂可减乎。”竟不脱械。法度以闻，帝乃宥其父。

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请乡居，欲于岁首举充纯孝。翀曰：“异哉王尹，何量翀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翀有膺面目，当其此举，则是因父买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年十七，应辟为本州主簿，出监万年县。摄官期月，风化大行。自雍还郢，湘州刺史柳忱复召为主簿。后秣陵乡人裴俭、丹阳尹丞臧盾、扬州中正张仄连名荐翀，以为孝行纯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举。初，翀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后因发而卒。

甄恬字彦约，中山无极人也，世居江陵。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恬不肯食。年八岁，尝问其母，恨生不识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见，言形貌则其父也，时以为孝感。家贫养母，常得珍羞。及居丧，庐于墓侧，恒有鸟玄黄杂色集于庐树，恬哭则鸣，哭止则止。又有白鸠白

雀栖宿其庐。州将始兴王憺表其行状，诏旌表门闾，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参军。

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亡命聚党，至社树祝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树处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柢生十丈余，人间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傍邑。将至成都，十余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炽弟，襄阳人也。

韩怀明，上党人也。客居荆州。十岁，母患尸疰，每发辄危殆。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时寒甚切，忽闻香气，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须臾永差，无劳自苦。”未晓而母平复，乡里以此异之。十五丧父，几至灭性，负土成坟，赙助无所受。免丧，与乡人郭麻俱师南阳刘虬。虬尝一日废讲，独居涕泣，怀明窃问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时虬母亦已亡矣，怀明闻之，即日罢学，还家就养。虬叹曰：“韩生无丘吾之恨矣。”家贫，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离母侧。母年九十，以寿终。怀明水浆不入口一旬，号哭不绝声。有双白鸠巢其庐上，字乳驯狎，若家禽焉，服释乃去。及除丧，蔬食终身，衣衾无所改。梁天监初，刺史始兴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吴郡钱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之冠。梁天监中，历位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武陵王纪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兼限内记室。修性至孝，父丧毁瘠过礼，因患冷气。及丁母忧，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每号恸辄呕血，遂以毁卒。

张景仁，广平人也。父梁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讎。普通七年，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诣郡自缚，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鬪其一户租

调，以旌孝行。

又天监中，宣城宛陵女子与母同床眠，母为猛兽所取，女啼号随拏猛兽，行数十里，兽毛尽落，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犹有气息，经时乃绝。乡里言于郡县，太守萧琛表上，诏榜其门间。

又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遂手为亡婿种树数百株，墓前柏树忽成连理，一年许还复分散。女乃为诗曰：“墓前一株柏，根连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双飞来去，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女复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间”。又表于台。

后有河东刘景昕事母孝谨，母常病癖三十余年，一朝而瘳，乡里以为景昕诚感。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辟为主簿。

陶子锵字海育，丹阳秣陵人也。父延，尚书比部郎。兄尚，宋末为幸臣所怨，被系。子锵公私缘诉，流血稽颡，行路嗟伤。逢谢超宗下车相访，回入县诣建康令劳彦远曰：“岂忍见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劳感之，兄得释。母终，居丧尽礼。与范云邻，云每闻其哭声，必动容改色，欲相申荐。会云卒。初，子锵母嗜菹，母没后，恒以供奠。梁武义师初至，此年冬营菹不得，子锵痛恨，恸哭而绝，久之乃苏。遂长断菹味。

成景隽字超，范阳人也。祖兴，仕魏为五兵尚书。父安乐，淮阳太守。梁天监六年，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隽谋复讎，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为鄱阳内史，景隽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鸩杀其子弟，噍类俱尽。

武帝义之，每为屈法。景隽家讎既雪，每思报效，后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时以比马仙琕。兼有政绩见怀，北豫州吏人树碑纪德。卒，谥曰忠烈云。

李庆绪字孝绪，广汉郪人也。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讎。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梁天监中，为东莞太守。丁母忧去职，庐于墓侧，每恸呕血数升。后为巴郡太守，号良吏。累迁卫尉，封安陆县侯。益州三百年无复贵仕，庆绪承恩至此，便欲西归。寻徙太子右卫率，未拜而卒。

谢蔺字希如，陈郡阳夏人，晋太傅安之八世孙也。父经，北中郎谘议参军。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舅阮孝绪闻之，叹曰：“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事君则蔺生之匹。”因名曰蔺。稍授以经史，过目便能讽诵，孝绪每曰：“吾家阳元也。”及丁父忧，昼夜号恸，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警抑之。服阕，吏部尚书萧子显嘉其至行，擢为王府法曹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参军。

时甘露降士林馆，蔺献颂，武帝嘉之。有诏使制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又奉诏令制宣城王奉述中庸颂。后为兼散骑常侍，使魏。会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蔺母既虑不得还，感气而卒。及蔺还，入境夜梦不祥，旦便投列驰归。及至，号恸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经月余日，因夜临而卒。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子贞。

贞字符正，幼聪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风眩，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诗，从舅王筠奇之，谓所亲曰：“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隶虫篆。

十四，丁父艰，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蒨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嵩乃共请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长安。嵩逃难番禺，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陈武帝受禅，嵩还乡里，供养贞母，将二十年。

初贞在周，尝侍周武帝爱弟赵王招读，招厚礼之。闻其独处，必昼夜涕泣，私问知母在乡，乃谓曰：“寡人若出居藩，当遣侍读还家。”后数年，招果出，因辞，面奏请放贞还。帝奇招仁爱，遣随聘使杜子暉归国。是岁陈太建五年也。

始自周还时，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寻迁府录事参军，领丹阳丞。贞知叔陵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王。每有宴游，辄以疾辞，未尝参预，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贞与卓不坐。

再迁南平王友，掌记室事。府长史汝南周确新除都官尚书，请贞为让表，后主览而奇之。及问知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庆曰：“谢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以母忧去职。顷之，敕起还府，累启固辞，敕不许。贞哀毁羸瘠，终不能之官舍。

吏部尚书姚察与贞友善，及贞病笃，问以后事。贞曰：“孤子衅祸所集，将随灰壤，族子凯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尘厚德。弱儿年甫六岁，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为托。”是夜卒。后主问察曰：“谢贞有何亲属？”察以靖答，即敕长给衣粮。初贞之病，有遗疏告族子凯：“气绝之后，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愿，正恐过为独异。可用薄板周身，载以露车，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阅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设香水，尽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无益之事，勿为也。”

殷不害字长卿，陈郡长平人也。祖汪，齐豫章王行参军。父高明，梁尚书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由是少知名。家世俭约，居甚贫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养小弟，勤剧无所不至，士大夫以笃行称之。

年十七，仕梁为廷尉平，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名法有轻重不便者，辄上书言之，多见纳用。大同五年，兼东宫通事舍人。时朝政多委东宫，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尝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其见知如此。简文以不害善事亲，赐其母蔡氏锦裙襦毡席被褥，单复毕备。

侯景之乱，不害从简文入台。及台城陷，简文在中书省，景带甲将兵，入朝陛见，过谒简文，冲突左右，甚不逊，侍卫者莫不惊恐辟易，唯不害与中庶子徐摛侍侧不动。简文为景所幽，遣人请不害与居处，景许之，不害供侍益谨。

梁元帝立，以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时甚寒雪，冻死者填满沟壑。不害行哭寻求，声不暂辍。遇见死人沟中，即投身捧视，举体冻僵，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凭尸而哭，每举音辄气绝，行路皆为流涕。即江陵权殡，与王褒、庾信俱入长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见者莫不哀之。

太建七年，自周还陈，除司农卿。迁晋陵太守。在郡感疾，诏以光禄大夫征还养疾。后主即位，加给事中。初，不害之还也，周留其长子僧首，因居关中。祯明三年，陈亡，僧首来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节，居父丧以至孝称。好读书，尤长吏术。梁承圣初，为武康令。时兵荒饥谨，百姓流移，不佞循抚招集，襁负至者以千数。会魏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绝，

久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居处饮食，常为居丧之礼。陈武帝受禅，除娄令。至是第四兄不齐始于江陵迎母丧柩归葬。不佞居处之节，如始闻问，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负土，手植松柏，每岁时伏腊，必三日不食。

文帝时，兼尚书右丞，迁东宫通事舍人。及废帝嗣立，宣帝为太傅、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左丞王暹等谋，矫诏出宣帝。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诏旨，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为军师始兴王谘议参军。后兼尚书左丞，加通直散骑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齐并早亡，事第二寡嫂张氏甚谨，所得禄奉，不入私室。长子梵童，位尚书金部郎。

司马暠字文升，河内温人也。高祖柔之，晋侍中，以南顿王孙绍齐文献王攸后。父子产，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阳太守。

暠幼聪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艰，哀慕过礼，水浆不入口，殆经一旬。每号恸，必至闷绝，父每喻之，令进粥，然犹毁瘠骨立。服阕，以姻戚子弟入问讯，梁武帝见其羸疾，叹息久之。字其小字谓其父曰：“昨见罗儿面颜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坠家风，为有子矣。”后累迁正员郎。丁父艰，哀毁愈甚，庐于墓侧，日进薄麦粥一升。墓在新林，连接山阜，旧多猛兽，暠结庐数载，豺狼绝迹。常有两鸠栖宿庐所，驯狎异常。

承圣中，除太子庶子。魏克江陵，随例入长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殒瘞失所，及周受禅，暠以宫臣，乃抗表求还江陵改葬，辞甚酸切。周朝优诏答之，即敕荆州以礼安厝。陈太建八年，自周还，宣帝特降殊礼。历位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卒。有集十卷。

子延义字希忠，少沉敏好学。初随父入关，丁母忧，丧过于礼。及嵩还都，延义乃躬负灵榇，昼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皲痂。至都，遂致挛废，数年乃愈。位司徒从事中郎。

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父爨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弟干字玄明，聪敏好学，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酢，日唯食一升麦屑粥。每一感恻，必致欧血，邻里闻之，皆为涕泣。父服未终，母陆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家贫，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余年，杜门不出，屏绝人事。时衡阳王伯信临州，举干孝廉，固辞不就。兄弟并因毁成疾，昭一眼失明，干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终于家，子胤俱绝。

宣帝时，有太原王知玄者，侨居会稽剡县，居家以孝闻。及丁父忧，哀毁而卒。帝嘉之，诏改所居青苦里为孝家里。

论曰：自浇风一起，人伦毁薄，盖抑引之教，导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吠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南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隐逸上

陶潜 宗少文 沉道虔 孔淳之 周续之 戴颙
翟法赐 雷次宗 郭希林 刘凝之 龚祈 朱百年 关康之渔
父 褚伯玉 顾欢 杜京产

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少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常着五柳先生传云：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盖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而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

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兮，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弱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为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輶。及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潜，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着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僂俛辞事，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少来好书，偶爱闲靖，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有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幼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佗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泛幼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为命子诗以贻之。

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世号靖节先生。其妻翟氏，

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

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

少文善居丧，为乡闾所称。宋武帝既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谘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纳之，乃辟少文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武帝善其对而止。

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武帝召为太尉行参军，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并不就。

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穡。人有饷遗，并受之。武帝敕南郡长给吏役，又数致饷贄。后子弟从禄，乃悉不复受。武帝开府辟召，下书召少文与雁门周续之并为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及元嘉中频征，并不应。

妻罗氏亦有高情，与少文协趣。罗氏没，少文哀之过甚，既乃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

衡阳王义季为荆州，亲至其室，与之欢宴，命为谘议参军，不起。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少文传焉。文帝遣乐师杨观就受之。少文孙测，亦有祖风。

测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静退，不乐人间。叹曰：“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为美谈，余窃有感。诚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鲤，但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禄，忧人重事乎？”

齐骠骑豫章王疑征为参军，不起，测答府云：“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母丧，身自负土，植松柏。疑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云，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鸟慕哉。”

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写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图于壁上。测长子宾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还为南郡丞，测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测无所受，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少文旧宅。

鱼复侯子响为江州，厚遣赠遗。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朮，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子响命驾造之，测不见。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测不得已，巾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弥所钦慕，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又贻书曰：“昔人有图画侨、札，轻以自方耳。”王俭亦雅重之，赠以蒲褥笋席。

顷之，测送弟丧还西，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唯与同志庾易、刘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荆州刺史随王子隆至镇，遣别驾宗忻口致劳问。测笑曰：“贵贱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鄆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

尝游衡山七岭，着衡山、庐山记。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泽，征辟一无所就，以寿终。

彧之字叔粲，少文从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谨。家贫好学，虽文义不逮少文，而真澹过之。征辟一无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陆子真观采风俗，三诣彧之。每辞疾不见，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长垄亩，何宜枉轩冕之客。”子真还，表荐之，又不就征。卒于家。

沈道虔，吴兴武康人也。少仁爱，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为立宅临溪，有山水之玩。时复还石山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贵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人窃其园菜者，外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去后乃出。人又拔其屋后大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常以捃拾自资，同捃者或争穢，道虔谏之不止，悉以其所得与之。争者愧恧，后每争辄云“勿令居士知”。冬月无复衣，戴颙闻而迎之，为作衣服，并与钱一万。及还，分身上衣及钱悉供诸兄弟子无衣者。

乡里少年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宋文帝闻之，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征员外散骑侍郎，不就。

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恻焉。

道虔年老菜食，恒无经日之资，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文帝敕郡县使随时资给。卒。子慧锋，修父业，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彦深，鲁人也。祖愔，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

监征，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

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遂以乌羊系所乘车辕，提壶为礼。至则尽欢共饮，迄暮而归。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农夫田父之礼也。”

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谓曰：“苟不入吾郡，何为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识其水，巢栖者非辩其林，飞沉所至，何问其主。”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帙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

默之儒学，注谷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晔传。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称为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人遁迹庐山，陶深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刘毅镇姑孰，命为抚军参军，征太学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请，续之不尚峻节，颇从之游。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

武帝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江州刺史刘柳荐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

北伐，还镇彭城，遣使迎之，礼赐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寻复南还。武帝践阼，复召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之义，辩析精奥，称为名通。

续之素患风痺，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诗六义及礼论，注公羊传，皆传于世。无子。兄子景远有续之风。

戴颙字仲若，谯郡铨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颙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颙制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尝携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医药不给。颙谓勃曰：“颙随兄得闲，非有心于语默，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禄以自济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乃述庄周大旨，着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去，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

宋国初建、元嘉中征，并不就。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文帝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鹤二

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十八年卒，无子。景阳山成，颙已亡矣。上叹曰：“恨不得使戴颙观之。”

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祖庄，父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法赐少守家业，立室庐山顶。丧亲后，便不复还家，不食五谷，以兽皮及结草为衣，虽乡亲中表莫得见焉。征辟一无所就。后家人至石室寻求，因复远徙，违避征聘，遁迹幽深，卒于岩石间。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受征辟。

宋元嘉十五年，征至都，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至次宗馆，资给甚厚。久之，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道。后又征诣都，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于钟山。子肃之颇传其业。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征召一无所就，卒。子蒙亦隐居不仕。

刘凝之字隐安，小名长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阳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

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无所就。妻梁州刺史郭

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属亲。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居俭苦。夫妻共乘蒲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又尝有人认其所着屐，笑曰：“仆着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

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为百姓礼，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时戴颙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荆州年饥，义季虑凝之馁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

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卒年五十九。

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从祖玄之，父黎人，并不应征辟。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之叹曰：“此荆楚之僇人也。”自少及长，征辟一无所就。时或赋诗，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也。祖凯之，晋左卫将军。父涛，扬州主簿。

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伐樵采箬为业，每以樵箬置道头，辄为行人所取，明旦已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无以自资，辄自榜船送妻还孔氏，天晴迎之。有时出山阴为妻买缁采五三尺，好饮酒，遇醉或失之。颇言玄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觐友善。觐亦嗜酒，相得辄酣对尽欢。

百年室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觐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觐以卧具覆之，百年不

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颜竣为东扬州，发教饷百年谷五百斛，不受。

时山阴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为衣冠所重。竣饷吟米二百斛，吟亦辞之。

百年卒山中。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

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也。世居京口，寓属南平昌。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友善。特进颜延之等当时名士十许人入山候之，见其散发被黄布帔，席松叶，枕一块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妙尽其能。征辟一无所就，弃绝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为臧质车骑参军，与质俱下至赭圻，病卒，瘞于水滨。康之时得病小差，牵以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余年。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宜加征聘，不见省。康之性清约，独处一室，希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弟子以业传受，尤善左氏春秋。齐高帝为领军时，素好此学，送本与康之，康之手自点定。又造礼论十卷，高帝绝赏爱之，及崩，遗诏以入玄宫。康之以宋明帝泰始初与平原明僧绍俱征，辞以疾。时又有河南辛普明、东阳楼惠明皆以笃行闻。

普明字文达，少就康之受业，至性过人。居贫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仍以帐施灵。蚊甚多，通夕不得寝，而终不道侵螫。侨居会稽，会稽士子高其行，当葬兄，皆送金为赠，后至者不复受。人问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亲友之意。”

今实已足，岂可利亡者余赠邪。”齐豫章王嶷为扬州，征为议曹从事，不就。

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居金华山，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无复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齐高帝征又不至。文惠太子在东宫，苦延方至，仍又辞归。俄自金华轻棹西下，及就路，回之丰安。旬日之间，唐宇之袄贼入城涂地，唯丰安独全，时人以为有先觉。齐武帝敕为立馆。

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緌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陵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緌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緌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枻，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湫湫。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緌字伯绪，太子仆兴曾之子也。有学义，宋明帝甚知之。位尚书左丞，东中郎司马。

褚伯玉字符璩，吴郡钱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虏参军。

伯玉少有隐操，寡欲。年十八，父为之昏。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数言而退。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

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于兹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君当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为警说。”僧达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人，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警。”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征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齐高帝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珪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也。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欢独好学。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家贫，父使田中驱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撻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然松节读书，或然糠自照。及长，笃志不倦。闻吴兴东迁邵玄之能传五经文句，假为书师，从之受业。同郡顾顓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之并受经焉。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

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由是受学者废蓼莪篇，不复讲焉。

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东府。忽题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东归。后元凶弑逆，是

其年月日也。

弟子鲍灵绶门前有一株树，大十余围，上有精魅，数见影。欢印树，树即枯死。山阴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诉求哀，欢往村中为讲老子，规地作狱。有顷，见狐狸鼯鼯自入狱中者甚多，即命杀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有何书？”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齐高帝辅政，征为扬州主簿。及践阼乃至，称“山谷臣顾欢上表”，进政纲一卷。时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说言，优诏并称美之。欢东归，上赐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诏征为太学博士，同郡顾黯为散骑侍郎。黯字长孺，有隐操，与欢不就征。会稽孔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欢曰：“兰石危而密，宣国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谬而是。总而言之，其失则同；曲而辩之，其涂则异。何者？同昧其本而竞谈其末，犹未识辰纬而意断南北。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情长则申，意短则屈。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于是着三名论以正之。尚书刘澄、临川王常侍朱广之，并立论难，与之往复；而广之才理尤精诣也。广之字处深，吴郡钱唐人也，善清言。

初，欢以佛道二家教异，学者互相非毁，乃着夷夏论曰：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

欢论之曰：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攀蹠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角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

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除，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除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跃鸟聒，何足述效。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宋司徒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之。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遽为虔，不尚踞傲为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

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教俗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轫既殊，其归亦异。又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缙，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欢答曰：

案道经之作，着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踰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诫之于后。又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鱼鸟异川，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

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请问所归，异在何许？若以翦落为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为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明僧绍正二教论，以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贍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执之执执大象。但物有八万四千行，说有八万四千法。法乃至于无数，行亦达于无央，等级随缘，须导归一。归一曰回向，向正即无邪。邪观既遣，亿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终不能尽，岂可思议。”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鳧，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以示太子仆周顒。顒难之曰：“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位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乙耳，驱驰佛

道，无免二末，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复文多不载。

欢口不辩，善于着论。又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从适大海，蜩鸠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翹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自克死日，自择葬时，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还葬旧墓，木连理生墓侧。县令江山图表状，武帝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

又始兴人庐度字孝章，亦有道术。少随张永北侵魏。永败，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过。度心誓曰：“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楯流来，接之得过。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来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与亲友别。永明末，以寿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唐人也。祖运，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

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覬，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款交。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称疾去。与同郡顾欢同契。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齐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齐高帝遣儒士刘瓛入东为晔讲，瓛故往与之游，曰：“杜生，当今之台、尚也。”京产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为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颙、谢朓并致书以通殷勤。

永明十年，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惊、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产，征为奉朝请，不至。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京产曰：“庄生

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卒。

会稽山阴人孔道徽，守志业不仕，与京产友善。道徽父佑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不异。采樵者竞取，入手即成沙砾。曾有鹿中箭来投佑，佑为之养创，愈然后去。太守王僧虔与张绪书曰：“孔佑，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祇，德标松桂，引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道徽少厉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疑为扬州，辟西曹书佐，不至。乡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总，有操行，遇饥寒不可得衣食，县令吴兴丘仲孚荐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隐山中，养鼠数千头，呼来即来，遣去即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京产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弹琴。刺史齐豫章王疑闻其名，辟议曹从事，仍转西曹书佐。竟陵王子良数致礼接。国子祭酒何胤掌礼，又重栖，以为学士，掌昏冠仪。以父老归养。栖肥白长壮，及京产病，旬日间便皮骨自支。京产亡，水浆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罢哭，不食盐菜。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朔望节岁，绝而复续，呕血数升。时何胤、谢朓并隐东山，遗书敦譬，诚以毁灭。至祥禫，暮梦见其父，恸哭而绝。初，胤兄点见栖叹曰：“卿风韵如此，虽获嘉誉，不永年矣。”卒时年三十六，当时咸嗟惜焉。

建武二年，剡县有小儿年八岁，与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儿犹恶，不令其知。小儿疑之，问云：“母尝数问我病，昨来觉声羸，今不复问，何也？”因自投下床，扶匍至母尸侧，顿绝而死。乡邻告之县令宗善才，求表庐，事竟不行。

南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六

隐逸下

臧荣绪 吴苞徐伯珍 沈麟士 阮孝绪 邓郁 陶弘景
诸葛璩 刘慧斐 范元琰 庾诜 张孝秀 庾承先 马枢

臧荣绪，东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国子助教。

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后，乃着嫡寝论，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焉，甘珍未尝先食。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

齐高帝为扬州刺史，征荣绪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启高帝称述其美，以置秘阁。荣绪悖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着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

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时号为二隐。

吴苞字天盖，一字怀德，濮阳鄆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余年。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

齐隆昌元年，征为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祐、徐孝嗣共为立馆于钟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当时称其儒者。自刘瓛以后，聚徒讲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寿终。时有赵僧岩、蔡荟，皆有景行，慕苞为人。

僧岩，北海人。寥廓无常，人不能测。与刘善明友。善明为青州，欲举为秀才，大惊，拂衣而去。后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

蔡荟字休明，陈留人。清抗不与俗人交。李擣谓江学曰：“古人称安贫清白曰夷，涅而不缁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谓之夷白乎。”

又有鲁国孔嗣之字敬伯，宋时与齐高帝俱为中书舍人，并非所好。自庐江郡守去官，隐居钟山。朝廷以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蔗及地上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诵书不辍。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昙生、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征士沉俨造膝谈论，申以素交。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尝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趋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

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后汉龙丘苕隐处也。山多龙须桧柏，望之五采，世呼为妇人岩。二年，伯珍移居之，阶户之间，木生皆连理。门前生梓树，一年便合抱。馆东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尔而灭。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论者以为隐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议曹从事，不就。家甚贫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对，时人呼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

伯珍同郡娄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应征辟，弥为临川王映所赏异，着礼摺拾三十卷。

沉麟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父虔之，宋乐安令。

麟士幼而俊敏，年七岁，听叔父岳言玄。宾散，言无所遗失。岳抚其肩曰：“若斯文不绝，其在尔乎。”及长，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心。亲亡，居丧尽礼。服阕，忌日辄流泪弥旬。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尝为人作竹误伤手，便流泪而还。同作者谓曰：“此不足损，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遗体毁伤，感而悲耳。”尝行路，邻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宋元嘉末，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谓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沉麟士，黄叔度之流也，岂可澄清淆浊邪。汝师之。”

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时称疾归乡，不与人物通。养孤兄子，义着乡曲。或劝之仕，答曰：“鱼县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世。太守孔山士辟不应，宗人徐州刺史昙庆、侍中怀文、左率勃来候之，麟士未尝答也。

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

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征北张永为吴兴，请麟士入郡。麟士闻郡后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吴兴，因古墓为山池也。欲一观之，乃往停数月。永欲请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必欲饰浑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虽不敏，请附高节，有蹈东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

升明末，太守王奂，永明中，中书郎沉约并表荐之，征皆不就。乃与约书曰：“名者实之宾，本所不庶。中央无心，空勤南北。为惠反凶，将在于斯。”

麟士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恒凭素几鼓素琴，不为新声。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时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制黑蝶赋以寄意。着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梁天监元年，与何点同征，又不就。二年，卒于家，年八十五。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俗，乃自为终制，遗令：“气绝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含珠。以本裙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单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经。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于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旌。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衬更作小冢于滨。合葬非古也。冢不须聚土成坟，使上与地平。王祥终制亦尔。葬不须软车、灵舫、魁头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乡皆称叹焉。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

以清干流誉。

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乳人怜其传重辛苦，辄窃玉羊金兽等物与之。孝绪见而骇愕，启彦之送还王氏。

幼至孝，性沉静，虽与童儿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彦之诫曰：“三加弥尊，人伦之始，宜思自勸，以庇尔躬。”答曰：“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

年十六，父丧不服绵纩，虽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闻其笳管，穿篱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酱。及晏诛，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

梁武起兵围建邺，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墓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床为精舍，以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其为名流所钦尚如此。自是钦慕风誉者，莫不怀刺敛衽，望尘而息。殷芸欲赠以诗，昉曰：“趣舍既异，何必相干。”芸乃止。唯与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荐之尚书徐勉，言其“年十余岁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官纸，以成亲之清白。论其志行粗类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谧”。

天监十二年，诏公卿举士，秘书监傅照上疏荐之，与吴郡范元琰俱征，并不到。陈郡袁峻谓曰：“往者天地闭，贤人隐。今世路已清，而子犹遁，可乎？”答曰：“昔周德虽兴，夷、

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为仁由己，何关人世？况仆非往贤之类邪？”初，谢朓及伏暉应征，天子以为隐者苟立虚名，以要显誉，故孝绪与何胤并得遂其高志。

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反，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言其孝感所致。

有善筮者张有道曰：“见子隐迹而心难明，自非考之龟蓍，无以验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将为咸，应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绪曰：“安知后爻不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叹曰：“此所谓‘肥遯无不利’，象实应德，心迹并也。”孝绪曰：“虽获遯卦，而上九爻不发，升遯之道，便当高谢许生。”乃着高隐传，上自炎皇，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湘东王着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研神记，并先简孝绪而后施行。南平元襄王闻其名，致书要之，不赴，曰：“非志骄富贵，但性畏庙堂，若使麇麇可骖，何以异夫骥驎。”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武帝禁畜讖纬，孝绪兼有其书，或劝藏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

鄱阳忠烈王妃，孝绪姊也。王尝命驾欲就之游，孝绪凿垣而逃，卒不肯见。王怅然叹息。王诸子笃渭阳之情，岁时之贡，

无所受纳，未尝相见，竟不之识。或问其故，孝绪曰：“我本素贱，不应为王侯姻戚，邂逅所逢，岂关始愿。”刘歊曾以米馈之，孝绪不纳，歊亦弃之。末年蔬食断酒，其恒供养石像先有损坏，心欲补之，罄心敬礼，经一夜忽然完复。众并异之。

大同二年正月，孝绪自筮卦，“吾寿与刘著作同年”。及刘杳卒，孝绪曰：“刘侯逝矣，吾其几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简文在东宫，隆恩厚赠，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顾协以为恩异常均，议令恭受。门徒追论德行，谥曰文贞处士。所着七录、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并行于世。

初，孝绪所撰高隐传中篇所载一百三十七人，刘歊、刘吁览其书曰：“昔嵇康所赞，缺一自拟，今四十之数，将待吾等成邪。”对曰：“所谓荀君虽少，后事当付钟君。若素车白马之日，辄获麟于二子。”歊、吁果卒，乃益二传。及孝绪亡，吁兄絜录其所遗行次篇末，成绝笔之意云。

南岳邓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来临降，乘云而至，从少姬三十，并着绛紫罗绣褂裤，年皆可十七八许。色艳桃李，质胜琼瑶，言语良久，谓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来，寻当相候。”至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谓弟子等曰：“求之甚劳，得之甚逸。近青鸟既来，期会至矣。”少日无病而终。山内唯闻香气，世未尝有。武帝后令周舍为邓玄传，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参军。父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

以宋孝建三年景申岁夏至日生。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父为妾所害，弘景终身不娶。及长，身長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唯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沉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员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马善射，晚皆不为，唯听吹笙而已。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着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历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飧地祇，以为神理宜然，硕学通儒，咸所不悟。又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张良为人，云“古贤无比”。

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学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仙书云：“眼方者寿千岁。”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鄆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

天监中，献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刀，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无疾，自知应逝，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着旧衣，上加生裤裙及臂衣鞮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诏赠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

初，弘景母梦青龙无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无子。从兄以子松乔嗣。所着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及玉匱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时有沙门释宝志者，不知何许人，有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趋。或征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预言未兆，识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远近惊赴，所居噂譟。齐武帝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旦日，咸见游行市里，既而检校，犹在狱中。其夜，又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养。县令吕文显以启武

帝，帝乃迎入华林园。少时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于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相继薨，齐亦于此季矣。

灵和寺沙门释宝亮欲以纳被遗之，未及有言，宝志忽来牵被而去。蔡仲熊尝问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头左索绳掷与之，莫之解。仲熊至尚书左丞，方知言验。

永明中，住东宫后堂，从平旦门中出入。末年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裳走过。至郁林见害，果以犊车载尸出自此门，舍故阍人徐龙驹宅，而帝颈血流于门限焉。

梁武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为享祚倍宋文之年。虽剃须发而常冠帽，下裙纳袍，故俗呼为志公。好为讖记，所谓志公符是也。高丽闻之，遣使赍绵帽供养。

天监十三年卒。将死，忽移寺金刚像出置户外，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先是琅邪王筠至庄严寺，宝志遇之，与交言欢饮。至亡，敕命筠为碑，盖先觉也。

诸葛璩字幼孜，琅邪阳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着晋书，称璩有发擿之功，方之壶遂。

齐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言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如其简退，可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赴。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下教扬其风概，饷谷百斛。梁天监中，举秀才，不就。

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卒于家。璩所着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暕集而录之。

刘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

学，能属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仍谓为离垢先生。

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简文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大同三年卒。

慧斐兄慧镜，安成内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镜历诣朝士乞哀，恳恻甚至，遂以孝闻。

子昙净字符光，笃行有父风，解褐安成王国左常侍。父卒于郡，昙净奔丧，不食饮者累日，绝而又苏，每哭辄呕血。服阕，因毁成疾。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武帝用为海宁令。昙净又以兄未为县，因以让兄，乃除安西参军。

父亡后，事母尤淳至，身营餐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带，及母亡，水浆不入口者殆一旬。母丧权瘞药王寺，时天寒，昙净身衣单布衣，庐于瘞所。昼夜哭临不绝声，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长玉，吴郡钱塘人也。祖悦之，太学博士征，不至。父灵瑜，居父忧以毁卒。元琰时童孺，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谦敬不以所长骄人。祖母患痛，恒自含吮。与人言常恐伤物。居家不出城市，虽独居如对宾客，见者莫不改容惮之。

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

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

齐建武初，征为曹武平西参军，不至。于时始安王遥光为扬州，谓徐孝嗣曰：“曹武参军，岂是礼贤之职。”欲以西曹书佐聘之，会遥光败，不果，时人以为恨。沛国刘瓛深加器异，尝表称之。天监九年，县令管慧辩上言义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诜字彦宝，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产业。遇火，止出书数篋坐于池上，有为火来者，答云“唯恐损竹”。乘舟从沮中山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及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诜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诬为盗，见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诜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

梁武帝少与诜善，及起兵，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诜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东柳恽欲与交，拒而弗纳。普通中，诏以为黄门侍郎，称疾不起。晚年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后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颜色不变，言终而亡，年七十八。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陀净域矣”。武帝闻而下诏，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

诜所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

子曼倩字世华，亦早有令誉。元帝在荆州，为中录事。每

出，帝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后转谘议参军。所着丧服仪，文字体例，老子义疏，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学行，承圣中，位中书侍郎。江陵平，随例入长安。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徙居寻阳。曾祖须无，祖僧监，父希，并别驾从事。

孝秀长六尺余，白皙美须眉，仕州中从事史。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觉，逃于盆水侧。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蜡灌杀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学道。服阕，建安王召为别驾。因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躡蒲履，手执并间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于石上。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僧有亏戒律者，集众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过。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普通三年卒，室中皆闻非常香。梁简文甚伤悼焉，与刘慧斐书，述其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鄢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士台山。梁鄱阳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忠烈王尤所钦重。

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留连月余，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其年卒，

刺史厚有赠贖。门人黄士龙让曰：“先师平素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临终之日，诚约家门，薄棺周形，巾褐为敛。虽蒙赉及，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钱布辄付使反。”时论高之。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人也。祖灵庆，齐竟陵王录事参军。

枢数岁而孤，为其姑所养。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

寻遇侯景之乱，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枢。枢肆志寻览，殆将周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翫清虚则糠粃席上之说，稽之笃论，亦各从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涂而息，岂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无闻甚乎。”乃隐于茅山，有终焉之志。

陈天嘉元年，文帝征为度支尚书，辞不应命。时枢亲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际，时往游焉。及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钦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枢固辞以疾。门人劝请，不得已乃行。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馈饷，辞不获已者，率十分受一。

枢少属乱离，凡所居处，盗贼不入，依托者常数百家。目精洞黄，能视闇中物。有白晏一双，巢其庭树，驯狎欄庑，时至几案，春来秋去，几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觉论行于

世。

论曰：夫独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冕东都，夫何难之有。

南史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恩幸

戴法兴 徐爱 阮佃夫 纪僧真 刘系宗 茹法亮
吕文显 茹法珍 周石珍 陆验 司马申 施文庆 沉客卿
孔范

夫鲍鱼芳兰，在于所习，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则谋于管仲，齐桓有邵陵之师，迺于易牙，小白掩阳门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别，况下于此，胡可胜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汉氏以来，年且千祀，而近习用事，无乏于时，莫不官由近亲，情因狎重。至如中书所司，掌在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在晋中朝，常为重寄，故公曾之叹，恨于失职。于时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元帝用琅邪刘超，以谨慎居职。宋文世，秋当、周赳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之送尚书四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谡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

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外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陈，斯风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幸者，今立以为篇，以继前史之作云尔。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以贩缦为业。法兴二兄延寿、延兴并修立，延寿善书，法兴好学。山阴有陈戴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或云：“戴硕子三儿敌陈戴三千万钱。”

法兴少卖葛山阴市，后为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得法兴等五人，以法兴为记室令史。义康败，仍为孝武征虏抚军记室掾。及徙江州，仍补南中郎典签。帝于巴口建义，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上即位，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孝建元年，为南鲁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于东宫。大明二年，以南下预密谋，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时已卒，追加爵封。法兴转太子旅賁中郎将。

孝武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浚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明宝骄纵尤甚，长子敬为扬州从事，与上争买御物。六宫尝出，敬盛服骑马，于车左右驰骤去来。上大怒，赐敬死，系明宝尚方。寻被原释，委任如初。

孝武崩，前废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太宰江夏王义

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聪敏，时百姓欲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时服其机速。

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帝意稍不能平。所爱幸阍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尝使愿儿出入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膺天子。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无不畏服之。法兴是孝武左右，复久在宫闱，今将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许。”帝遂免法兴官，徙付远郡，寻于家赐死。法兴临死，封闭库藏，使家人谨录钥牡。死一宿，又杀其二子，截法兴棺两和，籍没财物。法兴能为文章，颇行于世。

死后，帝敕巢尚之曰：“不谓法兴积衅累愆，遂至于此。吾今自览万机，卿等宜竭诚尽力。”尚之时为新安王子鸾抚军中兵参军、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转为抚军谘议参军，太守如故。明帝初，复以尚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迁黄门侍郎，出为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宝，南东海丹徒人，亦历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孝武时，带南清河太守。前废帝即位，权任悉归法兴，而明宝轻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宝旧人，屡经戎事，复委任之。后坐纳货贿系尚方，寻被宥。位宣城太守。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国典书令董元嗣与法兴、明宝等俱为孝武南中郎典签，

元嘉三十年，奉使还都，会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时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状。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诏责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谋。”劭不信，备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克，赠员外散骑侍郎，使文士苏宝生为之谏焉。

大明中，又有奚显度者，南东海郟人，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孝武尝使主领人功，而苛虐无道，动加捶扑，暑雨寒雪，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或自经死。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人间谣曰：“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戏曰：“勿反顾，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废帝尝戏云：“显度刻虐为百姓疾，比当除之。”左右因唱“尔”，即日宣杀焉。时人比之孙皓杀岑昏。

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也。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亮启改为爰。初为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武帝所知。少帝在东宫，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见亲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转南台御史，始兴王浚后军行参军。复侍太子于东宫，迁员外散骑侍郎。文帝每出军，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随军碣碣，衔中旨临时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义恭南奔，爰时在殿内，诈劭追义恭，因即得南走。时孝武将即大位，军府造次，不晓朝章，爰素谙其事，及至，莫不喜悦，以兼太常丞撰立仪注。后兼尚书右丞，迁左丞。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上表“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散骑常

侍巴陵王休若、尚书金部郎檀道鸾二人谓宜以元兴三年为始。太学博士虞龢谓宜以开国为宋公元年。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

孝武崩，营景宁陵，以本官兼将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之者，既不敢立异议，所言亦不见从。孝武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谘爰宜习业与不？爰答曰：“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谘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其专断乖谬皆如此。

前废帝凶暴无道，殿省旧人多见罪黜，唯爰巧于将迎，始终无忤。诛群公后，以爰为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著作如故，封吴平县子。宠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与沉庆之、山阴公主同辇，爰亦预焉。

明帝即位，以黄门侍郎，改领长水校尉，兼尚书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并如故。爰执权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悦，及景和世，屈辱卑约，爰礼敬甚简，益衔之。泰始三年，诏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诏除广州统内郡。有司奏以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听还，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还都，以爰为济南太守，复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

爰子希秀，甚有学解，亦闲篆隶，正觉、禅灵二寺碑，即希秀书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谓曰：“比当令卿父还。”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后恩。”帝大嗟赏，即召爰还。希秀位骁骑将军、淮南太守。子泓甚闲吏职，而在事刻薄，于人少恩。仕齐历位台郎，秣陵、建康令，湘东太守。

阮佃夫，会稽诸暨人也。明帝初出合，选为主衣，后又请为世子师，甚见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为帝所疑，大祸将至。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儿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谋共废立。时直阁将军柳光世亦与帝左右兰陵繆方盛、丹阳周登之有密谋，未知所奉。登之与明帝有旧，方盛等乃使登之结佃夫，佃夫大悦。先是，帝立皇后，普暂撤诸王奄人，明帝左右钱蓝生亦在例，事毕未被遣，密使蓝生候帝。虑事泄，蓝生不欲自出，帝动止辄以告淳于文祖，令报佃夫。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山阴主并侍侧，明帝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惧。佃夫以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又告主衣吴兴寿寂之、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产之又语所领细铠将临淮王敬则，幼又告中书舍人戴明宝，并响应。明宝、幼欲取其日向晓，佃夫等劝取开门鼓后。幼预约勒内外，使钱蓝生密报建安王休仁等。

时帝欲南巡，腹心直阁将军宗越等，其夕并听出外装束，唯有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是柳光世乡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产之又要队副阳平聂庆及所领壮士会稽富灵符、吴郡俞道龙、丹阳宋逵之、阳平田嗣，并聚于庆省。佃夫虑力少，更欲招合，寿寂之曰：“谋广或泄，不烦多人。”时巫覡言后堂有鬼，其夕帝于竹林堂前与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阴主并从。帝素不悦寂之，见辄切齿。寂之既与佃夫等成谋，又虑祸至，抽刀前入，姜产之随其后，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灵符、聂庆、田嗣、王敬则、俞道龙、宋逵之又继进。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佑曰：“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杀之。事定，宣令宿卫曰：“湘东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

明帝即位，论功，寿寂之封应城县侯，产之汝南县侯，佃

夫建城县侯，王道隆吴平县侯，淳于文祖阳城县侯，李道儿新渝县侯，繆方盛刘阳县侯，周登之曲陵县侯，富灵符惠怀县子，聂庆建阳县子，田嗣将乐县子，王敬则重安县子，俞道龙茶陵县子，宋逵之零陵县子。佃夫迁南台侍御史。

薛索儿度淮为寇，山阳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与诸军破薛索儿，降天祚。后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侍太子于东宫。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击将军，及辅国将军孟次阳与二卫参员直。次阳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军将军卒。

时佃夫及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尝正旦应合朔，尚书奏迁元会。佃夫曰：“元正庆会，国之大礼，何不迁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疋，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时珍羞，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常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武贲中郎将，傍马者员外郎。朝士贵贱，莫不自结，而矜傲无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兴沉勃、吴郡张澹数人而已。

明帝晏驾，后废帝即位，佃夫权任转重，兼中书通事舍人，加给事中、辅国将军，余如故。欲用张澹为武陵郡，卫将军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称敕施行。又庐江河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为广州刺史将发，要佃夫饮，设乐，见张氏，悦之，频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户，曰：

“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凡如此，粲等并不敢执。

元徽三年，迁黄门侍郎，领右卫将军。明年，改领骁骑将军，迁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犹管内任。时废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宫，犹整羽仪队仗，俄而弃部伍，单骑与数人相随，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忧惧。佃夫密与直合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宝谋共废帝，立安成王。

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队仗在乐游苑前，弃之而去。佃夫欲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分人守石头、东府，遣人执帝废之，自为扬州刺史辅政。与幼等已成谋，会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宝因其谋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于光禄外部赐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余无所问。

幼泰始初为外监配衣，诸军征讨，有济办之能，遂官陟三品，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

于天宝，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县子。发佃夫谋，以为清河太守、右军将军。升明中，齐高帝以其反复赐死。

寿寂之位太子屯骑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纳货贿，请谒无穷。有一不从，便切齿骂詈，常云“利刀在手，何忧不办”。鞭尉吏，斫逻将，后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谋叛，乃杀之。

姜产之位南济阳太守。后北侵魏，战败见杀。

王道隆，吴兴乌程人。兄道迄涉学善书，形貌又美，吴兴太守王韶之谓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无所少。”道隆亦知书，泰始二年，兼中书通事舍人。道隆为明帝所委，过于佃夫，而和谨自保，不妄毁伤人。执权既久，家产丰积，豪丽虽不及佃夫，而精整过之。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举兵，乃以讨佃夫、

道隆及杨运长为名。休范奄至新亭见杀。

杨运长，宣城怀安人。素善射，为射师。性谨悫，为明帝委信。及即位，亲遇甚厚。后废帝即位，与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阳王休范功，封南城县子。运长质木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园宅，不受饷遗。而凡鄙无识，唯与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动止施为，必与二人量议。文盛为奉朝请，预平桂阳王休范，封广晋县男。顺帝即位，运长为宣城太守，寻还家。沉攸之反，运长有异志，齐高帝遣骠骑司马崔文仲诛之。

纪僧真，丹阳建康人也。少随逐征西将军，萧思话及子惠开，皆被赏遇。惠开性苛，僧真以微过见罚，既而委任如旧。及罢益州还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谨。惠开临终叹曰：“纪僧真方当富贵，我不见也。”以僧真托刘彦节、周顒。

初，惠开在益州，土反，被围危急，有道人谓之曰：“城围寻解，檀越贵门后方大兴，无忧外贼也。”惠开密谓僧真曰：“我子弟见在者并无异才，政是萧道成耳。”僧真忆其言，乃请事齐高帝，随从在淮阴。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自寒官历至高帝冠军府参军主簿。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而白之。高帝曰：“诗人采萧，萧即艾也。萧生断流，卿勿广言。”其见亲如此。后除南台御史、高帝领军功曹。

上将废立，谋之袁粲、褚彦回。僧真启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默己，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高帝纳之。高帝欲度广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虽复狂衅，而累代皇基，犹固盘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明公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胜，则应北走。窃谓此非万全策也。”上曰：“卿顾家，岂能逐我行邪？”僧真顿首称无贰。

升明元年，除员外郎，带东武城令，寻除给事中。高帝坐

东府高楼望石头城，僧真在侧。上曰：“诸将劝我诛袁、刘，我意未愿便尔。”及沉攸之事起，从高帝入朝堂。石头反夜，高帝遣众军掩讨。宫城中望石头火光及叫声甚盛，人怀不测。僧真谓众曰：“叫声不绝，是必官军所攻。火光起者，贼不容自烧其城，此必官军胜也。”寻而启石头平。

上出顿新亭，使僧真领千人在帐内。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

初，上在淮阴修理城，得古锡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识者。僧真省事独曰：“何须辩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将拜齐公，已克日，有杨祖之谋于临轩作难，僧真请上更选吉辰，寻而祖之事觉。上曰：“无卿言，亦当致小狼狈，此亦何异滹沱之冰。”转齐国中书舍人。建元初，带东燕令，封新阳县男。转羽林监，迁尚书主客郎，太尉中兵参军，兼中书舍人。

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遗诏。永明元年，丁父丧。起为建威将军，寻除南泰山太守，又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武帝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诸权要中最被眄遇。后除前军将军。遭母丧，开冢得五色两头蛇。武帝崩，僧真号泣思慕。

明帝以僧真历朝驱使，建武初，除游击将军，兼司农，待之如旧。欲令僧真临郡，僧真启进其弟僧猛为镇蛮护军、晋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农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为庐陵内史。卒于官。僧猛后卒于晋熙太守。兄弟皆有风姿举止，并善隶书。僧猛又能飞白书，作飞白赋。僧真子交脚，甚有解用。

宋时道人杨法持与高帝有旧，元徽末，宣传密谋。升明中，以为僧正。建元初，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男。二年，遣

法持为军主，领支军救援胸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将客，夺其鲑禀，削封，卒。

刘系宗，丹阳人也。少便书画，为宋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沉庆之赦系宗，以为东宫侍书。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封始兴南亭侯，带秣陵令。

齐高帝废苍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开，是卿尽力之日。”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高帝即位，除龙骧将军、建康令。永明初，为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母丧自解，起复本职。

四年，白贼唐宇之起，宿卫兵东讨，遣系宗随军慰劳。遍至遭贼郡县，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还复人伍。系宗还，上曰：“此段有征无战，以时平荡，百姓安帖，甚快也。”赐系宗钱帛。

上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系宗启谪役在东人丁随宇之为逆者，上从之。后车驾出讲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刘系宗为国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书常令系宗题答，秘书局皆隶之。再为少府。郁林即位，除宁朔将军、宣城太守。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史。历斋干扶侍。孝武末年，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法亮忧惧，因缘启出家得为道人。明帝初，罢道，结事阮佃夫，累至齐高帝冠军府行参军。及武帝镇益城，须旧驱使人，法亮求留为武帝江州典签，

除南台御史，带松滋令。

法亮便僻解事，善于承奉，稍见委信。建元初，度东宫主书，除奉朝请，补东宫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为中书通事舍人，除员外郎，带南济阴太守。与会稽吕文度、临海吕文显并以奸佞谄事武帝。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将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见委信，上尝云：“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

文度既见委用，大纳财贿，广开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树，皆聚其中，后房罗绮，王侯不能及。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宇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唐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以钱唐县为伪太子宫，置百官皆备。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窃称吴国，伪年号兴平。其源始于虞玩之，而成于文度，事见虞玩之传。

法亮、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县男。七年，除临淮太守，转竟陵王司徒中兵参军。

巴东王子响于荆州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事平，法亮至江陵，诛赏处分，皆称敕断决。军还，上悔诛子响，法亮被责，少时亲任如旧。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斋也。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

时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即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材官将军细作丞相语云：“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

人命。”珍之母随弟钦之作暨阳令，钦之罢县还，珍之迎母至湖熟，辄将青氍百人自随，鼓角横吹，都下富人追从者百数。钦之自行佐作县，还除庐陵王骠骑正将军，又诈宣敕使钦之领青氍。珍之有一铜镜，背有“三公”字，常语人云：“征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蒋王庙乞愿得三公，封郡王。启帝求封，朝议未许。又自陈曰：“珍之西州伏事，侍从入宫，契阔心膂，竭尽诚力。王融奸谋潜构，自非珍之翼卫扶持，事在不测。今惜千户侯，谁为官使者。”又有牒自论于朝廷曰：“当世祖晏驾之时，内外纷扰，珍之手抱至尊，口行处分，忠诚契阔，人谁不知。今希千户侯，于分非过。”乃许三百户。瞋恚形于言色，进为五百户，又不肯受。明帝议诛之，乃许封汝南县。

有杜文谦者，吴郡钱唐人。帝为南郡王，文谦侍五经文句，历太学博士。出为溧阳令，未之职。会明帝知权，萧谡用事，文谦乃谓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为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赵越常、徐僧亮、万灵会共语，皆攘袂搥床。君其密报周奉叔，使万灵会、魏僧勉杀萧谡，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其次则遣荆轲、豫让之徒，因谿事，左手顿其胸，则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万世一时也。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父母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时徐龙驹亦当得封，珍之耻与龙驹共诏，因求别立。事未及行而事败。珍之在西州时有一手板，相者云“当贵”。每以此言动帝，又图黄门郎，帝尝问之曰：“西州时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门手板，官何须问？”帝大笑。珍之时为左将军、南彭城

太守，领中书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蒋王庙祈福，因收送廷尉，与周奉叔、杜文谦同死。

文谦有学行，善言吐。其父闻其死，曰：“吾所以忧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义死，复何恨哉。王经母所以欣经之义也。”时人美其言。

龙驹以奄人本给安陆侯，后度东宫为斋帅。帝即位后，以便佞见宠。凡诸鄙黷杂事，皆所诱劝。位羽林监、后合舍人、黄门署令、淮陵太守。帝为龙驹置嫔御妓乐。常住含章殿，着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内左右侍直，与帝不异。前代赵忠、张让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怀县男，事未行，明帝请诛之，恳至，乃见许。

曹道刚，废帝之日直合省，萧谡先入，若欲论事，兵随后奄进，以刀刺之，洞胸死，因进宫内废帝。直后徐僧亮甚怒，大言于众曰：“吾等荷恩，今日应死报。”又见杀。道刚字景昭，彭城人，性质直。帝虽与之狎而未尝敢讪。帝悦市里杂事，以为欢乐。道刚辄避之。益州人韩护善骑马，帝尝呼入华林园令骑，大赏狎之。道刚出谓明帝：“主上犹是小儿，左右皆须正人，使日见礼则。近闻韩护与天子齐马并驰，此导人君于危地，道刚欲杀之。”既而遣人刺杀护。及道刚死，张融谓刘绘曰：“道刚似不为谄，亦复不免也。”答曰：“夫径寸之珠，非不宝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疗之哉，此道刚所以死也。”

明帝即位，高、武旧人鲜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见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为武帝阴室，藏诸服御，二少帝并居西殿。及明帝居东斋，开阴室，出武帝白纱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则事平，法亮复受敕宣慰诸郡，无所纳受。东昏即位，出法亮为大司农。中书权利之职，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吕文显，临海人也。升明初，为齐高帝录尚书省事，累迁殿中侍御史。后为秣陵令，封刘阳县男。永明元年，为中书通事舍人。文显临事以刻核被知。三年，带南清河太守，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多四方饷遗，并造大宅，聚山开池。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仍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极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文显累迁左中郎将，南东莞太守。

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悫为豫州，吴喜公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喜公稽颡流血乃止。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刘道济、柯孟孙等奸慝发露，虽即显戮，而权任之重不异。明帝辅政，深知之，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而典签之任轻矣。后以文显守少府，见任使，历建武、永元之世，至尚书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会稽人，梅虫儿，吴兴人，齐东昏时并为制局监，俱见爱幸。自江祐、始安王遥光等诛后，及左右应敕捉刀之徒并专国命，人间谓之刀敕，权夺人主。都下为之语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

时又有新蔡人徐世檨，尤见宠信，自殿内主帅为直合骁骑将军。凡诸杀戮，皆世檨所劝。杀徐孝嗣后，封临汝县子。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檨，当时权势倾法珍、虫儿。又谓法珍、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阿依货主恶耳。”法珍等与之争权，遂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世檨窃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发其事，收得千余人仗及咒诅文，又画帝十余形像，备为刑斩刻射支解之状；而自作己像着通天冠袞服，题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发，乃族之。自是法珍、虫儿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暄之与相唇齿，专掌文翰。其余二十余人，皆有势力。崔慧景平后，法珍封余干县男，虫儿封竟陵县男。

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贼党，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诏书。无罪家富者，不论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产；与慧景深相关为尽力而家贫者，一无所问。始安、显达时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复然。或说王暄之云：“赦书无信，人情大恶。”暄之曰：“政当复有赦耳。”复赦，群小诛戮亦复如先。

帝自群公诛后，无复忌惮，无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则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于是改姓曰潘，其父宝庆亦从改焉。帝呼宝庆及法珍为阿丈，虫儿及东冶营兵俞灵韵为阿兄。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为市中杂语以为谐谑。又帝轻骑戎服往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辄往庆吊。奄人王宝孙年十三四，号为侏子，最

有宠，参预朝政，虽王暄之、虫儿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诏，乃至骑马入殿，诋诃天子。公卿见之，莫不慑息。其佐成昏乱者：法珍、虫儿及王暄之、俞宝庆、俞灵韵、祝灵勇、范亮之、徐僧重、时崇济、芮安泰、刘文泰、吕文庆、胡辉光、繆买养、章道之、杨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昙济、石昙悦、张恶奴、王胜公、王怀藻、梅师济、邹伯儿、史元益、王灵范、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骆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宝孙、王法昭、许朗之、许伯孙、方佛念、马僧猛、盛劭、王竺儿、随要、袁系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邺，皆诛。又朱兴光为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系，丰勇之与王珍国相知，行杀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号为鬼，宫中讹云：“赵鬼食鸭馐，诸鬼尽着调。”当时莫解。梁武平建邺，东昏死，群小一时诛灭，故称为诸鬼也。俗间以细剉肉糅以姜桂曰馐，意者以凶党皆当细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冢隶也，世以贩绢为业。梁天监中，稍迁至宣传左右。身長七尺，頗闲应对，后遂至制局监，带开阳令。历位直合将军。太清三年，封南丰县侯，犹领制局。台城未陷，已射书与侯景相结，门初开，石珍犹侍左右。时贼遣其徒入直殿内，或驱驴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问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对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谓丞相！”石珍求媚于贼，乃养其党田迁为己子，迁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仪皆石珍自出。景平后，及中书舍人严暄等送于江陵。

暄本为斋监，居台省积久，多闲故实。在贼居要，亚于石珍。及简文见立，暄学北人着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暄曰：“吾岂畏刘禅乎。”从景围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将刑于市，泣谓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

盈。”石珍与其子升相抱哭。亶谓监刑人曰：“倩语湘东王，不有废也，君何以兴？”俱腰斩。自是更杀贼党，以板桺舌，钉钉之，不复得语。

陆验、徐麟，并吴郡吴人。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赏以事权贵。朱异，其邑子也，故尝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与徐麟两人递为少府丞、太市令。验本无艺业，而容貌特丑。先是，外国献生犀，其形甚陋，故间里咸谓验为生犀。验、麟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司农卿傅岐，梗直士也，尝谓异曰：“卿任参国钧，荣宠如此，比日所闻，鄙秽狼藉，若使圣主发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间谤讟，知之久矣，心苟无媿，何恤人言。”岐谓人曰：“朱彦和将死矣，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天夺其鉴，其能久乎。”验竟以侵削为能，数年遂登列棘，鸣佩珥貂，并肩英彦。仕至太子右卫率，卒，赠右卫将军。远近闻其死，莫不快之。

麟素为邵陵王纶所憾，太清二年，为纶所杀。

司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祖慧远，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书左户郎。

申早有风鉴，十四便善弈棋。尝随父候吏部尚书到溉，时梁州刺史阴子春、领军朱异在焉，呼与棋。申每有妙思，异观而奇之，因引申游处。太清之难，父母俱没，因此自誓，担土菜食终身。

梁元帝承制，累迁镇西外兵记室参军。及侯景寇郢州，申随都督王僧辩据巴陵，每进策，皆见行用。僧辩叹曰：“此生要韃汗马，或非所长，若使抚众守城，必有奇绩。”僧辩之讨陆纳也，于时贼众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辩，蒙楯而前，

会裴之横救至，贼乃退。僧辩顾而笑曰：“仁者必有勇，岂虚言哉。”

陈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职以清能见纪，有白雀集于县庭。复为东宫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据东府，申驰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帅兵先至，追斩之，后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卫率，封文招县伯，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右卫将军。历事三帝，内掌机密，颇作威福。性忍害，好飞书以谮毁，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参预谋谖，乃于外宣说，以为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应对，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靡。

初，尚书右仆射沉君理卒，朝廷议以毛喜代之。申虑喜预政，乃短喜于后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宁忘之邪！”喜由是废锢。又与施文庆、李脱儿比周，谮杀傅縡，夺任忠部曲以配蔡征、孔范，是以文武解体，至于覆灭。申尝昼寝于尚书下省，有乌啄其口，流血及地，时论以为谮贤之效也。

后加散骑常侍，右卫、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后主嗟悼久之。赠侍中、护军将军，进爵为侯，谥曰忠。及葬，后主自为制志铭。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庆，不知何许人也。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陈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为中书舍人。仍属叔陵作乱，隋师临境，军国事务，多起仓卒，文庆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自太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弛纵，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又引沉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后主信之。然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后主益以文庆为能，尤更亲重，内外众事，

无不任委。累迁太子左卫率，舍人如故。

祯明三年，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职既久，大得人和，后主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所任者，乃擢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其党沉客卿以自代。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

时隋军大举，分道而进，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及文武群臣共议，请于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曰：“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及隋军临江，间谍骤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等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后主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对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后主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又抑宪等，由是未决，而隋师济江。

后主性怯懦，不达军事，昼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之。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机，那可专信。”凡有所启请，经略之计，并皆不行。寻敕文庆领兵顿于乐游苑。陈亡，隋晋王广以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比党数人，并于石阙前斩之，以谢百姓。

沈客卿，吴兴武康人也。美风采，善谈论，博涉群书，与施文庆少相亲近。仕陈，累迁至尚书仪曹郎。聪明有口辩，颇知故事。每朝廷体式，吉凶仪注，凡所疑议，客卿斟酌裁断，

理虽有不经，而众莫能屈，事多施行。

至德初，以为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旧制军人土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后主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每立异端，唯以刻削百姓为事，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豪厘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后主大悦。寻加客卿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请。

祯明三年，客卿遂与文庆俱掌机密。隋师至，文庆出顿乐游苑，内外事客卿总焉。台城失守，隋晋王以客卿重赋厚敛，以悦于上，与文庆、暨慧景、阳惠朗等，俱斩于石阙前。

徐哲，不知何许人，施文庆引为制局监，掌刑法，亦与客卿同诛。

孔范字法言，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景伟，齐散骑常侍。祖滔，梁海盐令。父岱，历职清显。

范少好学，博涉书史。陈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长史。后主即位，为都官尚书，与江总等并为狎客。范容止都雅，文章赡丽，又善五言诗，尤见亲爱。后主性愚狠，恶闻过失，每有恶事，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时孔贵人绝爱幸，范与孔氏结为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朝廷公卿咸畏范，范因骄矜，以为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后主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后主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益以为然。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

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文庆沮坏之，后主未决。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虏若能来，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

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因死去。”后主笑以为然，故不深备。

寻而隋将贺若弼陷南徐州，执城主庄元始，韩擒陷南豫州，败水军都督高文泰。范与中领军鲁广达顿于白塔寺。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时任蛮奴请不战，而已度江攻其大军。又司马消难言于后主曰：“弼若登高举烽，与韩擒相应，鼓声交震，人情必离。请急遣兵北据蒋山，南断淮水，质其妻子，重其赏赐。陛下以精兵万人，守城莫出。不过十日，食尽，二将之头可致阙下。”范冀欲立功，志在于战，乃曰：“司马消难狼子野心，任蛮奴淮南伧士，语并不可信。”事遂不行。

隋军既逼，蛮奴又欲为持久计，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后主从之。明日，范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师，未阵而北，范脱身遁免。寻与后主俱入长安。

初，晋王广所戮陈五佞人，范与散骑常侍王璩、王仪、御史中丞沈攸之，过恶未彰，故免。及至长安，事并露，隋文帝以其奸佞谄惑，并暴其过恶，名为四罪人，流之远裔，以谢吴、越之人。璩、仪并琅邪人。璩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候意承颜，倾巧侧媚，又献其二女，以求亲昵。攸之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

论曰：自宋中世以来，宰御朝政，万机碎密，不关外司。尚书八座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至于冠冕搢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寢，趋走之劳亦息。关宣所寄，属当事有所归。通驿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尽节，仕子恒图，随方致用，明君盛典，旧非本旧，因新以成旧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涂一致，权归近狎，

异世同揆。故环纓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兰檻而高眇，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因城社之固，执开壅之机。长主君世，振裘持领，赏罚事殷，能不踰漏，宫省咳唾，义必先知。故窥盈缩于望景，获骊珠于龙睡，坐归声势，卧震都鄙。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专典兵力，云陛天居，亘设兰绮，羽林精卒，重屯广卫。至于元戎启轍，武侯还麾，遮迳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来，驰骛鞞，驱役分部，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人役，优剧远近，断于外监之心，谴辱诋诃，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缓诏，奸伪非一，书死为生，请谒成市，左臂挥金，右手刊字，纸为铜落，笔由利染。故门同玉署，家号金穴，嬖媛侍女，燕、秦、蔡、郑之声，璇池碧梁，鱼龙雀马之翫，莫不充牣锦室，照彻青云，害政伤人，于斯为切。况乎主幼时昏，谗慝亦何可胜纪也。

南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诸国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列为海南云。

林邑国，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南境，置此县。其地从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图夷亦称王，马援所植二铜柱，表汉家界处也。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瓊瑁、贝齿、古贝、沉香。古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纁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沉香者，土人斫断，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

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栈香。

汉末大乱，功曹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数世，其后王无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幼家奴，尝牧牛于山涧，得鳢鱼二化而为铁，因以铸刀。刀成，文向石祝曰：“若斫石破者，文当王此国。”因斫石如断刍稿，文心异之。范幼尝使之商贾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后乃谗言诸子，各奔余国。及王死无嗣，文伪于邻国迓王子，置毒于浆中杀之，遂胁国人自立。时交州刺史姜庄使所亲韩戢、谢幼前后监日南郡，并贪残，诸国患之。穆帝永和三年，台遣夏侯览为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袭杀览，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后遣督护刘雄戍日南，文复灭之，进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藩不许。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峻、九真太守灌邃讨之，追至林邑，佛乃请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九德诸郡，无岁不至，杀伤甚多，交州遂致虚弱。

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国相藏麟固谏不从。其甥立而杀藏麟，藏麟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弟曰文敌。文敌复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阳迈初在孕，其母梦生儿，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丽。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若中国云紫磨者，因以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曰阳迈。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书树叶为纸。

男女皆以横幅古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贯小环。贵者着革屣，贱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其王者着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古贝伞，以古贝为幡旗。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祝曰“吉利吉利”为成礼。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其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国王事尼干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

元嘉初，阳迈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讨之，闻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帅兵赴讨，攻区栗城不克，乃引还。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贡献，献亦陋薄，而寇盗不已。文帝忿其违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悫伐之。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阳迈闻之惧，欲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所略日南户。其大臣憚僧达谏止之。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景宪攻城克之，乘胜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获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

和之，高平金乡人，檀凭之子也。以功封云杜县子。孝建三年，为南兖州刺史，坐酣饮黷货，迎狱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锢。后病死，见胡神为祟。追赠左将军，谥曰襄子。

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长史范龙跋奉使贡献，除龙跋扬武将军。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长史范流奉表献金银器、香、布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梁天监九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加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王高戍胜铠遣使献方物，诏以为持节、督缘

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贡献。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罗跋摩遣使贡献，诏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献方物。

广州诸山并狸獠，种类繁多，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檀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沉下狱死。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从西流东入海。其国广轮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香、象、犀、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颈长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无央限也。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噉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数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甔，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以为手巾，与蕉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

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君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选子孙中分居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穷涨海，开国十余，辟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人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攻杀长而代立。更缮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旦中晡三四见客。百姓以蕉蔗龟鸟为礼。

国法，无牢狱，有讼者，先斋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钁、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餒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大者长三丈余，状似鼉，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獐鹿及人亦噉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

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着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

晋武帝太康中，寻始遣使贡献。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诏以劳费停之。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陈如死，后王持灾陀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献方物。齐永明中，王憍陈如闍邪跋摩遣使贡献。梁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

其国人皆丑黑拳发，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瘞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

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綝寻毁除之，塔亦同灭。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元帝初度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

其后，有西河离石县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犹暖，其家未敢便殓，经七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及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发爪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加为三层。即是武帝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环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罍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有琉璃碗，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礼拜，设无碍大会，大赦。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不出，帝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中而止。帝问大僧正慧念曰：“见不可思议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动。”帝曰：“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设无碍大会，遣皇太子

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明净，倾都观属。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设无碍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罍，次玉罍，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内。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环钏等珍宝充积。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帝于寺发般若经题。尔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鄞县塔，开旧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帝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

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得金像，无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临海渔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取送县，县人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台，以施于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后有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邺下，逢胡乱，埋于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像嘘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烛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写像形，寺主僧尚虑损金色，谓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慧邃便恳拜请。其夜像即转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许摸之。像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那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

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

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西南夷诃罗陀国，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罗单国都阁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鸚鵡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十年，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其后为子所篡夺。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诏曰：“呵罗单、婆皇、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长史婆和沙弥献方物。

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文帝策命之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复遣使贡献。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献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

婆达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献方物，文帝策命之为婆达国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复遣使献方物。

阁婆达国，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呵陀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

盘盘国，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丹丹国，中大通三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后跋陀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普通元年，复遣使献方物。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

名坭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大硬。其国人披古贝如屐，及为都纒。王乃用斑丝者，以瓔珞绕身，头着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毵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

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鸚鵡、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从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人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玳瑁、火齐、金银铜铁、金缕织成金罽、细靡白叠、好裘、毳毳。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槁乃粪去之，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

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址。其南徼诸国

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址，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乎！”即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疋报旃，勿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敦庞，土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镌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器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

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为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王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

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别为一家之学。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

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须许报然后就功。”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上因是下诏，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门接见皆尽敬，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明帝定乱，下令修复。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为广戚令。道生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谥。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内外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着均善论，颇贬裁佛法，云：“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筌，聪叡迪哲，何负于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涂，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为客主酬答，其归以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败黜释氏，欲加摈斥。文帝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权侔宰辅。会稽孔凯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叙而已。凯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又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

推。时斗场寺多禅僧，都下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

孝武大明四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众莫之识，问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节有精理，于都下出新经胜鬘经，尤见重释学。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国。

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官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号之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

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奉表贡献。十二年，又遣使奉献。梁大通元年，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使使奉表贡献。

南史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夷貊下

东夷 西戎 蛮 西域诸国 蠕蠕

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自晋过江，泛海来使，有高句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汉、魏世，南与朝鲜獫狁、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王都于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虽土著，无良田，故其俗节食，好修宫室。于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钞。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加、主簿、优台、使者、皐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俗喜歌舞，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其人洁净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

自饰，大加、主簿头所着似帻而无后，其小加着折风，形如弁。其国无牢狱，有罪者则会诸加评议，重者便杀之，没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诱。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其死葬，有槨无棺。好厚葬，金银财帛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尚气力，便弓矢刀矛，有铠甲，习战斗，沃沮、东濊皆属焉。

晋安帝义熙九年，高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宋武帝践阼，加琏征东大将军，余官并如故。三年，加琏散骑常侍，增督平州诸军事。少帝景平二年，琏遣长史马娄等来献方物，遣谒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劳之。

元嘉十五年，冯弘为魏所攻，败奔高丽北丰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丽资遣。琏不欲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杀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

琏每岁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

孝武孝建二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二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弩。七年，诏进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官并如故。明帝泰始、后废帝元徽中，贡献不绝，历齐并授爵位，百余岁死。子云立，齐隆昌中，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

梁武帝即位，进云车骑大将军。天监七年，诏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贡献。十七年，云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诏安纂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宁东将军。七年，安

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献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诏其子成袭延爵位。

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弁韩、辰韩各十二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后渐强大，兼诸小国。其国本与句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

晋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宋武帝践阼，进号镇东大将军。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元嘉二年，文帝诏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劳，其后每岁遣使奉献方物。七年，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以映爵号授之。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并与之。毗死，子庆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诏许之。二年，庆遣上表，言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十一人忠勤，并求显进。于是诏并加优进。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贡献。庆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齐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梁天监元年，进大号征东将军。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高丽，今始与通好，百济更为强国。其年，梁武帝诏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五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

号所都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土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其人形长，衣服洁净。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呼帽曰冠，襦

曰复衫，裤曰褌。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太清三年，遣使贡献。及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景平乃得还国。

新罗，其先事详北史，在百济东南五千余里。其地东滨大海，南北与句丽、百济接。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

其俗呼城曰健牟罗，其邑在内曰啄评，在外曰邑勒，亦中国之言郡县也。国有六啄评、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服牛乘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贲旱支、壹旱支、齐旱支、谒旱支、壹吉支、奇贝旱支。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裤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

倭国，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详北史。其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往鞮。人种禾、稻、纈、麻，蚕桑织绩，有姜、桂、橘、椒、苏。出黑雉、真珠、青玉。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中而蛇则死矣。物产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气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筍豆。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至两三妻。妇人不媯妒，无盗窃，少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诏曰：“倭赞远诚宜甄，可赐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

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等号，诏并听之。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职。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孝武大明六年，诏授兴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祢，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道径百济，装饰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臣亡考济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篲。今欲练兵申父兄之志，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齐建元中，除武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梁武帝即位，进武号征东大将军。

其南有侏儒国，人长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丰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国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堑，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

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

文身国同而言语异。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锦。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有犯，轻罪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放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人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者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赤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昏姻法，则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昏。昏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座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经。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梁天监六年，有晋安人度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

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窠云。”

河南、宕昌、邓至、武兴，其本并为氐、羌之地。自晋南迁，九州分裂，此等诸国，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时通江左。今采其旧土，编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浑避之，西徙上陇，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事详北史。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雪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其地有麦无谷。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着小袖袍，小口裤，大头长裙帽。女子被发为辮。

其后吐谷浑孙叶延，颇识书记，自谓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盖公孙之子也。礼以王父字为氏，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至其末孙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齐永明中，以代为使持节、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镇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梁兴，进代为征西将军。代死，子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普通元年，又奉表献方物。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诏以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辅袭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献

白龙驹于皇太子。

宕昌国，在河南国之东、益州之西北陇西之地，西羌种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献方物。梁天监四年，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七年，复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风俗与河南略同。

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世号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梁天监元年，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进号安北将军。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

武兴国，本仇池。杨难当自立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讨之，难当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众葭芦，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汉中。从弟僧嗣又自立，复戍葭芦，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宋世以为武都王。武兴之国自于此矣。难当族弟广香又攻杀文度，自立为阴平王、葭芦镇主。死，子炆立。炆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孙立。齐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齐，齐武帝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监初，以集始为持节、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灵珍为冠军将军。孟孙为假节、督沙州诸军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阴平王。集始死，子绍先袭爵位。二年，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诸军事、左将军、北凉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孙死，诏赠安沙将军、北雍州刺史。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能立。大同元年，克复汉中，智能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梁，诏许焉，

即以为东益州。

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语与中国同。着乌阜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裤。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

书云“蛮夷猾夏”，其作梗也已旧。及于宋之方盛，盖亦屡兴戎役，岂诗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讎”者乎。今亦编录以备诸蛮云尔。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人患。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诣阙上献。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蛮张维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其后，沔中蛮大动，行旅殆绝。天门淩中令宋矫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淩中，虏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曾孙念讨破之，免矫之官。二十年，南郡临沮、当阳蛮反，缚临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遣中兵参军王谌讨破之。

先是，雍州刺史刘道产善抚诸蛮，前后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及道产亡，蛮又反叛。至孝武出为雍州，群蛮断道。台遣军主沉庆之连年讨蛮，所向皆平，事在庆之传。

二十八年正月，龙山雉水蛮寇钞涅阳县，南阳太守朱韶遣军讨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系之，蛮乃散走。是岁，湓水诸蛮因险为寇，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使说之，又遣军讨沔北诸蛮。袭浊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围斗钱、柏义诸柴。蛮悉力距战，军大破之。

孝武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顺帝世尤甚，荆州为之虚弊云。

豫州蛮，稟君后也。盘瓠、稟君事，并具前史。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

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阳蛮杀南川令刘台。二十九年，新蔡蛮破大雷戍，略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马黑石逃在蛮中，共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沉庆之讨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司马黑石徒党三人，其一名智，黑石号曰太公，以为谋主。一人名安阳，号譙王，一人名续之，号梁王。蛮文山罗等讨禽续之，为蛮世财所篡，山罗等相率斩世财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谟遣殿中将军郭元封慰劳诸蛮，使缚送亡命。蛮乃执智、安阳二人，送诣玄谟。孝武使于寿阳斩之。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鹤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成邪财阳城县王。成邪财死，子婆思袭爵云。

玉门以西达于西海，考之汉史，通为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则其所也。自晋、宋以还，虽有时而至，论其风土，甚未能详。今略备西域诸国，编之于次云。

高昌国，初阚氏为主，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其王阚爽奔于蠕蠕。无讳据之称王，一世而灭于魏。其国人又推曲氏为王，名嘉，魏授为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国谥曰昭武王。子子坚，子坚嗣位，魏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开府仪同三司、高昌王。

其国盖车师之故地，南接河南，东近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湾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力等镇。官有四镇将军，及置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谏议、谏议、校尉、主簿。国人言语与华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纁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纁纒络环钏。昏姻有六礼。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人多噉面及牛羊肉。出良马、蒲桃酒、石盐。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纆，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

梁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桃、良马、毳毼等物。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梁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

魏之居代都，滑犹为小国，属蠕蠕。后稍强大，征其旁国

波斯、渴盘陀、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般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面及羊肉为粮。其兽有师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国，并滑旁小国也。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随滑使来贡献方物。

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是也。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土地出粟、麦、瓜果，食物略与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献方物。

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自晋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

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梁天监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又献波罗婆步鄣。十八年，又献琉璃罍。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国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贝布，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裤。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献方物。

末国，汉世且末国也。胜兵万余户。北与丁零、东与白题、

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来贡献。

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因为国号。国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楼观。城内屋宇数百千间，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过高，其势连接甚远。中有鸞鸟噉羊，土人极以为患。国中有优钵昙花，鲜华可爱。出龙驹马。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武魄、马脑、真珠、玫瑰等，国内不以为珍。市买用金银。昏姻法，下聘财讫，女婿将数十人迎妇。婿着金线锦袍、师子锦裤，戴天冠。妇亦如之。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夫妇之礼，于兹永毕。国东与滑国、西及南俱与娑罗门国、北与泛栗国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

北狄种类实繁，蠕蠕为族，盖匈奴之别种也。魏自南迁，因擅其故地。无城郭，随水草畜牧，以穹庐居。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

宋升明中，遣王洪范使焉，引之共谋魏。齐建元三年，洪范始至。是岁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国刑基祇罗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代宋者齐。”又献师子皮裤褶。其国后稍侵弱，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梁天监十四年，遣使献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献方物。是后数岁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献马一匹，金一斤。

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不能雨，问其故，盖以暖云。

论曰：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碍莫通。至

于南徼东边。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抚运，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以洎齐、梁，职责有序。及侯景之乱，边鄙日蹙。陈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几何。故西赕南琛，无闻竹素，岂所谓有德则来，无道则去者也。

南史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贼臣

贼侯景 熊昙朗 周迪 留异 陈宝应

侯景字万景，魏之怀朔镇人也。少而不羁，为镇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尔朱荣，甚见器重。初学兵法于荣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后以军功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欢微时，与景甚相友好，及欢诛尔朱氏，景以众降，仍为欢用。稍至吏部尚书，非其好也。每独曰：“何当离此反故纸邪。”寻封濮阳郡公。

欢之败于沙苑，景谓欢曰：“宇文泰恃于战胜，今必致怠，请以数千劲骑至关中取之。”欢以告其妃娄氏，曰：“彼若得泰，亦将不归。得泰失景，于事奚益。”欢乃止。后为河南道大行台，位司徒。又言于欢曰：“恨不得泰。请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欢壮其言，使拥兵十万，专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体。

景右足短，弓马非其长，所在唯以智谋。时欢部将高昂、彭乐皆雄勇冠时，唯景常轻之，言“似豕突尔，势何所至”。及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

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因用王伟计，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群臣议之，尚书仆射谢举等皆议纳景非便，武帝不从。初，帝以是岁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读佛经，因谓左右黄慧弼曰：“我昨梦天下太平，尔其识之。”及和至，校景实以正月乙卯日定计，帝由是纳之。于是封景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

高澄嗣事为勃海王，遣其将慕容绍宗围景于长社。景急，乃求割鲁阳、长社、东荆、北兖请教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救之，绍宗乃退。景复请兵于司州刺史羊鸦仁，鸦仁遣长史邓鸿率兵至汝水，元庆军夜遁，鸦仁乃据悬瓠。

时景将蔡道遵北归，言景有悔过志。高澄以为信然，乃以书喻景，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摄，阖门无恙，并还宠妻爱子。景报书不从。澄知景无归志，乃遣军相继讨景。

帝闻鸦仁已据悬瓠，遂命群帅指授方略，大举攻东魏，以贞阳侯萧明为都督。明军败见俘。绍宗攻潼州，刺史郭凤弃城走。景乃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户郎中王则诣阙献策，请元氏子弟立为魏主。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须度江许即位，以乘舆之副资给之。

高澄又遣慕容绍宗追景，景退保涡阳，使谓绍宗曰：“欲送客邪？将定雄雌邪？”绍宗曰：“将决战。”遂顺风以阵。景闭垒，顷之乃出。绍宗曰：“景多诡，好乘人背。”使备之，果如其言。景命战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视斫人胫马足，遂败绍宗军。裨将斛律光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此贼之难也。尔其当之。”光被甲将出，绍宗戒之曰：“勿度涡水。”既而又为景败。绍宗谓曰：“定何如也。”相持连月，景食

尽，诳其众以为家口并见杀。众皆信之。绍宗遥谓曰：“尔等家并完。”乃被发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并北人，不乐南度，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绍宗。景军溃散，丧甲士四万人，马四千匹，辎重万余两。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南过小城，人登陴诟之曰：“跛脚奴何为邪！”景怒，破城杀言者而去。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禽，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既而莫适所归，马头戍主刘神茂者，为韦黯所不容，因是踏马乃驰谓景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韦黯是监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对曰：“黯懦而寡智，可说下也。”乃遣豫州司马徐思玉夜入说之，黯乃开门纳景。景执黯，数将斩之，久而见释。乃遣于子悦驰以败闻，自求贬削。优诏不许。复求资给，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

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即镇合肥。魏人攻悬瓠，悬瓠粮少，羊鸦仁去悬瓠归义阳。

魏人入悬瓠，更求和亲，帝召公卿谋之。张绶、朱异咸请许之。景闻未之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帝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受縶。”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帝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反。”景谓左右曰：“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王伟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王其图之。”于是遂怀反计。属城居人，悉占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

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又启求锦万疋为军人袍，中领军朱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不容以供边用，请送青布以给之。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敕并给之。景自涡阳败后，多所征求，朝廷含弘，未尝拒绝。

是时贞阳侯明遣使还梁，述魏人请追前好，许放之还。武帝览之流涕，乃报明启当别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与魏和通。景闻之惧，驰启固谏，帝不从。尔后表疏跋扈，言辞不逊。又闻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为。

元贞知景异志，累启还朝。景谓曰：“将定江南，何不少忍。”贞益惧，奔还建邺，具以事闻。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鸦仁同逆，鸦仁录送其使。时鄱阳王范镇合肥，及鸦仁俱累启称景有异志。朱异曰：“侯景数百叛虏，何能为役。”并抑不奏闻，景所以奸谋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闻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器讟，宁堪粉骨，投命雒门。请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吁食。”帝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结。正德许为内启。

二年八月，景遂发兵反，于豫州城内集其将帅，登坛歃血。是日地大震。于是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辞，以为奸臣乱政，请带甲入朝。先攻马头、木栅，执太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以折捶笞之。”乃敕：斩景者不问南北人同赏封二千户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帅欲还北不须州者，赏以绢布二万，以礼发遣。于是诏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

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同讨景，济自历阳。又令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众军。

景闻之，谋于王伟。伟曰：“莫若直掩扬都，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闻拙速，不闻工迟，令今便须进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发寿春，声云游猎，人不觉也。留伪中军大都督王贵显守寿春城，出军伪向合肥，遂袭谯州。助防董绍先降之，执刺史丰城侯泰。武帝闻之，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进攻历阳太守庄铁，铁遣弟均夜斫景营，战没。铁母爱其子，劝铁降。景拜其母，铁乃劝景曰：“急则应机，缓必致祸。”景乃使铁为导。

是时镇戍相次启闻，朱异尚曰：“景必无度江志。”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拟济景。景至江将度，虑王质为梗，俄而质被追为丹阳尹，无故自退。景闻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谓使者：“质若退，折江东树枝为验。”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办矣。”乃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觉。

景出，分袭姑孰，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还建邺。皇太子见事急，入面启武帝曰：“请以事垂付，愿不劳圣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太子仍停中书省指授，内外扰乱相劫不复通。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军师将军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东府城，西丰公大春守石头，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

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启，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实欲观城中虚实。帝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随思玉往劳之于板桥。景北面受敕，季曰：

“今者之举，何以为名？”景曰：“欲为帝也。”王伟进曰：“朱异、徐麟谄黷乱政，欲除奸臣耳。”景既出恶言，留季不遣，宝亮还宫。

先是，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所给青布，及是皆用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马，青丝为辔，欲以应谣。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及景至彻航，始除一船，见贼军皆着铁面，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质至领军府与贼遇，未阵便奔。景乘胜至阙下。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城走，景遣其仪同于子悦据之。谢禧亦弃白下城走。

景遣百道攻城，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城中仓卒未有备，乃凿门楼，下水沃火，久之方灭。贼又斫东掖门将入，羊侃凿门扇刺杀数人，贼乃退。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景又烧城西马厰、士林馆、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掷以石，并皆碎破。贼又作尖顶木驴，状似耜，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下焚之。

贼既不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筑长围以绝内外。又启求诛朱异、陆验、徐麟、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赏格出外，有能斩景首，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疋，女乐二部。庄铁乃奔历阳，给言景已枭首。景城守郭骆惧，弃城走寿阳。铁得入城，遂奔寻阳。

十一月，景立萧正德为帝，即伪位，居于仪贤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谣有“正平”之言，故立号以应之。识者以为正德卒当平珍也。景自为相国、天柱将军，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

东府城，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陷，景使其仪同卢暉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使交兵杀之，死者三千余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见理及暉略守东府城。

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驾”。虽城内亦以为然。简文虑人情有变，乃请上舆驾巡城。上将登城，陆验谏曰：“陛下万乘之重，岂可轻脱。”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跽声皆鼓噪，军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

景又于城东西各起土山以临城，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简文以下皆亲舂锄。初，景至便望克定建邺，号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离沮，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又募北人先为奴者，并令自拔，赏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与其侪踰城投贼，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以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于是奴僮竞出，尽皆得志。

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驱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数万。

景仪同范桃棒密贪重赏，求以甲士二千人来降，以景首应购，遣文德主帅前白马游军主陈昕夜踰城入，密启言状。简文以启上，上大悦，使报桃棒，事定许封河南王，铸银券以与之。简文恐其诈，犹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岐同请纳之。简文曰：“吾即坚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贼岂足平。今若开门以纳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难知，一旦倾危，悔无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将所领五百余人，

若至城门，自皆脱甲。乞朝廷赐容。事济之时，保禽侯景。”简文见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军人鲁伯和告景，并烹之。

至是，邵陵王纶率西丰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确、南安乡侯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马步三万，发自京口，直据钟山。景党大骇，咸欲逃散，分遣万余人拒战。纶大败之于爱敬寺下。

景初闻纶至，惧形于色，及败军还，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头将北济。任约曰：“去乡万里，走欲何之？战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间乞活，约所不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将锐卒拒纶，阵于覆舟山北，与纶相持。会暮，景退还，南安侯骏率数十骑挑之。景回军，骏退。时赵伯超阵于玄武湖北，见骏退，仍率军前走。众军因乱，遂败绩。纶奔京口。贼执西丰公大春、纶司马庄丘慧达、南合将军胡子约、广陵令霍隼等来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隼独云：“王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语未卒，贼以刀伤其口，景义而释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阳世子嗣、裴之高至后渚，结营于蔡洲。景分军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诸攻具及飞楼、橦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因火势以攻城。城上纵火，悉焚其攻具，贼乃退。是时，景土山成，城内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韦黯守西土山，左卫将军柳津守东土山。山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罽，捍以乌笙，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铠，名曰“僧腾客”，配二山，交稍以战。鼓叫沸腾，昏旦不息。土山攻战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毁外山，掷雉尾炬烧其橦堞。外山崩，压贼且尽。贼又作虾蟆车，运土石填堑，战士

升之楼车，四面并至。城内飞石碎其车，贼死积于城下。贼又掘城东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贼乃退。

材官将军宋疑降贼，因为立计，引玄武湖水灌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又烧南岸居人营寺，莫不咸尽。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南陵太守陈文彻、宣猛将军李孝钦等皆来赴援；鄱阳世子嗣、裴之高又济江。柳仲礼营朱雀航南，裴之高营南苑，韦粲营青塘，陈文彻、李孝钦屯丹阳郡，鄱阳世子嗣营小航南，并缘淮造栅。及旦，景方觉，乃登禅灵寺门楼以望之。见韦粲营垒未合，度兵击之，粲败，景斩粲首徇城下。柳仲礼闻粲败，不遑贯甲，与数十人赴之。遇贼，斩首数百，仍投水死者千余人。仲礼深入，马陷泥，亦被重创。自是贼不敢济岸。

邵陵王纶又与临城公大连等自东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兼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赴援，营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兵继至。既而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羊鸦仁、李迁仕、樊文皎率众度淮，攻破贼东府城前栅，遂营于青溪水东。景遣其仪同宋子仙缘水西立栅以相拒。景食稍尽，人相食者十五六。

初，援兵至北岸，众号百万。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纒过淮，便竞剥掠，征责金银，列营而立，互相疑贰。邵陵王纶、柳仲礼甚于讎敌，临城公大连、永安侯确逾于水火，无有斗心。贼党有欲自拔者，闻之咸止。

贼之始至，城中纒得固守，平荡之事，期望援军。既而中外断绝，有羊车儿献计，作纸鸦系以长绳，藏敕于中。简文出太极殿前，因西北风而放，冀得书达。群贼骇之，谓是厌胜之术，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时城中围逼既久，膝味顿绝，简文上厨，仅有一肉之膳。军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旧多

鸽群聚，至是殀焉。初，宫门之闭，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亿万，并聚德阳堂，鱼盐樵采所取盖寡。至是乃坏尚书省为薪，撤荐刳以饲马，尽又食馱焉。御甘露厨有干苔，味酸咸，分给战士。军人屠马于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食者必病。贼又置毒于水窦，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极言景反复猜忍，又言帝饰智惊愚，将为景欺。至是祸败之状，皆如所陈，南人咸以为讖。

时景军亦饥，不能复战。东城有积粟，其路为援军所断，且闻湘东王下荆州兵。彭城刘邈乃说景曰：“大军顿兵已久，攻城不拔，今众军云集，未易可破。如闻军粮不支一月，运漕路绝，野无所掠，婴儿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师而反。”景乃与王伟计，遣任约至城北拜表伪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宁有是议。且贼凶逆多诈，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简文乃请武帝曰：“侯景围逼，既无勤王之师，今欲许和，更思后计。”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简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顾。”上迟回久之，曰：“尔自图之，无令取笑千载。”乃听焉。

景请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解围济江。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入城为质。中领军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轻言者请剑斩之。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诏许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韶、兼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王伟等登坛共盟。右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歃血。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众三万至于马印洲，景虑北军自白下而上，断其江路，请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军并进江潭苑。景又启称：

“永安侯、赵威方频隔栅诟臣，云‘天子自与尔盟，我终当逐汝’。乞召入城，即进发。”敕并召之。景遂运东城米于石头，食乃足。又启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春、钟离，便无处安足，权借广陵、谯州，须征得寿春、钟离，即以奉还朝廷。”

时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师于武成，河东王誉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阳王慆顿江津，并未之进。既而有敕班师，湘东王欲旋。中记室参军萧贲曰：“景以人臣举兵向阙，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斩之，必不为也。大王以十万之师，未见贼而退，若何！”湘东王不悦。贲，骨鯁士也，每恨湘东不入援。尝与王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王深为憾，遂因事害之。

景既知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又闻城中死疾转多，当有应之者。既却湘东王等兵，又得东城之米，王伟且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宫阙，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且观变。”景然之，乃表陈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内于太极殿前设坛，使兼太宰尚书仆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初，城围之日，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至是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瘞，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于是羊鸦仁、柳仲礼、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栅垒未立，为景将宋子仙所败，送首级于阙下。景又遣于子悦乞和，城内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无去意，浚因责之，景大怒，即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

丁卯，邵陵王世子坚帐内白昙朗、董勋华于城西北楼纳贼。五鼓，贼四面飞梯，众悉上。永安侯确与其兄坚力战不能却，乃还见文德殿言状。须臾，景乃先使王伟、仪同陈庆入殿陈谢曰：“臣既与高氏有隙，所以归投，每启不蒙为奏，所以入朝。

而奸佞惧诛，深见推拒，连兵多日，罪合万诛。”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来。”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拜讫，帝神色不变，使引向三公榻坐，谓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来至此。”又不对。其从者任约代对。又问：“初度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有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谓其廨公王僧贵曰：“吾常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了无怖。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出见简文于永福省，简文坐与相见，亦无惧色。

初，简文寒夕诗云：“雪花无有蒂，冰镜不安台。”又咏月云：“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以为诗讖，谓无蒂者，是无帝。不安台者，台城不安。轮无辙者，以邵陵名纶，空有赴援名也。

既而景屯兵西州，使伪仪同陈庆以甲防太极殿，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卫。使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为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其侍中、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

先是，城中积尸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敛，或将死未绝，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景又矫诏征镇牧守各复本位，于是诸军并散。降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其职。

帝虽外迹不屈，而意犹忿愤，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帝曰：“调和阴阳，岂在此物。”景又请以文德主帅邓仲为城门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简文重入奏，帝怒曰：“谁令汝来！”景闻亦不敢逼。后每征求，多不称旨，至于御膳亦被裁抑。遂怀忧愤。五月，感疾馁，崩于文德殿。景秘不发丧，权殡于

昭阳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余日，然后升梓宫于太极前殿，迎简文即位。及葬修陵，使卫士以大钉于要地钉之，欲令后世绝灭。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时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据州，吴兴太守张嵎据郡，自南陵以上并各据守。景制命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乃杀萧正德于永福省，封元罗为西秦王，元景袭为陈留王，诸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以柳仲礼为使持节、大都督，隶大丞相，参戎事。

十一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泣。景闻大怒，收小庄严寺，禁不听出入。

大宝元年正月，景矫诏自加班剑四十人，给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请简文禊宴于乐游苑，帐饮三日。其逆党咸以妻子自随，皇太子以下，并令马射，箭中者赏以金钱。翌日向晨，简文还宫。景拜伏苦请，简文不从。及发，景即与溧阳主共据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四月辛卯，景又召简文幸西州，简文御素辇，侍卫四百余人。景众数千浴铁翼卫。简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纱帽，服白布裙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带，与其伪仪同陈庆、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阳主与其母范淑妃东向坐。上闻丝竹，凄然下泣。景起谢曰：“陛下何不乐？”上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岂独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席应弦而歌。上顾命淑妃，淑妃固辞乃止。景又上礼，遂逼上起舞。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为公讲。”命景离席，使其唱经。景问超世何经最小，超世曰：“唯观世音小。”景即唱“尔时无尽意菩萨”。上大笑，

夜乃罢。

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芟实苻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而景虐于用刑，酷忍无道，于石头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捣杀之。东阳人李瞻起兵，为贼所执，送诣建邺。景先出之市中，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见其胆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语，不许大酺，有犯则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阃外者位必行台，入附凶徒者并称开府，其亲寄隆重则号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名为库真部督。

七月，景又矫诏自进位相国，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依汉萧何故事。十月，景又矫诏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简文。简文大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简文，升重云殿礼佛为盟曰：“臣乞自今两无疑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及南康王会理之事，景稍猜惧，谓简文欲谋之。王伟因构扇，遂怀逆谋矣。

二年正月，景以王克为太宰，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于庆为太师，纥奚斤为太子太傅，时灵护为太子太保，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于大航跨水筑城，名曰捍国。

四月，景遣宋子仙袭陷郢州刺史方诸。景乘胜西上，号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元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懔曰：“贼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

此上策也。身顿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辩沉船卧鼓，若将已遁。景遂围城。元帝遣平北将军胡僧佑与居士陆法和大破之，禽其将任约，景乃夜遁还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斩之。王僧辩乃东下，自是众军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师，戒诸将曰：“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以杀人为戏笑，百姓虽死不从之。

是月，景乃废简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升太极前殿，大赦，改元为天正元年。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见者莫不惊骇。初，景既平建邺，便有篡夺志，以四方须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速僭大号。又王伟云：“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故景从之。其太尉郭元建闻之，自秦郡驰还谏曰：“主上仁明，何得废之？”景曰：“王伟劝吾。”元建固陈不可，景意遂回，欲复帝位，以栋为太孙。王伟固执不可，乃禅位于栋。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竟不与相见。景司空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桑干王元颢等据东阳归顺。

十一月，景矫萧栋诏，自加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百官，陈备物于庭。忽有鸟似山鹊翔于景册书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无。贼徒悉骇，竞射之，不能中。景又矫栋诏，追崇其祖为大将军，父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钟虡宫悬之乐，一如旧仪。寻又矫萧栋诏禅位，使伪太宰王克奉玺绂于己。先夕，景宿大庄严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坛受禅，大风拔木，旗盖尽偃，文物并失旧仪。既唱警蹕，

识者以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闻恶之，改为备蹕。人又曰，备于此便毕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广柳车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带剑水精鏢无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恶之。将登坛，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贯日三重，日青无色。还将登太极殿，丑徒数万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大赦，改元为太始元年。方纒群臣，中会而起，触宸坠地。封萧栋为淮阴王，幽之。改梁律为汉律，改左户尚书为殿中尚书，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直殿主帅为直寝。

景三公之官，动置十数，仪同尤多。或匹马孤行，自执羈继。以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任约为佐命元功，并加三公之位；王伟、索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隽主击断；陈庆、吕季略、卢暉略、于和、史安和为爪牙；斯皆尤毒于百姓者。其余王伯丑、任延和等复有数十人。梁人而为景用者，则故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姬石珍、内监严亶、邵陵王记室伏知命，此四人尽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罗、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虽官尊，止从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为庙讳，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

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并请七世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唯阿爷名鏢，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噉是。”众闻咸笑之。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于是推尊其祖周为大丞相，父鏢为元皇帝。

于时景修饰台城及朱雀、宣阳等门，童谣曰：“的脰乌，拂朱雀，还与吴。”又曰：“脱青袍，着芒屨，荆州天子挺应着。”时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庙树，咸见残毁，唯文宣太后庙四

周柏树独郁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伪都官尚书吕季略说景令伐此树以立三桥。始斫南面十余株，再宿悉栝生，便长数尺。时既冬月，翠茂若春。贼乃大惊恶之，使悉斫杀。识者以为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汉宣之兴，今庙树重青，必彰陕西之瑞。又景床东边香炉无故堕地，景呼东西南北皆谓为厢，景曰：“此东厢香炉那忽下地。”议者以为湘东军下之征。

十二月，谢答仁、李庆等军至建德，攻元颢、李占栅，大破之。执颢、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

景二年，谢答仁攻东阳，刘神茂降，以送建康，景为大剉碓，先进其脚，寸寸斩之，至头方止。使众观之以示威。

王僧辩军至芜湖，城主宵遁。侯子鉴率步骑万余人度州，并引水军俱进。僧辩逆击，大破之。景闻之大惧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叹曰：“咄叱！咄叱！误杀乃公。”

初，景之为丞相，居于西州，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以次引进，赉以酒食，言笑谈论，善恶必同。及篡，恒坐内不出，旧将稀见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楼望西师，看一人以为十人，大惧。僧辩及诸将遂于石头城西步上，连营立栅，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辩父墓，剖棺焚其尸。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景列阵挑战，僧辩大破之。

景既退败，不敢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王伟按剑揽辔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宁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贺拔胜，败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来南直度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当复一决。”仰观石阙，逡巡叹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与其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王伟遂委台城窜逸。侯子鉴等奔广陵。王克开台城门引裴之横入宫，纵兵蹂

掠。是夜遗烬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延阁、秘署皆尽，羽仪辇輅莫有子遗。王僧辩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仅而得灭。故武德、五明、重云殿及门下、中书、尚书省得免。

僧辩迎简文梓宫升于朝堂，三军缟素，踊于哀次。命侯瑱、裴之横追贼于东，焚伪神主于宣阳门，作神主于太庙，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杜崱守台城，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老小相扶竞出，纔度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闻于石头。僧辩谓为有变，登城问故，亦不禁也。玓以王师之酷，甚于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辩之不终。

初，景之围台城，援军三十万，兵士望青袍则气消胆夺。及赤亭之役，胡僧佑以羸卒一千破任约精甲二万，转战而东，前无横阵。既而侯瑱追及，景众未阵，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人数十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于王僧辩。

景长不满七尺，长上短下，眉目疏秀，广颡高颧，色赤少鬢，低视屡顾，声散，识者曰：“此谓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铁镬盛油煎杀之。女以入宫为婢，男三岁者并下蚕室。后齐文宣梦猕猴坐御床，乃并煮景子于镬，其子之在北者歼焉。

景性猜忍，好杀戮，恒以手刃为戏。方食，斩人于前，言笑自若，口不辍餐。或先断手足，割舌劓鼻，经日乃杀之。自篡立后，时着白纱帽，而尚披青袍，头插象牙梳，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或跂户限，或走马遨游，弹射鸦鸟。自为天子，王伟不许轻出，于是郁快，更成失志，曰：“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及闻义师转近，猜忌弥深，床前兰锜自遶，然后见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闻叱咄者。又处宴居殿，一夜惊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

常居处，并不敢处。多在昭阳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鸛鹑鸟鸣呼，景恶之，每使人穷山野捕鸟。景所乘白马，每战将胜，辄蹀躞嘶鸣，意气骏逸；其有奔衄，必低头不前。及石头之役，精神沮丧，卧不肯动。景使左右拜请，或加捶策，终不肯进。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状似龟，战应克捷，瘤则隐起分明；如不胜，瘤则低。至景败日，瘤隐陷肉中。

天监中，沙门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啗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儿果攘臂，太极殿前作虎视。”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儿，猴状。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悬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败处。其言皆验。景常谓人曰：“侯字人边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台城既陷，武帝尝语人曰：“侯景必得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为帝当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败，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计在宫殿足满十旬，其言竟验。又大同中，太医令朱耽尝直禁省，无何梦犬羊各一在御坐，觉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据御座，将有变乎？”既而天子蒙尘，景登正殿焉。

及景将败，有僧信道人者，意性若狂，饮酒噉肉，不异凡等。世间游行已数十载，姓名乡里，人莫能知。初言隐伏，久乃方验。人并呼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时僧通在坐，夺景弓射景阳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后又宴集其党，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搯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僧辩截其二手送齐文宣，传首江陵，果以盐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争取屠脍羹食皆尽，并溧阳主亦预食例。景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

于市三日，然后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先是江陵谣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军，杀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谘议参军李季长宅，宅东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镬，即用市南井水焉。景仪同谢答仁、行台赵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贼行台田迁、仪同房世贵、蔡寿乐、领军王伯丑。凶党悉平，斩房世贵于建康市，余党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礼于皇太子妃，将降，侯子鉴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齐。

王伟，其先略阳人。父略，仕魏为许昌令，因居颍川。伟学通周易，雅高辞采，仕魏为行台郎。景叛后，高澄以书招之，伟为景报澄书，其文甚美。澄览书曰：“谁所作也？”左右称伟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伟既协景谋，其文檄并伟所制，及行篡逆，皆伟创谋也。

景败，与侯子鉴俱走相失，潜匿草中，直渎戍主黄公喜禽送之。见王僧辩，长揖不拜。执者促之，伟曰：“各为人臣，何事相敬。”僧辩谓曰：“卿为贼相，不能死节，而求活草间，颠而不扶，安用彼相。”伟曰：“废兴时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从伟言，明公岂有今日之势。”僧辩大笑，意甚异之，命出以徇。伟曰：“昨及朝行八十里，愿借一驴代步。”僧辩曰：“汝头方行万里，何八十里哉。”伟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书左丞虞鹭尝见辱于伟，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虏，庸复能为恶乎！”伟曰：“君不读书，不足与语。”鹭惭而退。及吕季略、周石珍、严亶俱送江陵，伟尚望见全，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剗其肠。颜色自若。

仇家齧其肉，俛而视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

赵伯超，赵革子也。初至建邺，王僧辩谓曰：“卿荷国重恩，遂复同逆。”对曰：“当今祸福，恩在明公。”僧辩又顾谢答仁曰：“闻卿是侯景泉将，恨不与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盖世，答仁安能仰敌。”僧辩大笑。答仁以不失礼于简文见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饿死江陵狱中。彭隼亦生获，破腹抽出其肝藏，隼犹不死，然后斩之。

熊昙朗，豫章南昌人也，世为郡着姓。昙朗趺弛不羁，有膂力，容貌甚伟。侯景之乱，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魏克荆州，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人，山谷之中，最为巨患。

及侯瑱镇豫章，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方儿之反瑱也，昙朗为之谋主。瑱败，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

及萧勃踰岭，欧阳颢为前军。昙朗给颢共往巴山袭黄法爽。又报法爽期共破颢，且曰：“事捷与我马仗。”乃出军与颢犄角而进。又给颢曰：“余孝顷欲相掩袭，须分留奇兵。”颢送甲二百领助之。及至城下，将战，昙朗伪北，法爽乘之，颢失援，狼狼退衄。昙朗取其马仗而归。

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砦，昙朗伪以女妻定子，又谓定曰：“周迪、余孝顷并不愿此昏，必须以强兵来迎。”定信之。及至，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责赎。

陈初以南川豪帅，历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县侯，位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劼于豫章，昙朗出军会之，文育失利，昙朗乃害文育以应王琳。琳东下，文帝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爽欲沿流应赴，昙朗乃据城列舰遏迪等。及王琳败走，迪攻陷其城。昙朗走入村中。村人斩之，传首建邺，悬于朱雀航，宗族无少

长皆弃市。

周迪，临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迪占募乡人从之，每战勇冠诸军。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乃杀续推迪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临汝县侯。绍泰二年，为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周文育之讨萧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观成败。

陈武帝受禅，王琳东下，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朝廷恐其为变，因厚抚之。琳至盆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孝钦等与余孝顷逼迪，迪大败之，禽孝钦、猛、孝顷送建邺。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文帝嗣位，熊昙朗反，迪与周敷、黄法爽等围昙朗，屠之。王琳败后，文帝征迪出镇盆口，又征其子入朝，迪赍赆顾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属迪，至是与法爽率其部诣阙，文帝录其破熊昙朗功，并加官赏。迪闻之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惧，乃使其弟方兴袭周敷，敷与战，破之。又别使兵袭华皎于盆城，事觉，尽为皎禽。

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众军，与高州刺史黄法爽、豫章太守周敷讨迪，不能克。文帝乃遣宣帝总督讨之，迪众溃，脱身踰岭之晋安，依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明年秋，复越东兴岭。文帝遣都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

初，侯景之乱，百姓皆弃本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耕作肆业，各有赢储，政令严明，征敛必至。性质朴，不事威仪。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袜腹。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

女伎，授绳破箴，傍若无人。然轻财好施，凡所周瞻，毫厘必均。讷于语言，而衿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至是并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昭达仍度岭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文帝遣都督程灵洗破之。迪又与十余人窜山穴中。后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临川太守骆文牙执之，令取迪自效。诱迪出猎，伏兵斩之。传首建邺，梟于朱雀航三日。

留异，东阳长山人也，世为郡着姓。异善自居处，言语酝籍，为乡里雄豪。多聚恶少，陵侮贫贱，守宰皆患之。仕梁，晋安、安固二县令。

侯景之乱，还乡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台，让郡于异，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率兵随巡出都。及城陷，异随梁临城公大连，大连委以军事。异性残暴，无远略，私树威福，众并患之。会景将宋子仙济浙江，异奔还乡里，寻以众降子仙。子仙以为乡导，令执大连。邵陵王纶闻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异之异，理当同于逆虏。”侯景署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行台刘神茂建义拒景，异外同神茂，而密契于景。及神茂败，被景诛，异独获免。

景平后，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仍保据岩阻，州郡惮焉。魏克荆州，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太守。陈文帝平定会稽，异虽有粮馈，而拥擅一郡，威福在己。绍泰二年，以应接功，除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封永嘉县侯。又以文帝长女丰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

陈永定三年，征异为南徐州刺史，迁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渐为使入朝。渐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恒怀两端，与王琳潜通信使。及琳败，文帝遣左卫将军沈恪代异为郡，实以兵袭之。异与恪战，败，

乃表启逊谢。时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异知终见讨，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

湘州平，文帝乃下诏扬其罪恶，使司空侯安都讨之。异与第二子忠臣奔陈宝应。及宝应平，并禽异送都，斩建康市，子侄并伏诛，唯第三子贞臣以尚主获免。

陈宝应，晋安侯官人也，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宝应性反复，多变诈。梁时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导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宝应典兵。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晋安独丰沃，土众强盛。

侯景平，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太守。陈武帝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武帝许之。绍泰二年，封侯官县侯。武帝受禅，授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

宝应娶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宝应遣师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川。及都督章昭达破迪，文帝因命讨宝应，诏宗正绝其属籍。宝应据建安湖际逆拒昭达，昭达深沟高垒不与战。但命为籓，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宝应众溃。执送都，斩建康市。

论曰：侯景起于边服，备尝艰险，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时江表之地，不见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释教，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不备不虞，难以为国。加以奸回在侧，货贿潜通，景乃因机骋诈，肆行矫慝。王伟为其谋主，饰以文辞，武帝溺于知音，惑兹邪说。遂使乘桴直济，长江丧其天险，扬旌指阙，金墉亡其地利。生灵涂炭，宗社丘墟。于是村屯坞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长，恣陵侮而为暴，资剽掠以为雄。

陈武应期抚运，戡定安辑。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等，虽逢兴运，未改迷涂，志在乱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